Jan Neruda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Neruda's Love Letters & Travel Notes

聂鲁达
情书与游记选

扬·聂鲁达 著　万世荣 译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Jan Neruda

Neruda's Love Letters & Travel Notes

扬·聂鲁达是19世纪捷克最伟大的诗人，对捷克民族文化的复兴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作了6部诗集，是捷克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也写出了大量的小品、散文和游记，积极参与捷克民族的斗争。他的短篇小说是捷克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

但诗人的一生，在爱情上历尽坎坷，先后结识几位女性，均以失败告终。在这本书信集中，收录了他给几位女友的信，感情真挚，充满纯真的爱，又不时流露出诗人的诙谐。女友中，有一位是当时捷克著名作家。两人真诚相爱，心灵相通，虽未成眷属，在捷克文化界也传为美谈。

给友人的信表明作者出身贫苦家庭，他的“一切都属于工人”，希望工人“将他当做自己人”。而给捷克著名民族音乐家斯美塔那的信则表现出两位名人的深厚友情。诗人在信中还表达了他对文学创作的深刻见解和对青年作家的爱护和帮助。

智利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原名并非本名，因为他非常敬佩和崇拜捷克诗人聂鲁达，才改用了聂鲁达这个笔名。


上架建议：文学
ISBN 978-7-5617-5734-5
9 787561 757345 >
定价：19.80 元
www.ecnupress.com.cn

Jan Neruda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Neruda's Love Letters & Travel Notes

聂鲁达
情书与游记选

扬·聂鲁达 著　　万世荣 译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聂鲁达情书与游记选/(捷克)扬·聂鲁达著;万世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ISBN 978-7-5617-5734-5

Ⅰ.扬…　Ⅱ.①扬…②万…　Ⅲ.随笔—作品集—捷克—近代
Ⅳ.K835.2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4909号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聂鲁达情书与游记选

(捷克)扬·聂鲁达著
万世荣译

主　　编　项纯丹
策划编辑　河　西
文字编辑　叶　康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7.5
字　　数　135千字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734-5/I·400
定　　价　19.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主编的话

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我在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的时候，曾经策划了一套丛书，总名为《第一推荐丛书》。策划此套丛书的出发点就是要从小中见大，纳天地于须弥，微中含有精义，向广大读者推荐以各国名家大师的小作品为主的丛书，其中可以有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散文诗，原则上一位作家一本，尽量译介名家大师的精品。

当时，我们雄心勃勃，计划出版100种，也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施蛰存先生的鼎力支持，并欣然为之写序。诚如施老所言："一些艺术与哲学、科学或美学等领域的内容相融合的散文，比一般的抒情散文更有趣味，更有生命力，因此也更能流传后世。"幸运的是，丛书第一辑出版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但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出版了三辑之后，整个出版计划就搁置了下来，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在多年之后重新和我探讨这套书的出版事宜，有些书稿在我手中已经积压了多年，译者也多半以为没有出版的希望，断了这个念想，如今则柳暗花明，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努力的结果。

取“第一推荐丛书”之名，一乃是为了向广大读者推荐在文本范围内某一方面可以称为“第一”的名家名作，或可说是建议读者择要而读的名家名作；二乃是希望这套丛书确实能广罗珠玑，挖掘那些使几代读者感动的不朽之作。现在加上“新世纪”三字，则以示与上海文化出版社三辑丛书的区别。

《第一推荐丛书》前三辑书目如下，以供参考，也希望这套丛书能继续向读者奉献一朵朵充满魅力的文学小花：

第一辑：

纪伯伦	《先知全书》
布封	《奇妙的生灵》
德富芦花	《自然与人生》
法布尔	《昆虫世界》

第二辑：

夏多布里昂	《墓畔回忆录》
恰佩克	《海国风情》
都德	《磨坊信札》
普鲁斯特	《一天上午的回忆》

第三辑：

蒲宁	《耶利哥的玫瑰》
惠特曼	《怪人日记》
韩波	《彩画集》
拉封丹	《传世寓言》

项纯丹

2008年1月14日

名人评聂鲁达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哥特瓦尔德：聂鲁达“是捷克民族文化遗产最伟大的价值创造者之一”，“必须将这种价值交到我国人民手中”。“我们共和国的旗帜上，理所当然地要写上聂鲁达‘再前进！’的号召。”

捷克民族英雄、著名文艺评论家伏契克：聂鲁达“是我国最伟大的诗人。他指引我们走向未来”。

捷克科学院院长、著名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尼耶得利：在捷克民族复兴运动中，“有三位伟大的艺术家。他们至今仍然是捷克艺术中最伟大的经典作者。他们是：文学中的聂鲁达，音乐中的斯美塔纳和美术方面的马内斯”。

智利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原来用的不是这个名字，因为他非常敬佩和崇拜捷克诗人聂鲁达，才改用了这个名字。

捷克民族伟大诗人聂鲁达（代序）

万世荣

19世纪下半叶，是捷克民族在奥匈帝国统治下进一步觉醒和斗争的重要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加剧，巴赫专制政权强化帝国统治，对外频繁用兵，如进行普奥战争，对内加强警察宪兵制度，限制各族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自由。与此同时，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发展民族文化，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一股强劲的历史潮流。捷克民族文化在前一段民族复兴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三大文化名人：画家马内斯（1820—1871）、音乐家斯美塔纳（1824—1884）和诗人聂鲁达（1834—1891），他们被誉为捷克文化界的“三杰”。本文介绍的诗人聂鲁达，对捷克民族文化发展和解放斗争均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智利诗人聂鲁达就因为崇拜这位捷克诗人，才将其名字改为聂鲁达的。

清贫战斗的一生

扬·聂鲁达1834年7月9日出生于布拉格一个退伍军人家庭，家境贫寒，母亲给一个法国人家庭当佣工。下层贫苦市民的生活，在聂鲁达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后来写道，当时真想放一把火，烧掉富人的房子。他童年时在就近的德国学校念书，因出身低微，德语讲得不标准，常常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他在学校也利用机会学习捷克语，接触本民族文化。家中入不敷出，他几度辍学，始终未能完成大学学业。由于生活拮据，负债累累，一天有个制鞋匠竟在大街上威胁要脱掉他的皮鞋。为了改善家境，父亲要他进官场，母亲愿他当牧师，他都未能从命。他决心从事新闻和创作，一来养家糊口，二来以遂他为民族、为贫民效力之愿。聂鲁达在新闻界工作一生，前后达30年，从未中断。他主要为《民族报》撰稿，当编辑，也为《生活图画》、《时代》、《声音》等刊物工作，创作了大量小品文、短篇小说和诗歌。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站在作家的前列，处于民族斗争的漩涡之中，是捷克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那时候，布拉格各剧院多被德国人把持，用德语演出，捷克民族盼望建立本民族自己的剧院。聂鲁达等爱国知识分子竭尽全力，克服了当局刁难、经费匮乏等难以想象的困难，全民族募捐、同艺术界合作，终于在1881年完全靠捷克人的努力建成了布拉格民族剧院。该剧院成为捷克民族艺术的瑰宝和民族斗

争的象征。捷克著名音乐家斯美塔纳一生创作甚多，但却贫病交加，还遭到无耻文人的诬陷攻击。当处于困境的斯美塔纳受到打击时，聂鲁达挺身而出，捍卫斯美塔纳的声誉，称赞他是“民族的天才”。聂鲁达爱憎分明、笔锋犀利，招致反动当局、御用文人，甚至他过去的朋友的攻击。这些人诬蔑聂鲁达为“犹大”、“刀笔吏”，在作品中散布“毒素和不幸的种子”，甚至逼迫聂鲁达对簿公堂。面对这种种中伤，聂鲁达感慨地说，人们企图“窒息我的诗歌”，“我是逆风而上”，“每迈出一步，都要蒙受创伤”，“假如我缺乏论战的能力和勇气，也许早已倒下了”。有时他感到孤立无援，但他从不气馁，因为他“同工人在一起”，“与工人同吃一块面包”，“对劳动和祖国的爱”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大义凛然地宣布：“为了神圣的权利，我总是岿然屹立！”他感到社会太黑暗，但仍保持乐观主义情绪，从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相反，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总是感到无限欣慰，对民族和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聂鲁达一生在爱情上是十分不幸的。他先后结识了几位女性，都以失恋告终。一位是由于志向不合，一位是因旧的伦理观念作祟，还有一位死于肺病。特别是第二位，是个著名女作家，聂鲁达对她十分崇敬和爱恋，终生念念不忘。聂鲁达在诗中沉痛写道，“爱情如同燃尽的残烛”，只给他以短暂的幸福，留下的却是永久的遗恨和悲伤。他与其他女性亦有书信来往，有的感情已很深，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成眷属，成为他终生遗恨。父母早亡，爱情不幸，聂鲁达长期是孑然

一身，孤苦无依，晚景凄凉。他一生虽然写了大量作品，但由于出版商的盘剥和赖账，以致往往连就医的钱也没有。临终前，身边无亲人，他只好将遗嘱写给一位女仆。内容竟是一张详细的负债单，列出他欠医生、裁缝、书店、钱庄等方面的钱，如果书商能付稿费，请女仆用这笔钱还账。捷克文化上的一颗巨星，就这样于 1891 年 8 月 22 日，在孤独与贫困之中陨落了，年仅 57 岁。

孜孜不倦的新闻工作者

学生时代，聂鲁达即开始为报刊写稿。22 岁起，完全投身新闻事业，先后参与编辑和主编《民族报》等主要刊物，30 年未曾中断。在奥匈帝国的专制压迫之下，写作和出版受到严密控制。对当局稍有微词，刊物即被查封。1850 年他所在的《民族报》就一度被禁止出版。

聂鲁达对新闻编辑工作十分重视，并具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项工作应来源于人民和生活，与民众的脉搏和斗争息息相关，要反映生活真实，反对粉饰现实，主张反映普通人物，服务于民族斗争。他认为，在捷克，当时还不具备潜心写长篇巨著的条件，只能写短篇作品，这可以更及时更灵活地反映民族斗争。他在文章中多次强调，民族的根基在下层，人民是民族前途的保证，而工人阶级则是人民的重要部分。他不是站在工人阶级之外，更不是站在工人阶级之上，而是将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他在给工人协会主席的

信中说："我出身贫寒之家，来自工人阶级，毕生是一名工人，怎能不对工人阶级满怀信任和深情？"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的笔主要是写小品文、杂文。用他的话来说："小品文作者的领域囊括整个大千世界。""凡是对不幸的人民有利的"他都反映。他在论小品文的一篇专文中说，小品文作者"必须集诗人、哲学家、学者、幽默家、批评家于一身，既充满感情，又坚韧不拔"。聂鲁达本人实践了自己的要求。他既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又是社会学家、幽默大师、文艺和社会批评家。他的作品反映了一个时代，又推动时代前进。他的杂文小品共达 20 卷，仅为《民族报》撰写的，就有 2 000 多篇，主要矛头是指向帝国当局、捷克资产阶级新老保守派及其御用文人。他将社会分为"富人和穷人"，"饱汉和饥饿者"，他说他"坚决站在饥饿者一边"。他自豪地说，"许多人称赞我唱出了贫困"，写出了"那可诅咒的贫穷"，人们"每日为面包奔波"，"苦役的饥饿多么痛苦难熬"！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财产和金钱利益破坏了"。他呼吁社会应从"农奴制过渡到自由时代"。他多次揭露奥匈帝国推行日耳曼化的民族政策，指出这种民族压迫政策"是以千万把刺刀作为后盾的"。但是，"各民族的斗争，将以岩石般的力量，把这棵树连根拔掉"。帝国当局对外实行穷兵黩武政策，给各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聂鲁达沉痛控诉说："每走一步都遇到乞丐，每块石板上都坐着伤残者，每个神父身旁都躺着战死的士兵……"聂鲁达为社会贫困加剧、民族文化受摧残深感忧虑，认为这将导致整个民族道德沦丧。他辛辣

地讽刺骄奢淫逸的外国统治者"穿法国服装，乘英国骏马，讲德国语言，戴苏格兰帽子，叼着土耳其香烟……只有货币是从捷克拿去的"。他谴责捷克资产阶级"以民族的名义搜刮利润"，"占有一切"。他对社会上部分人道德沦丧深表忧虑。1876 年 4 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严酷的时代影响了我们民族，威胁着大家。人们从未像今日这样在道德上沉沦。这是统治者的力量所造成的。一个民族如果道德上衰落，就无所作为。没有纯洁的激情，就不会有力量。而没有力量，就无法进行斗争，结果只有衰败。"但聂鲁达对捷克民族仍充满信心，认为只有从人民中找出路。他明确指出，人民是民族的健康的基础，"只要有纯朴的普通的捷克人在，就会出现新的曙光"。聂鲁达在其最著名的记述 1890 年五一节游行的散文中，热情歌颂群众的力量，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乐观主义和胜利信心。他称那一天，"各民族一下子联合在一起了"，"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忘的日子"，游行队伍"犹如大海的浪潮，汹涌向前，势不可挡，谁看到了这些，便会懂得什么是'基本力量'"！这篇充满革命激情的散文，同他的爱国诗集《礼拜五之歌》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国歌"，可同斯美塔纳的交响诗《我的祖国》媲美。

作者的新闻工作涉及范围广泛。除了社会问题，还编丛书，写文艺戏剧评论，对捷克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游历过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写了几本出色的游记。其重点不是描写自然美景，而是偏重社会民族问题和人民的生活情况，还同捷克进行对比，让人们看到世界的进步。

聂鲁达的小品、评论、游记，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既有对现实生活的一针见血的刻画和揭露，又富有幽默风格和生活情趣，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令人读起来不忍释卷。

现实主义小说家

1878 年，聂鲁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收录有 13 篇短篇小说。这虽是作者唯一的一本小说集，却是捷克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所谓小城，是聂鲁达在布拉格长期生活的一个老城区。在那里，封建时代的繁华已成为历史陈迹，只有一些古城堡、宫宇、教堂，还返照着昔日的余辉。贵族和教会势力已处于衰落之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尚无力大兴土木，因而小城的生活总显得有些单调、沉闷。聂鲁达描述小城“具有一种宁静、庄严、古老，也无妨说昏昏欲睡的特点”。作者在《小城故事》中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小城的环境、氛围和人物，生动刻画了下层居民的生活情景和心理状态。从小说中可看出当时社会在华丽外衣之下掩盖的各种污浊腐败现象。作者的创作思想明确，那就是用艺术手法将社会真实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了解小城居民的悲惨命运。作者说，“民主的见解来源于我所处的贫困环境”。他以浓墨描述各色各样的小人物，着重环境铺垫和心理分析，不强调曲折的情节。人物描写是其创作的重点。他歌颂了普通人身上存在的优秀品质，如团结友爱、无私、自豪感和社会

责任心，也揭露了市侩的自私自利、虚伪、空虚和软弱。作者说，“下层的人比上层的人更完美”。他描写的对象有商人、小房产主、小官吏、退休老人、穷大学生、工人、乞丐等。在他的小说中，有的妇女被几名无赖愚弄几十年，自己却一直沉湎于幻想之中；有的乞丐被恶毒的谣言逼上绝路，冻死街头，连衬衣也没有穿；有的人受不了小城庸俗无聊生活的包围，只好离开此地，另谋出路。小说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压抑气氛和官场的腐败专横，有的部门甚至不允许职员讲捷克语，违者要受处罚。作者对贵族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他写道，“凡是贵族，都天生有一副被人称作贵族气质的相貌，同凶猛的飞禽非常相似”。

除《小城故事》外，作者的不少散文小品也近似短篇小说。如他的名篇《衣衫褴褛的人们》描写铁路工人迁徙不定、难以为生的艰苦生活和幽默诙谐的性格。《布拉格即景》实际上是布拉格贫民的生活片断，读者如同身历其境地进入小舍、当铺、警察哨所和小机关，体会到贫民、乞丐、小官吏等人的艰难生活。通过这些作品，作者对社会进行批判和控诉，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同时作者从小人物身上也看到社会向善的方面转变的希望，表现了作品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聂鲁达所写的短篇小说在数量上不算多，但他却为捷克的现实主义小说开创了一条道路，深刻影响了捷克文学的发展。《小城故事》和他的部分小品精品在我国已翻译出版。

杰出的爱国诗人

聂鲁达的一生，是战士的一生，诗人的一生。他共创作了六部诗集，成为捷克现代诗歌的支柱，民族文化的代表作。这六部诗集是：《墓地之花》、《诗卷》、《宇宙之歌》、《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平凡的主题》和《礼拜五之歌》。

《墓地之花》出版于1858年，收集的是作者早期诗作。当时正是巴赫专制时期，捷克被异族统治压得喘不过气来。诗人称这个时期为“被活埋的时期”。诗集的名称亦含有此意。作者在诗集中表示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亦流露出强烈的悲观失望情绪和苦恼彷徨的心理状态。作者当时正处于生活贫困、颠沛流离的境地，同第一位女友关系破裂，知心朋友的去世，一幕幕悲剧撕裂着诗人火热的心。更主要的是捷克民族在腐朽的帝国统治下景况日趋恶化，激起诗人的强烈不满，他迫切要求改变穷人的处境。他在诗中写道：“墓地上芳草青青，可有鸟儿歌唱？那被埋葬的希望，能否发芽生长？”“被掩埋的爱情，即是代价昂贵的悲伤。”这无疑是表达他在爱情上的痛苦。他在诗中多次描述贫困、苦役和死亡，对异族统治表示强烈不满。他写道，到处都见到“外国人的面孔”，“异族冷若冰霜的习俗”。他“宁愿在自己的小屋里，吟唱奥德赛[①]的颂歌”。这部诗集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反应。

---

①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

作家斯塔谢克说，它是“向茫茫黑夜射出的子弹”。但有的文人诋毁该作品“不可理解”，想方设法孤立聂鲁达。诗人为此感到苦恼，但仍坚持战斗。这个时期他还翻译了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作品。

《诗卷》问世于 1868 年，表达了比较开朗的情怀，思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抒情诗、叙事诗和纪念性的诗。其中有一组诗歌颂母亲，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深情和敬爱，认为母爱是“人类的支柱”。这一组诗感情真挚自然，语言简朴流畅，韵律优美，朗朗上口，是捷克有口皆碑的名篇，也是我们中国学生喜爱朗读的佳作。作者表达的不仅是个人的儿女之情，更是人民共同的心声。他说，“为了使诗歌具有更广泛的重要性，不仅歌唱个人所感，而且要歌唱大家与我同有所感的事物”。他歌唱“不幸的人民”、“普通的士兵”、“自己民族痛切感受到的”一切。在他的《诗卷》中，描写了众多的“小人物”，如《粗野声中的茨冈人》中的茨冈人因贫穷和不幸而被推到社会边缘，仇恨当时社会并进行自发反抗。聂鲁达对捷克民族怀有无限深情，同时也指出它的不足之处。在《献给祖国的歌》一诗中他写道：“别生气吧，我讥讽了你，描写了你的错处。假如我爱你不那么深沉，我会一味地赞扬你，夸奖你。盲目的爱，是可悲的桎梏，自觉的爱，才是真诚的爱。”作者在诗集中表达了民族强烈的生存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在《历尽千辛我甘愿》一诗中，他回首自己所走过的艰难道路，充满着反抗不公正的斗争，有失败也有胜利，有喜悦也有悲伤。他在诗中写道：“命运告诉我：做一名捷克歌手，

歌唱不幸的人民。唱出他们的愤怒，唱出他们的贫困！”“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全都心甘情愿”，“只要我一息尚存，初衷毅然不改，我将一如往昔，乐意像从前那样！”从中我们可看出作者坚持斗争的信念和决心。

1878 年，距上一部诗集出版十年之后，作者的第三本诗集《宇宙之歌》问世。这本诗集表明作者的思想感情发生重大转变，乐观主义和唯物主义在他身上已占重要地位，同民族运动结合更加密切，越来越不相信捷克资产阶级并同它的代表人物决裂，主张从人民中找出路。他说：“只要有普通纯朴的捷克人民，无疑会出现新的光辉。”由于认识上发生转变，诗人说：“我在思想上感到更年轻了！”《宇宙之歌》的内容与当时的科技发展密切相关，但作者在诗中并未描写科技的进步，而是用拟人化手法，看到大小星星，联想到人类，联想到捷克民族的命运和未来安排，认为一个民族只有不断进取，才能在将来经受住考验。他在诗中大声疾呼：“我爱自己的祖国，超越一切”，“星座中的金字这般写着：民族啊，抬起头来，仰视穹苍，那儿大小星并存，大星星也绕着小星星旋转”。以此来激发捷克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由衷地希望捷克人坚强团结。而这要从每个人做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石英石，全民族就会像花岗石一样坚硬。”这本集子中也收录有抒情诗。作者举首望星星，很自然怀念起过去的朋友和恋人。他写道：“我们经受欢乐和忧伤，我们可以经受住一切，何必让泪水断人肠？”此外，集子中还有民间传说、民歌等，这是捷克诗歌中富有独特色彩的诗集。

1883 年，聂鲁达出版了《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和《平凡的主题》两部内容和风格区别颇大的诗集。前者在作者的创作中占有特殊地位。他运用自己的艺术手法将古老的传说加以改造，并加进现实生活的题材，写成一首首饶有风趣的既保持民间古风、又有现代生活气息的故事诗，深受读者欢迎。抒情叙事诗，结尾巧妙地带几句政论诗。写查理四世，使读者感到他是一位对捷克民族有贡献的威严的皇帝，又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有几分幽默的人。其诗集题材广泛，有本国的和外国的，民间的和新编的，严肃的和幽默的，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较高的思想性。在表现手法上，力求通俗易懂，如同说书一样。作者说，他写这些诗时，“先用简易的语言，叙述故事传说，如同出自民众之口”。这本诗集同捷克著名诗人马哈的诗集《五月》、女作家聂姆佐娃的小说《外祖母》、爱尔本的诗《花束集》(均有中文译本)一样，在国内外深受读者欢迎。

诗集《平凡的主题》，是一部诗体日记。在布局上按一年的四季划分，诗人的思想感情同季节的变化相协调。春天，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在诗人心里激起欢乐的感情，“第一片嫩叶”，“第一束光芒”，在他胸中“燃起蓝色的火焰”，他唱出第一首“迎春曲”。夏天，他眼中的阳光、白桦、大自然，都充满欢乐、爱情和丰收的希望，他情不自禁地唱道，“带刺的花啊，也是欢乐”，“上苍怜爱的人，梦中也给他幸福”。秋天到了，百花开始凋零，“山野变得灰白，树叶纷纷落下”，“回首春夏，倍觉凄清”，“一个疑问使我灵魂颤抖，我是否还算年轻?”冬

天，诗人将它比作“恶毒的妇女”，“当严冬包围我的脖子，我感到一个恶妇来到身旁，我面色变得惨白，心沉沉地下垂枯萎……”在冬天这一部分，作者还流露出似曾虚度年华的悲叹和对死亡的渴望以及对复杂人生的伤感厌倦之音。整个诗集，不时表现出对短暂爱情的美好回忆和失恋的惆怅痛苦心情。作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但内心世界有时是复杂的。写春夏的欢乐气氛，衬托出人世间的冷漠无情；写秋冬的肃杀严寒，他盼望的是春天的来临。这部诗集，对捷克后来的抒情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的最后一部诗集《礼拜五之歌》直到他逝世后六年，才由捷克诗人弗尔赫利茨基整理出版。诗集的名称表达了其中一些诗的基本思想：捷克的历史如同人类的大礼拜五，捷克民族为人类作出了牺牲，好比耶稣受难一样，大礼拜五即耶稣受难日。这一天之后，复活必然到来，“捷克大地将重现白昼，鲜艳的玫瑰遍地芳香”。诗集中称捷克土地是“苦难的土地”，在那里，“每天是，希望与死亡相交织”，“恶与善，魔鬼同上帝并存”，“一页为天使歌唱”，“一页是恶魔的地狱”。《爱》这首诗写道，“对母亲的爱，是一个纪念，是那样的一瞬间”；对情人的爱，是那样短暂，如同“昙花一现”；“唯有对民族的爱哟，永世留在心田！”诗人盼着苦难的民族，“迎着白色的曙光，同红色的火星一起，永放光芒！”诗集以《再前进》一诗作为结束。这一名篇是他一生战斗的总结，是捷克民族向胜利进军的号召。他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在暴风雨般的时光中诞生，在密布的乌云里阔步前行，自豪地奔向高尚的

目的，只向我们民族低首致敬！”他号召捷克民族，“再前进，新的时代需要新的行动”，“紧拉纤绳，扬起风帆，前进！”结尾他奋笔直书，“永远行动吧，亲爱的民族，前进，永远前进！”诗集《礼拜五之歌》不论在捷克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之时，还是在反抗德国纳粹占领时期，都起过极大的战斗鼓舞作用。在和平时期也是捷克人民最喜爱的作品。在课堂里，在朗诵会上，人们朗读聂鲁达的诗歌时，总是无比激动，热泪纵横。一位捷克老教授深有感触地说：“不论什么时候，聂鲁达永远是我们的战友，他的作品，特别是诗歌，永远是我们战斗的武器！”

目录

游记

情 书

致安娜·霍林诺娃

安娜·霍林诺娃，聂鲁达的第一位恋人，年纪比他略小几岁，是一位海军将领的女儿。1852年，同聂鲁达相遇，两人产生了师生般的爱情。初恋的激情，给聂鲁达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使他对自己更充满信心，对创作兴趣更浓。在热恋中，两人通信频繁。聂鲁达在信中对她倾诉衷情，在诗中对她尽情歌颂，表现出思想的深沉、学识的渊博、性格的热情和幽默。安娜表现较多的是天真、稚气、对诗人的崇敬和爱慕。家庭和社会上不少人都估计，安娜是聂鲁达的情人和未婚妻。但两人的精神世界差别过大，矛盾时有发生，加之第三者插足，两人虽交往十年，终未能结为伉俪。聂鲁达对她情思不断，她则始终独居未婚。聂鲁达去世，安娜还前往墓地，献花致哀。

书信一：流放中的信

这封信使用如此奇怪的标题，请勿介意。愿你这样去理解吧：在没有您的地方生活，对我来说，就等于生活在流放之中。但“没有您”，这句话实在太可怕了！

此信的开头，真够愚蠢的吧？但是我了解人们，知道如何使他们发笑。说实在话，假如我以这种口气给您写信，同

您谈话，您大概会认为，我将您当成了疯人。但是，请原谅我吧。您太习惯于我的散文风格，对我的诗的想象力，似乎还不十分相信。

有一次，您讲过，或者是我讲过：如果有人在分别的时候，给恋人写长长的信，那他除了分别，就没有想到其他的事。可是我则不同。您曾经用您那教人喜爱的样子逗弄我，说我写的信总是太短了，一点儿也没有谈情说爱的话。是的。只要她本人不大令我感兴趣，我也不大记得她，那我可以给她写很长的信，可以在纸上写些只有上帝才明白的想法。

“有一次，您讲过，或者是我讲过……”好像您没有任何自己的原始想法，没有除我灌输以外的任何思想，我对您太妄自尊大了！

这封信算不算很长，我不知道。我给您安排了一刻钟（这么多您肯定未曾料到），这点时间能写出什么，一刻钟啊！

请千万不要认为，没有您，我在布拉格时间过得多么快。假如我当面告诉您，您还未开口，就会用天真好奇的眼光望着我，不会讲什么话了。

但我自己安慰自己：您在乡下身体肯定会好起来，那就在那儿多呆些时间吧。或者少住几日。我不过是开个笨拙的玩笑，您不会一笑置之吧。

您命令我，把所有的新鲜事都告诉您。除了几件谋杀，两起硫酸灼伤，两次车祸，几起谎言，再没有什么了。连最有

活动能力的记者，也搜罗不到什么趣闻。现仅寄上《鲁米尔》杂志一份，节省点时间。

我坦诚告诉您，我早已在盼望您的信。不过我事先已经能想象到您写信的内容，它大概是：

“亲爱的聂鲁达：

我告诉您，我已平安到达了那里，您会高兴的。可是我在这儿，好像在受折磨。收到了您的信，谢谢您寄的《鲁米拉》杂志。我身体好些了，盼早点给您的安娜来信。

安娜”

您如果按我上面写的那样给我回信，只需将我信中的这一部分剪下来就行了。记住，贴上邮票，再给我寄来。

暂时够了，下次再写吧，可能多写一点，更理智一点。

给您的一刻钟已过。

聂鲁达

1857 年 5 月 6 日布拉格

附注：我忘了给你的信的样本加上一个附注。因为我知道，任何一位姑娘，如果她给某个人写信的话，不会不加上一点附注的。

书信二：流放中的信

亲爱的安娜！

您在外地一定过得很开心吧，连信也不给我写了。假如您生活不愉快，那就会有很多时间，就会想念我，为消磨那难以熬过的讨厌的时光，而给我写信。至少在您那亲切的信中，会像答复我“在流放中”第一封信一样，以亲昵的语气写出来，并且要亲自带回布拉格来交给我。您还会说，给我写信，让您缩短了那漫长的时间。

我上中学三年级时，写过“我漫游，我哭泣”的诗，那是我第三首蹩脚捷克诗的开头。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写。假如我现在写“我坐着，我哭泣”，就知道是为什么了。天哪，我面前摆着四张白纸，准备抒发爱情，我不知道写什么才好。如果我像某些先生那样，谈论爱情，可以写上几页。什么敞开胸怀，敞开心扉，可以放开写。但不过如此而已，了无新意。同您谈爱情则不一样了，您就是爱的化身哟！但可惜不是对我！我讲这些，有点多余吧？

昨天我去了剧院。很久以来，我没有这样生作家的气。演出的是贝尔格尔[1]的喜剧《巴士底狱》。人们笑呀，我也笑了。可是我笑是另有原因。喜剧讲的是，国王路易十四可以任意对待人们，因为一句笑话，可以禁闭人，

① 布拉格民族剧院戏剧工作者。此书译文注解，均为译者所加。

也可以释放人。这当然有些可笑。但最可笑的是，人们并没有因此就将他轰走。他这样对待人民，实属无道。整个剧中，只有一个明白人，可他是个醉汉。他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将全部卑鄙无耻的事，揭露无余。这下我才松了一口气。

为了履行我的职责，现在给您讲讲新闻趣事。我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许多人，但都不是您所熟悉的。也可能有您认识的，可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所以无法告诉您，她们穿的什么衣服，别了怎么样的胸花，戴什么样的礼帽。是的，礼帽！我至少听到过一二十种礼帽的名称，都是些城市的名字。用它们可以编制出一幅美丽的地图。姑娘们在广场上编织，学生们可以通过它学习地理。

请改一改我的信的开头吧。为了不写满四页，我裁掉一张纸。

您猜一猜，我这封信是在什么地方写的?

一半在编辑部，另一半在您的住宅。

您的聂鲁达

1857 年 5 月 28 日

书信三：流放中的信

亲爱的安娜！

我故意用小写字母称呼您，是为了让您看出，“亲爱的”

几个字，如果在一般意义上用于可亲的人身上，就不那么珍贵了。我们要让它在我们的交往中，加重其内涵的意义。关于“亲爱的”几个字，我讲了这么多，也是为了我这“流放中”的第三封信，仍旧不会有满意的回音。这真是“在流放”中写的信啊。仿佛我是在西伯利亚写的争待遇的请愿书，没有得到专制王朝的答复。但不劳驾您马上给我回信，我也可以用不写信的方式答谢您。

6月18日

昨天就写了这么多。晚上收到您亲切感人的信。真的，信的内容是那么充实，超过十期《布拉格新闻报》。但我不能过分夸奖您这孩子，以免娇惯坏了。您真会开玩笑，25行字，您竟能塞进38个错误！在这里，我又要旧话重提了。我们的姑娘们，在祖国语言上，太欠功夫了。她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如果能谈得上“思考”的话，因为在我们这里，非民族的种种双重教育，压制着人们），使用的是捷克语，而表达自己的“思考”时，用的又是德语。如果她们用德语写信，真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在她们的“思想”中，除了不必要的卿卿我我和厨房的操作，就不知道其他的事。

您以讽刺的口吻说，用写信的方式告别，免得我们相互对着流泪。真是绝妙的喜剧！假如我们两人是永远分离，也可能不会哭泣。您是出于羞涩和傲慢，我则由于傲慢和恼

怒。您是否会暗自流泪，我不得而知。我不想以此自夸。女人有她们的眼泪，男人有他们的激愤（有时只是自豪）。别离，本身就是件奇特的事。分别以后，恋人都认为，少了一方，另一方无法活下去。是的，可能会长相思，也可能会另觅新欢。说到初恋，往往离事实甚远，甚至很一般。初恋，通常萌发于青春时期。如果一个人感情奔放，仅仅根据美好的小说来理解世界，有充裕的时间同她交往，谈情说爱，那么，凡同初恋相关的事，都将作为他们生活的青春年华最美好的时期，因而最乐意回味它。往后，人当然变得理智和审慎一些了。爱情上的糊涂事，只有第二个幼稚时期才会发生，也就是在接近衰老的时候。

我什么新闻也没有。如果您听说到什么，有适合我听的，别忘了给我说一说。哪些消息对我有用呢？无非是那些谋杀，自杀，火灾，偷盗之类[1]。如果您自己想将我从暴政下解救出来，打算自杀，也请写信告诉我。

附上的白纸供您写回信用。

被您暴君式地统治着的

和同时统治别人的

聂鲁达

1857年6月19日

① 聂鲁达当时任一报刊的记者。

书信四：

尊敬的小姐！

我知道，其他一些人在类似的失败[①]中，可能会完全保持沉默，甚至在那沉默中寻求某种自豪和满足。但我无法用别的方式思考问题，这真是无可奈何。现在，我们这儿的情况当然有些奇怪，但不过从来如此。从前，那些特殊情况未能充分表现出来，还因为我刚刚成熟。但愿在将来，至少在您的感觉中，那些矛盾的色彩会有所表现。我不明白，现在您对我作何想法，到底为什么将我捏在手中。您所制造的我的形象越坏，我在您面前的举止就越显得浅薄可怜。让您去恨我吧，但我仍然要向您表示请求。这种请求我从来没有向他人提出过。只有我那深重的罪孽迫使我这么做。

我同您相识的时候，还很年轻，阅历很浅，当然充满活力、希望和最良好的意志，想在未来有所收获。这未来的一部分，就是赢得您的爱情。其他方面则希冀得到好的声誉，很高的地位，对民族有所作为。您的爱情，我得到了，它如同一种极为可爱的罪过，一直伴随着我。从此我目不斜视，很少关心其他的事。我只是做戏，做戏，只到戏闭幕了，我才认识到，我的赌注，我整整一生，本来可以像盛开的鲜花，但都失败了。我知道，在精神和肉体上，我是个软弱无力的人。

---

① 指诗人的第一本诗集《墓地之花》出版，反应不佳。

我估计我在未来也会彷徨无主，如同许多熟悉的贫困的人一样，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成为不幸者，不值得惋惜。人们也只会耸耸肩膀，说："这也是失去了生活信念的一个可怜人。"

您知道关于一个人出卖了自己的影子的传说吗？我在短暂的欢娱时间里，将我整个的独立出卖了。娱乐是轻松的，但不庸俗低级，可为它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另一个更可怕的真实，在意识到它行将消失的时候，浮现出来了。那就是这样一种想法：在整个轻率时期，我并非孤独一人，我的生活紧密地同您联系在一起。我的毁灭，失掉的过去，悲伤的现在以及失败的未来，同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都搅和在一起。我和您已失去的年华，我都无法作出体面的弥补。我该重新开始吗？我的独立精神曾经如此强大。如果受到一种制服力量的压抑，我就会羞愧得无地自容了。曾经走过但并未达到目的那条路，我再也不会走了。当一个人逐渐感到自己错误的后果，一切都开始枯萎，但还有他自己最后一点气力在活动的时候，这种人当然会感到好受一点。我很愿意要求您，继续同我共命运。您为我失去了多少年华，经历了多少不称心的年代、痛苦的时光，我都愿意与您共同承担。我自己还有足够的力量，也可以慷慨赴死，但如果还要将另一个人拖入泥坑，那这种轻率的想法就该倍受惩罚了。那另一个人将如何对待呢？那些愿为他人的罪过而舍身的救世主，毕竟寥寥无几，即使有，也要求作出巨大的牺牲。

说到我本人，我已做好准备，自己承担轻率行为的后果，同时冷静地权衡一下，这样还能持续多久。我想以某种方式

将这一切作个结束，其他的事，就非我力所能及了。最后的结果，取决于人是坚强还是软弱。我算不上第一种人，我属于弱者。

现在我有个请求，我说得够多了，也许太多了，如果您以冷淡态度来对待，那就去阅读小说吧，里面有种种荒唐的故事。读者看了也许会提问："为什么总是谈那些内心活动，外表上闪着光彩，而精神生活又过于悲伤?"

我承认我的过错，我窃走了您的生命年华，女孩子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您那如同鲜花盛开的年代，您的春天和您的光辉。可我丝毫也无法给您补偿，我未曾给您一点欢乐的瞬间！请原谅我吧！我不会完全忘掉这一切。尽管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天生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请您原谅我，不要想念我！我请求您……我也不明白，我请求什么。也许只是让您知道，我在衰老，在休息，请不要回想我的过错。也许您会叹息说："他不过是一个轻率的人，正在为此受到惩罚。"要是您不能原谅我，请您也别向我明讲。这样，我将像幼稚的儿童一样，以为您宽恕我了。

在世界上，我得到的爱太少了，也许我不配享有爱情。因为有人给了我少许的爱，我却将它抛弃了。我同父亲相爱，但这只是父子之间的爱。实际上我们一直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之中。诸如此类的斗争，虽然没有窒息我的感情，但却将它埋葬了，紧锁在心灵的最深处。

我父亲弥留之际，我躺在他身旁。作为儿子，我也许睡得太久了，等我醒来，父亲已离开了人世。我从他身上爬过

去，似乎感觉到他胸部最后的艰难呼吸。我以为，我的心碎了，嗓子干枯了，不可能再呼吸了。可是当时我还在思考和研究，人是如何死去的。您同我这样的魔鬼在一起，永远也不会幸福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我写得很快，为的是研究一下我的感情，是什么东西使我悲痛，研究一下爱情——最后的爱情和初恋是怎样幻灭的。

有句诗说得好：我“真想同那面色惨白的孩子，一起跳进墓穴”！

从现在起，您不论看到什么，我都不再去干别的事。精神崩溃的人无论早死或晚死，反正是一回事。希望不要将这封信给任何人看。

您的仆人

扬·聂鲁达

1858年1月23日

书信五：

亲爱的安娜！

昨天和前天，都没有见到您，今天我很可能也不会去。您的痛苦、愤怒和充满泪水的眼睛教我害怕，我宁可给您写信。我无法去您那儿，因为我生病了。人们扼杀我的诗，已经

这么久了。我现在经常感到胸口痛，并不足为奇。我逆风而行，而且要歌唱。这当然很不错，可是很吃力啊。我还患另一种病，（请您别吓着！）这是一种新病，而且很厉害。那就是我修改以后最新最佳的作品——伤风[1]。但愿人们不要将我的脑子糟蹋得不成样子，让我从没完没了的“伤风”中解脱出来。

您怎么样，还病得厉害吗？我真有点害怕您的回答，尽管您对此将信将疑。

祝我与您身体健康，诸事顺利！

您的聂鲁达

1858 年

书信六：

最尊敬的小姐！

我想让你[2]吓一大跳，以惩罚那封信的很不像样的结尾，但开头还是写得很出色的。

你说过，我比上帝还可爱，而且比我的小安娜还可爱。这一回，小安娜认为有权利耍小脾气，因为不明白情况嘛。是的，我可以比现在写更多的信（有一封信是在你父母那儿

---

① RYM，与“有韵的诗”发音相近。

② 由称“您”转向以“你”相称，表明两人关系更亲近。

耽误了好几天），之所以没有写，是因为我想，我从利托米什尔[1]回来以后，去你那里面谈，这比只写信内容要丰富得多。我会优先选择这一方式的，可是我到布拉格以后，工作又那么多，不可能马上离开。而我的信又被人耽误了，有人说，今天才寄出。这就又制造了一场误会。等我去看你的时候，或许会原谅我吧。

给我回信吧。让返回的邮包，捎来你的信吧。昨天我已给你去信了。

至于你在乡下的诱惑者，我从你给埃姆米的信中对他已略知一二了。我感到惊讶的是，你总是那么软弱。对付这种缺乏教养的人，最好的武器就是尊严和庄重，最坏的武器是和颜悦色。这我已对你讲过多次了。如果他胆敢称你为丫头之类，你就马上回敬他："既然我称您为先生，那您也同样礼貌地叫我小姐吧！"其他方面，你相当谨慎，我十分高兴。但我希望你再谨慎一点。我的小鸽子，诸如此类的人，你还不了解啊！

在利托米什尔，我为你对人们的了解而赞扬你。马利亚真的像我一直对你讲的那样，不大贤惠。等我到达以后，再详谈一切。

望少注意照片，多关心一些你的……

聂鲁达

1860 年 6 月 5 日

---

① 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城市。

书信七：

亲爱的小安娜！

我真想念你呀！那去克宁小镇的路，简直如同监狱一样。我感到极其乏味，对一切都感到厌倦。我们的时代，情况太可悲，太腐朽了。当我想竭尽全力，振作精神，想有所作为的时候，不得不去应付种种琐事。我想摆脱这些，找一个平静的地方。但是做不到啊。原因很多。例如，我费尽心血写出的作品不被承认。有人还认为我除了争论，什么其他的事都不考虑。娱乐活动，已提不起我的兴趣，这你已经知道。因此，我只想同你在一起，度过片刻。但一想起我那多病之身，又心灰意冷了。你在各个方面，都是个可爱的孩子。因此，在你身旁，人会忘掉一切烦恼。多给我写信吧，要比我写给你的多 20 倍，因为我在思想上已不像你那样才思敏捷了。

你的聂鲁达

1860 年 6 月 15 日

书信八：

亲爱的小安娜！

开始我就要教训你一番。你怎么总像个小孩子，常去想

那个S呢？过去，当你写信发牢骚时，我因为忙于工作未去利托米什尔，你这个不理智的女孩子也就没有机会恼怒和不安了。如果我也那样固执己见，难道就不会为以下的事生气吗？这件事就是：你过去的未婚夫，如今早已是有妻室的人，那位P先生，到你们那儿去了！你正在那儿的时候，他前去拜访，这难道不是怪事？更有甚者，你对我守口如瓶，我真无法理解。而当S女士去利托米什尔的时候，我马上就告诉了你。你明白吗，孩子，我没有教训你，你应该来感谢我。虽然这样做，你又要少收到我的一封长长的信。可能我的信让你开心，因为我讲的道理，有的是你不熟悉，有的你也是知道的。“开始，小安娜认为信的内容空洞无物，为此彻夜不眠。接着她点燃油灯，往里面加上嫉妒和任性的油，似乎要让整个世界发怒，让整个世界翻腾。”

谢谢你亲切地提醒我的生日。你的礼品非常恰当，使我感到甜丝丝的，你的礼品比任何人的都亲切可爱。为了挑选那充满春天气息的礼物，你真劳神费力啊！请接受我对你的礼物和主意的感激和称赞。你真是一位又甜蜜又聪慧的姑娘，对吧！

不过我还是有理由生气。你在布拉格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匆匆地离去了。为什么不多呆一会，一定非走不可呢？也许老祖母在等你。当时我刚从剧院回家，已经11点多了。我可不能跑得再快呀。早上，你已经走掉了。你们肯定全身淋湿了吧。如果不是害怕你生病，真想让你病一场。你没有生病吧？请千万不要生病！

我在邮局给你寄了书刊，其中有《达利博尔》[1]，收到了吗？新的书给你寄何处？如果要，仍将通过邮局寄出。

亲吻你，小安娜。盼早日来信，写嗔怒的信，他不会生气的，但要给你讲讲道理。

你的聂鲁达

1860年7月12日

书信九：

亲爱的小安娜！（!?）

我希望你在人们面前，以自豪的心情，谈我对你的爱。因此，给你写这封信。

有一些人——我当面曾向你提醒过，对他们要倍加小心——心里很清楚，为什么要给我们制造不愉快。他们要同你谈我对莉东卡[2]的所谓爱情，还可能向你出示某些便条。明天，最迟后天，我将向你说明这一切。你将比以前更爱我，因为我又将有一次向你证明我忠贞不二的机会。

如果有人给你嘀咕什么，请表现得镇静一点，自豪一点，并且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不过是男人们的小过节。但在

① 15世纪捷克骑士，因反抗统治者被关在布拉格城堡地牢，后被处死。捷克音乐家斯美塔纳据此创作有同名歌剧。

② 莉东卡，聂鲁达的普通女友。

重大事情上我充分信任他！”你也可以写更重要的便条，作为对他们的回答。

假如要给他们书面的东西，我可以口授一个体面庄重的答复。

在心灵深处亲吻你！

你的聂鲁达

1862 年

附一：聂鲁达给安娜的信中对舞会的描写

我最喜欢站立在舞厅门口，观察走进里面的淑女闺秀。一辆接一辆的马车，载来最美的女性之花，好像父母口袋里所珍藏的最宝贵的东西。人们列队两旁，毕恭毕敬，向她们表示欢迎。美女们的母亲，只要在前厅将目光一扫，立刻就明白今晚舞会的特点和价值。女儿们当然是初出茅庐，没有经验，只好模仿别人。她们低头不语，或者好奇地四处张望，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在存衣室，她们放下外衣和物品，接受母亲最后的指点。最年幼的女儿今天是第一次到公共场所。未出门的时候，在家里就不停地说，她将一直坐在旁边。这时，她又轻声对姐姐说：“我有些害怕！”姐姐亲昵地回答：“你真傻！”内心还自言自语：“也许有人在大厅里等我哩！”另一位母亲携着一对女儿来了。她们忐忑不安，准备迎接对手，母亲态度和善，颔首向四面微笑。两个女儿则注意各种时髦。一位绅士，刚刚在存衣室戴上手套，就低声说：“天哪，

好一双尤物，我一定要同她们跳舞！”同时以最和蔼、最动人的笑容打量那些雍容华贵的夫人。母亲们再一次仔细检查女儿们，给她们纠正点什么，最后用目光提示她们：可以了！现在步入大厅。门口站着几个人，分发舞会节目单，收费20个新币。女士小姐们进去了，接着是一大群小伙子。他们有的人也是初试锋芒，对今天的舞会，有几分惧怯。他们拿着节目单，怀着对最年轻的女孩的激情，向她靠近，并在她的节目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产生了一种幸福感，但也有些惊讶，仿佛她已成为第一流的明星。

亲爱的小安娜，此时此刻，你在哪里？

附二：献给安娜·霍林诺娃的诗（选译）

我长大成人了，
自豪地走在布拉格大桥上。
在人行道旁前后张望，
有位姣美可人的小姑娘。

那娇小玲珑的女孩，
手持一枝细嫩的玫瑰。
金黄色的睫毛哟，
还有那黑眼珠流盼的目光。

步履轻盈如同小鹿，
头发是棕红还是金黄？

身材如此修长苗条，
隆起的胸部成了弧状。

双唇就像那小小的樱桃，
上帝啊，男儿一旦成长，
只要看上她一眼，
终生将印在心坎上！

上帝的天使，我的守护神，
你的扬[1]将赴五月的聚会。

是你激发出我的全部懿行美德，
是你献给我美酒一杯。

当我的上帝让我一息尚存，
天使为我指点迷津。

我战胜疾病、世界与恶魔，
可以对人们坦诚说明。

我听从你的劝告提醒，
不许我贪杯，我绝不多饮。

---

① 扬，指诗人自己。

可在那神圣的聚会上，
我是否能饮一滴甘醇？

从此到呼吸停止，
连啤酒也不再沾唇。

等死后登上天堂，
再亲吻啜饮不停！

我永远赞美上帝，
更怀念我的守护神！

再见了，清香的玫瑰，美丽的玫瑰，
我永远怀念的亲爱的女王，
再见了，纯洁的圣殿，光彩的仙女，
我虔诚思想的源泉！

再见了，我滚烫诗歌的摇篮，
我压抑住自己火一样的歌声，
让我死去的心留在你丰满的胸膛，
不再去惊醒面色惨白的姑娘！

致卡洛林娜·斯维耶特拉

卡洛林娜·斯维耶特拉(1830—1899),捷克 19 世纪著名女作家,作品以农村题材为主,著有《小溪旁的十字架》、《小黑彼得》等。刻画一对倔强情人的短篇小说《吻》,成为斯美塔纳同名歌剧的脚本。卡洛林娜美丽文静,温柔多情,但已有丈夫。聂鲁达作为著名诗人、编辑和记者,得以同她相识,开始交往。聂鲁达赞扬她是一颗闪亮的星星,是他的舵手,灌溉滋润了他的头脑和心田,使他精神倍加振奋,生活更加充实。结识她,是他生活的胜利。他们两人思想境界相当,彼此理解深刻,心心相印,体现了真正的爱情。聂鲁达认为,只有卡洛林娜才是他唯一的爱。但由于卡洛林娜丈夫的反对,世俗成见的障碍,两人相好仅一年左右,不得不终止爱情,仅维持友谊关系。聂鲁达在诗文中不时表达出对她的眷恋,不少文人对他们未能结为伉俪,深表惋惜。聂鲁达和卡洛林娜的爱情,成为捷克文坛史上的一段佳话。

1862 年 8 月 7 日致卡洛林娜:

昨日刚发誓过后一小时,我就违约了。反正您还在家,我可以写信,但不会太啰嗦,让您感到腻味的。再说,我也不

善于写很长的信，就像我不会侃侃而谈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一样。对您来说，也不需要这样。您理解力强，一个字，一个音调，都能在您那富于感情的心上，激起最美好的旋律和共鸣。谁听过一次这种旋律，就永远难以忘怀。

您像女王一样给我赠礼，最后又对我表示怜惜。一点也不奇怪，在接受这些赠礼的时候，我比其他时候更讷于言辞。开玩笑，或者平时交谈，我能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但一到您面前，我总是哑口无言，只能默默地为您祈祷。是的，我能够在您面前祈祷，能达到精神上的和谐。而这在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是永远盼望不到的。我请求您，不要中辍您那圣徒般的工作，维护着我吧。这无疑是有点自私的请求，但是，对幸福的追求，本来就是很自私的。

我们社会生活的洪流，是够宽阔的，但是很浅。我不善于在政治和社会的浅水中游泳。坐在岸上的人，受到捣乱者的谩骂，可能他们有某种道理。我是有几分傲慢，我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道理。

但是，站在那儿的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幻想。只要情况许可，他们就怀着幻想朝前走。一旦他们的原则与事实相悖，就引起一阵讥笑和谩骂。我并非一个人站着，我有自己的守护天使。现在，我只希望为您活着，让您欢乐。只要我记起的，或者幻想出来的，我都乐于去行动。

近来，您可能很委屈了我。您只相信不学无术、满心嫉妒的姑娘、阴谋家，不相信那心怀袒露的在您面前哭泣的灵魂。而您未经思考，就踢了那灵魂一脚。这种踢伤，不是一

日可以痊愈的。别人对您说了些什么，您对我如此动怒？是因为我在街头流浪中长大，没有挣钱，连买面包也要欠债？是因为我憎恨那些人，对富人表示了应有的蔑视？是因为我恶意地讥笑了他们？当时我感到，我这么个穷汉，成长得比他们好，有时还拥抱着扑向我脖子的女人，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难道以研究人和以高超技巧描写人为己任的她，也不能原谅和理解这些“罪过”？

如果我真的犯了罪过，惩罚就接踵而来了：我必须俯首贴耳向您申述：“我是不会干坏事的！”我像一个幼稚的人，以为您就像读一本打开的书那样，看出了我的内心。只有您了解我。我即使出于胡闹，戴上假面具，也骗不了您。可是我想您会原谅我，我也会忘掉您的不公正。因为您总是说，一切都会改正的，您仍将是我真挚的朋友。但愿您的任性别再将一切都搅乱了。有时，您像冰冷锋利的匕首。我已经领教不止一次了。

那就作为朋友吧……唉，假如您不是那样美如天仙……您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你是多么美。您，我的斯维耶特拉！只有我高度钦佩您，只有我理解您。可是，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被您抛弃的人。但我仍将是您的驯服的人。如果我讲一句侮谩您的话，您就踢我一脚吧。我请您，亲爱的，别离开我。能否让一个个幸福的时刻汇成欢乐之海，全都取决于您。我只要稍有所得，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我没有辱没您的话，就请别忘记我。我要跪在您面前。您是我理想中的人，是第一位我未发现错误的女性。您是我的一切，是我生

活中唯一的王牌！为了在心灵中，在现实中同您幸福地相会！

1862年×月×日致卡洛林娜：

从我的生活之星被乌云遮盖，旋即很快复出，更明亮地照耀我的时候起，我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听话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念她，对手中握住的东西，不捣乱，不破坏，不干粗暴的蠢事。过去我是个令人讨厌的不知感恩的人，使她伤了心。要知道，从来没有任何人像我一样，从她那儿得到爽朗的笑声和亲昵的表情。我已经别无他求了。她曾经以如此亲切的声调对他说："您别再讲这样的傻话了，不要把精力用在毫无意义的把戏上，应该用在其他事情上。假如您不再无谓地浪费精力，那就好了！"我常常卷入一些无用的把戏，讲一些蠢话，就是为了让她经常严厉地告诫我。我从一个饱经世故的无用之人，变成了一个孩子。当时我曾答应写点对世事不满的东西。谁知我由一个饱汉突然变成了饥饿者？我饿得那样厉害，渴望一位至少有点心灵的人，这种心灵比成见要高尚得多，应包含整个世界。一句话，就是我星星的心。我的视线久久地无希望地仰望着她，她是那样高，可望而不可即。我讨厌每一个当她不在的时候走到我近旁的女人。现在我就站在她身旁。她如同鹤立鸡群，成了一群出色人物的中心。男人们争相与她拉话，女人们对她恨之入骨。她们开玩笑似的对她说："他是个无赖。"但这些人的真实想法是：

“他没有心。”她则打量一下，陷入沉思，以一种试探性的怀疑神情盯着我。她没有料到，她的回答决定了我的命运。“您怎么说，就是怎么样，”我内心说，感到全身颤抖和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他没有心？不，我不相信！我也许要说，他不止有一颗心，他的心有时候太多了！”那轻松语调之中，包含着严肃的回答。她还同那些笨伯们开玩笑。我的心剧烈地跳了几下，其中似乎有冰块、荆棘，也有反抗。我感到难受，又有些欣慰。那么多人，唯有她发现了这颗心。从那一瞬间起，那颗心就只属于她，只为她跳动。如果那颗心现在还扰乱她的心神，她为什么要让它苏醒。那颗心已经泯灭，濒于腐朽，不求再生了。女人，多么奇怪的造物啊！一会儿如此敏锐，洞察一切；一会儿又如同盲人，完全变了样，人云亦云，刺伤了我的心，怀疑我的感情。尽管半年多来，我走一步路，想一件事，她都了如指掌。人们在她耳边说：“他卑鄙无耻！”她也跟着重复：“他卑鄙无耻！”时至今日，我仍自认为了不起，因为当时我没有报复，报复那没有头脑、固执地将情欲之火焰当作爱情的姑娘，也没有报复那个19岁的姑娘——精神上的木乃伊，也没有报复其他人。

是的，我有时对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我自己偶尔也把自己当作无耻至极的汉子。我从家中出来，万里晴空，白云自由地舒展在我头顶上。小城区[①]的楼房、教堂，今天对我都

① 布拉格一古老的城区，聂鲁达长期生活的地方。他曾写有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

有特殊意义。它们向我诉说着往事，我沉浸在它神话般的氛围之中。我看到了我们民族辉煌的过去，憧憬着它幸福的未来。我认真思考，如何让我们民族成为令人景仰的子孙后代的纪念碑。我俯身下看。有个人正望着我。他很像我们那儿的鞋匠。不仅很像，而且就是他。我向他问好，大大方方地握他的手。他却傲慢地点一下头。我像皮鞭下的狗一样站到他跟前。“您站在这儿干什么？”他对我说，连礼帽也未取下，“您已经三个月没给我付钱了，难道要我在大街上当众脱下您的皮鞋？”我尽皮包所有，全给了他。尽管我不知道，拿什么去买午餐，难道可耻地去偷窃？但我已经走过了广场，进入了一条最肮脏的小街。我想，我比那条小街还要脏。因为脏污就在我脸上，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如果有朋友碰见我，对着我笑。我从笑容中感觉到的只是讥讽。我骂他，他就成了我的敌人，到处宣扬，我是个多么令人讨厌的家伙。有时候，我也尽力摆脱这种忧郁消沉的感情，勇敢地直视他人的面孔。如果他不满，我就当面揭露他干的所有坏事，向世人指出，有人比我要坏得多。这样，我又制造出新的敌人。他当然永远不会善罢甘休，想方设法同我作对。这种场面一天有时重复三次……所以当有人说：“他是个无赖。”她就重复：“他是个无赖。”直到我自己也相信是如此。但是，这可怕的命运，过错不在我呀，是我父母遗留下来的。小时候，我吃的面包，从来不属于我，是杂货店的，面包师的。作为小孩，觉得十分惊奇。人们责备我靠他人生活，我也习以为常。我父亲干活，从凌晨到深夜，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都是如此。母

亲手上的老茧，从来没有消失，我呢？白天晚上学习。就是现在，已经有些懒散了，也比那些高高在我之上的人，干得要多好多！可是他们说，我靠他们养活。实际上，我为每件东西付的钱，高出别人两三倍，我怎么能挣得来！我是他们投机取巧的对象。他们大声叫嚷，我偷窃他们。实际上是他们在吸我的骨髓！然后他们还质问我，为什么不作诗？讥笑我算什么诗人！有时候，晚上我从那些富人的楼房周围经过，满腹心事，满腔怒火。我想，要是他们的住宅着火，那才叫人高兴哪！白天，我在大街上看到他们，个个脑满肠肥，极端自私，轻视他人。我就想，如果我用匕首刺入他们那铁一样的心脏，那真是干了一件大好事！他们占有一切，连一点空气也不属于我，世上的公平何在！只要他们乐意，他们什么都可以剥夺。但是，也有这样的时候：我耻笑他们，昂首阔步走在他们旁边，以鄙夷的眼光注视着他们。这种时候，我真高兴！我是作家，他们是打手，我是疲惫不堪的动物，他们是杀手！我不愿生活在他们中间，大自然让我与他们为伍，我真感到羞愧。在这种时候，我决不是无赖。连我的星星也会羡慕我的感情。亲爱的，我向你宣誓，我忠于这种感情，你别离开我吧！我不会愧对你！我感到我不会愧对你那光彩照人的容貌，尽管我一无所有。是你唤起了我对工作的兴趣。我要工作，必须工作，别无所求。如果别人不为我感到难为情，我可以穿着破衣烂衫出去。如果我不怕孤独，连小酒店也不进去。过去，我害怕我自己；现在，我害怕某些想法。每当只有我一个人，我就感到有幻想的背叛者存在，有一个小小的

阁楼存在，那儿不是写书的场所。阁楼的窗下，有一把躺椅，旁边有只踏脚凳。躺椅上，有位如花似玉的人儿，她的朱唇和眼睛也像鲜花一样。我跪在踏凳上，哎呀，我仿佛也开花了！她的花粉，滋补着我的脑袋，滋润着我的心田，从中开出了一朵朵玫瑰。……唉，花儿折断了，全给摧残了，像我的希望一样，枯萎凋零了。……不过，这没有什么，我又变得十分驯服了。倒霉的事，谁能负责呢？

1862年×月×日致卡洛林娜：

我总是犯过错，真不知如何是好。但这一回别无他法，只有写信，一定得写信。愚蠢的M先生写信给L先生，说他在你那儿的时候，你生病了。这真叫我吓了一大跳。请你不要生病，尽管我身体也不佳。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全身顿时感到冰凉，一直凉到心坎里。请千万不要生病！我呢，就好像到达了一个美丽、幽静和幸福的港口，你就是我的舵手。愿你的身体别垮下去，愿你带领我，培育我走向美满和谐。我不会再发牢骚，再反抗，在我的思想上，狮子已经变成了羔羊……

男人选女人担当舵手，委实有几分奇怪。但是在人类生活中，有时候人只好袖手旁观，让船随便航行，不管它已停泊港口，还是被尼加拉瓜瀑布冲进深渊。随后，那颗星星穿过暴风雨的乌云，照耀着那位倍加幸福的人，对他加以呵护。为了他，请不要生病！

我了解你，夫人。我懂天主教，也懂得忏悔。如果我不能把心贴近你的脚旁，向你忏悔，就会感到难过，感到窒息。我忏悔，你可以作出裁决。这是我的需要，我的愉快的享受。我要认真反思我的良心，一个罪孽也不放过。我坚信，哪怕隐瞒一个微不足道的过错，由于你不宽恕，我也会被送入地狱。愿你永远做我仁慈的法官，求你给予宽宥。当你谅解我的一切的时候，请允许我吻一次你的手。这无疑是一次例外，既不是告别，也并非相见。否则，我是不可以吻你的手的。你知道，我经常想什么吗？我想，我比你要好一些。我决不会折磨任何人，像你折磨我一样。假如我真是个杀人犯，小偷，强盗，那任你折磨好了。我可能委屈了你。但我感到，你把我看得比这些还要坏。我不责备你。德国成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愿装做一个坏人，我是何等幸福啊！我希望人们能识别泥土中的黄金。可有时候，就在眼前，他们也认不出来，目光多么短浅啊！我从一个地方得知，你又在同莉东卡通信，请一点也不要谈到我，不要表演那残忍的把戏，不要将我不知如何办的爱情强加于我。你曾严厉地指责我，让我吃苦不少。但这是谁之过呢？我多次对你讲过，对她，我只有点好感，但并不爱她。可是你用最难听的话向她描述我的激情，她于是按你的话向我提出要求。我同她说的话，是每个男子都会讲的，没有任何特殊的东西。只是因为她年幼无知，以为那些话里还有更多的内容，而你向她确认了。后来我同她疏远了，她就哭了，伤心抱怨了……我知道你为什么那样做。你是想轻而易举地摆脱我。但我是

不退让的。你要知道，不能一切都按你的意志办，我还不是你的奴隶，并非一定得按你的吩咐去爱。但是请别担心，我不会迫害你的，也不会为了反抗你，去拈花惹草，贪杯恋盏的。我对你的炽热的感情，已经净化，转变为爱情，神圣纯洁的爱情。这种爱情使我变得同你一样，我们两人现在平等了。我不会在爱情上向你提出什么，但我也不让谁禁止这种爱。当你不接受这种爱的时候，我就把它永远藏在心头，如同珍珠藏在贝壳中一样。在那幸福宁静的时候，我也向她沉去，同她一起，共享欢乐。她是我唯一的宝库，唯一的骄傲。即使你没有为我做任何事，但你在我心中激发起爱情。仅凭这一点，我也乐意在你面前，长跪不起。我教会了你，将我当作男子汉，并对我保持尊重。如果你想对我有所赠送，我想，天公也会向我俯首致意。但当我希望你赠给我什么时，那也是你的幸福。这种幸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我有灵魂，有一颗善良的心，我是一个真正的人！

在你经历的生活中，这种人你见到了多少？

但你不要以为，似乎你能坚定地自立，决不需要支持。别这么想吧。也不要说你从来未思念过你的亲属，好像你同我们大家就是不一样。从你的眼神中，我察觉出你本人尚未意识到的内心痛苦和悲伤。但是，假如你依在我胸前，靠近我的心脏痛哭，低声倾诉使你伤心的事，你就会轻松得多。但是你不愿意，那只好随你的便，我的老姑娘！是的，从各个方面看，你都是个老姑娘。你在肉体上精神上，都不能献出什么。啊，夫人，如果你没有那种虚假而又顽强的羞涩感，你

会是个什么人呢？假如你不乐意滋润别人的灵魂，你的灵魂又能产生出什么呢？请相信我，此时此刻，我没有分外的想法，只想郑重地告诉你，虽然你才华出众，你仍然是一位不全面的女性。因为你只是一个女人，不让男人对你施加影响。你那近似男子的性格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温暖。你只有一些玩偶或空想者，因为你从未亲近过任何男人也不希望他同你融为一体。可能像你一样，我说的全是错话。你对我从来不像一位女性。所以我也仍然是那样生硬，枯燥无味，不协调，令人厌倦，感情上不细腻，终于不被人理睬。

等我调整一下自己的精神和生活，也许情况会好一点。当我再度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一副败下阵的样子，而是神气十足。你那甜蜜的呼吸将振动着我的灵魂，我对你的爱，也许将成为我和读者之间更好的沟通者。

朋友，你在我心目中，有不少错误。你不愿意让我们的关系，更前进一步。但我一回想起你那热情的娓娓叙述的神态，你那闪闪发亮的敏锐的目光和你那满怀深情的嫣然一笑，还有你在我面前淘气的情景，我真想将你一口吞下去。可我却常同你谈些荒诞不经的事，真教人害臊。但你别以为，我总是将你视为女神。有时候，我觉得你活像一个 15 岁的小女孩。相形之下，我是那样苍老，干练。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德文所说的：无限地爱你。

附一：聂鲁达谈同卡洛林娜相遇的印象

旭日初升，我一动不动地站在这儿，凝视着那天使般的

动作，心中浮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感情。这时候，我想祈祷，一会儿想哭，一会儿又想吻那迷人的画面，直至昏迷不醒。如果说，这种感觉就是爱情，那我现在就知道，我的爱情的激流将涌向何方。啊，您那乌黑的两眼，仿佛神话般深邃的湖水。我的爱情，正随着流水，注入您的怀抱。您在何处流淌啊，我的天使？您去的地方，大自然一定更美，春天的花儿永开不败，太阳从不西沉……啊，我无限美好的世界！在那百花丛中，我为何看不见你的倩影！我大口吮吸着春的清香，以儿童一样的欢乐心情倾听着鸟儿的歌唱。以前，我甚至没有看到、听到和感觉到春天的来临。人的变化多么快啊！昨天还是那么伤感、封闭，今日就像玫瑰花一样，一夜之间，突然绽开！

那黑色的大眼睛，我不过只看到一次，就如同痛饮了甘醇那样陶醉，走起路来东倒西歪。我不过仅吻了一次那幅图画，就能写出火热般的诗句。这是任何天才也做不到的。我感到，爱情使我变得比从前更优秀了。我的爱情就是高尚的祈祷。那黑色的眼睛哟，如同神秘的夜晚。那长长的头发啊，从今日起，我真想抓住不放……

她是那样年轻，纯净。年轻得像刚开的花朵，纯净得如同刚从山岩中流出的清泉。她将永久地生活，就像那不凋谢的鲜花，不干涸的泉水。

啊，现在看着你，就像守着我唯一的宝库。千万别让人从我这儿拿走啊。没有她，我更将一贫如洗……你别担心我会用爱情来折磨你。我要将她禁闭在灵魂深处，只有当我一

个人的时候，才让她走来。我将像同一个生病的小孩，同一个孤儿玩耍一样，同她做游戏，全身心地保护着她。

现在，当你的手放在我身上的时候——那纤细的手也能给人留下深深的伤痕——我才感受到，两股强大的电流，汇成一体；我才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在五月社①的光芒之中，一个光彩照人的脑袋，高高抬起。她又坚定，又崇高，像捷克土地、捷克语言和捷克精神受到威胁的边境上镇守的一座高峰。她高于周围很远的地区，从四面八方都可以仰望到她屹立在地平线上。她在那儿熠熠生辉已达四分之一世纪，一直守卫着我们神圣的一切。诗神缪斯卡洛林娜·斯维耶特拉，是我国文学的山峰。她以其首创精神，雄伟气魄和不屈不挠的性格，忠诚地歌颂被别人瞧不起的人民。她从写第一个字母的时候开始，就始终如一、忠贞不渝地以最大的热情，表达爱国主义的理想，深刻探讨人类的心灵、责任和生存问题。卡洛林娜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杰出的女诗人和作家。她十分强调伦理道德的意义，并善于将它同自己的艺术结合起来，因而具有特别的魅力。

现在，卡洛林娜又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站在文学战士之中，擎着光明的火炬，一刻也不离手，一直坚持了 25 年。让她永远拿着这火炬吧。正是这样的作家，以其纯真的热情之

---

① 捷克 19 世纪文学年鉴社，为纪念捷克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马哈而成立，《五月》为其代表诗作。聂鲁达、卡洛林娜均为该社主要成员。

火，照耀着下一世纪的到来，带领我们这些战士进入梦寐以求的高尚、完美和光明的未来！

附二：献给斯维耶特拉的诗

你如同高山上的平地，
你正值春日明媚的时光，
你的头发好像黝黑美丽的丛林，
你的两眼灿烂生辉，
你的双唇和面颊如同花朵，
声音像夜莺一样嘹亮。
你像诗一样美，
你胸中装着全世界。
你是我心中的太阳，
难道不愿在那茫茫黑夜，
给我投下一线光芒？
你是明净的月儿，
就不想在炎热的日子里，
成为我忠实的创作的同行？

如果有子弹射入我的胸膛，
我毅然赴死，毫不惊慌。
因为我知道，在那死去的心中，
能寻觅到你的模样。

说什么痛苦的一刻，
说什么黑暗的小道，
你不会从我心中抹去，
你会永远同我相依相傍。

我对你的爱，你全无察觉，
可我却生活在苦闷的梦中。
你傲慢地远离着我，
对我倍加蔑视，指责重重。

你的脸上只有冰冷的回答。
亲爱的，请别这样！
你的身心啊，已完全属于我。
你属于我，如同花归于树，
如同天地相属，永不分离，
我要生活，自豪幸福地生活，
不得到你，
誓不罢休！

我那袒露的心呀，
仿佛是未长羽毛的小鸟。
每人一看就明白，
它是在哭泣，还是微笑。

我的心呀，是那样鲜红，
好像那少女的脸庞。
对你的爱在里面滋长，
对人类的爱正放着光芒！

致特列西亚·马利亚的信

特列西亚·马利亚是聂鲁达的第三位情人，出身富豪之家，年轻美貌，经常在布拉格参加文艺演出和社交活动，极为引人注目。聂鲁达与之相遇，为之倾倒，一见钟情。两人虽然年岁相差较大(30 岁对 16 岁)，贫富悬殊，仍然产生了爱情，互通情愫，交流书信，感情甚笃。可惜好事多磨，特列西亚身患肺病，于 1865 年 10 月 9 日，英年早逝，给诗人留下了无限悲伤和遗憾。

书信一：

同您作了短暂的交谈之后，我没有任何代价不愿意付出。可是，我能够做的，实在太少。同那幸福的一瞬间相比，我可能做到的事，太微不足道了！您讲的每个字的声音，将在我心中永久回荡。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想起你，那声音就使我颤动，仿佛从中倾听到您对我的愿望的回答。同您相比，我处境贫困。但是您激发起我千种希望，我又感到自己很富有了。我从前的生活，已成为过眼烟云。我感到似乎从现在起，我才刚刚开始生活。不久以前，我离您还是那么遥远！虽然同其他数以百计的人一样，我可以从看您一眼中，

得到欣慰。但是我认为，在那些人当中，我是最没有资格的。我深信不疑，您的形象，永远是我冬天的太阳。我的全部幻梦，将永远为冰层所覆盖，我决心保持沉默，永远保持沉默。我祝愿您在爱情上获得最大的幸福！是的，我想好了，即使有谁给予您爱情的幸福，我也不会嫉妒。我只会用回忆来照亮我的生活，只想将她作为自己最美的梦藏之于心，直至出现意外的事故或精力衰竭，使这种幻梦的生活完结，才宣告终止。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那甜蜜的激动是怎样发生的。坦白地承认，我还没有清醒过来。突然冰层就裂开了，使我领略到春的气息，但我还没有这种勇气啊！过去，是听天由命，屈服顺从，如今又是狐疑不定，忐忑不安。过去是死寂的黑夜，现在是彻夜难眠。您必须宽恕我承认这一点。您很难预料到，我内心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我被您爱上了！这种想法给了我多大的影响。您知道，"被您爱上了"这句话，当我不自然地从口中喊出来的时候，我就好像采取了一个最勇敢的行动，但同时我又感到自己粗暴地触犯了这个最神圣的字眼。我愿将我的一生倾注于这句话中。可是一写出来，我又感到它像无声的套话。感情就是火山，语言则是冰块。我想讲出点新的从来没有人听过的东西。但我知道，我所说的，不过是千千万万的人早已讲过的表达感情的语言。我把写的东西撕碎了，打算重新写。但我又不善于写得更新颖，更富于特色。我想说的话太多了。那些话是用颤抖的手和真诚的心写出来的。遗憾的是，现在才给您写第一封信。如果我有理由抱着希望的话，愿我所写的东西在您胸中产生回

响，引出动人的旋律。

我要终生感激您。但请别奇怪，我毕竟还不满足！我亲吻您给我写的几行字。我还未能将玫瑰花一样年轻美丽的您拥抱到胸前，只能把您的相片贴着胸口。但是不要紧，我已感到满意，不强迫您直接同我叙谈。我知道，对一个少女的感情而言，这是多么艰难的一步。所以我愿耐心等待。即使是这样，就我所得到的，也要向您表示无限的感激，哪怕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也没有。但一定会有行动跟上来的！我清楚我的目的，我肯定要达到！我如同一条豪华小船上的划桨者，虽然明白自己的目标，但距离还很远，至今还望不着，前面还有无数暗礁，周围也会有令人头晕目眩的漩涡、恶浪。请不要奇怪，划桨者尽管勇敢地注视着，心里也总还有几分不安。但是，他一刻也不会将手中的桨放下！我将沉着坚定，因为船上载着两条生命。令我犹豫不安的是，我必须在不愉快的情况下，同您那些最亲密的人较量。他们未曾想到，我也是你最亲昵的人。在这方面，我所依靠的，就是您的心了。凡是会让您痛心的事，我一定竭力避免。

我请求您，至少经常用您那天真无邪的回忆来让我高兴。为了不让您疲劳，我要结束我的信了。关于您健康的消息，我知道得也很少啊！怎样助您一臂之力呢？我还没有别的办法能帮助您，虽然我心中所盼的，就是愿您健康！

这封信的开头，没有写称呼。因为我感到，每个称呼对我而言，不是嫌冷淡，就是过于冒失。信的最后也没有落款。因为用什么样的落款，我至今还无把握。

书信二：

亲爱的，亲爱的特列西亚！

您善于将一个穷汉变成百万富翁。您没有想到您多么谦虚，您根本没有料到，在信中给了我什么样的礼物！我知道，您写信有困难，但我还是要再三恳求您，坐到写字台前，一封接着一封信地写。让您的信像黄金一样，洒在他那干枯的灵魂之中。我请求您，尽可能地写吧，不要去注意别的事情。不论您写什么，哪怕是人们最不关心的事，只要是与您相关，都会使我感兴趣，让我深受感动，因为那是出自您的手啊。这样，没有生命的东西，也会具有生命，一下子成为重要事情。假如我能坐在您的脚旁，我们周围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也会成为整个世界，您讲的每个字，也会在我心中激起千种思绪。现在，他的想象力无边无际，您可能会笑我在为自己编织奇异的梦。即使您可能讥笑那些梦，我也要对您倾诉。只要您乐意，我可以同您一起笑。我特别喜欢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请您回答。早上，您一定要开始讲述您的梦，而且要说明，为什么这么讲，不那么讲；为什么要发笑，或者为什么要忧伤；为什么这句话讲得快，另一句话又讲得慢。吃早饭时，您一定很累了，而且会感到奇怪，我提那么多问题，为什么一点也不疲劳。您要知道，您身边没有任何人会记录下您的每一小步，每一个字眼。这样，关于您，我知道的就太少了！几年来，我回避一切社交活动。现在却又发疯似

的寻找了解您情况的人们，同他们一起活动，听他们谈论您。可那些人只施舍给我一点点，刚刚开始谈到您，马上又缩回去。我又不能太引人注目，把话题引到您身上，只好不再说什么。可是我多么希望他们继续往下谈啊！

这回我有意到皮尔森[①]去，希望至少能从车厢中望您一眼。从布拉格到您住处的途中，我是迫不及待，后来还有些焦急不安。在布拉格时，天不作美，似乎去不了您那儿。尽管您也不顾一切，盼望我去，同您散步，好好聊一聊。您从年轻人的经验中已经明白，如果我们期待着什么特别教人欢欣的事时，是不惧怕任何障碍的。第三天下午，我失望而返。好在我奢望不大，不然也不会在布拉格停留了。那是个多么明朗迷人的下午啊。您的住宅和院子，全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一切都充满生机。可是，连一只鸟儿也见不到，周围显得那样宁静。只是有人说，"我们在那儿同特列西亚打靶子玩，那儿有两根柱子、哪个窗口我们呆过……"您看，我回到布拉格，并非一无所获，我的想象力多么丰富！

我如何能让您高兴，我能为您干点什么，请告之一二。我心甘情愿为您做点事，为您出点主意，但我到不了您身边，实在无可奈何。如果我离您近一点，就会知道一些情况，想出上百件可以为您效劳的事。可是我现在是一无所知，只能写点诗献给您，表达我对您的浓浓情意。但在这点上，我真害怕会使您感到腻味和恼怒。

① 捷克西部重镇，以机械和啤酒著称。

还有一个请求，不知行不行？如果您打算用您的签名使我感到幸福、请在签名的地方留下您的唇印，再加上您的芳名。

现在，我已不再请求什么了。我认为自己拥有神圣的权利将您拥抱在胸前！千百次地吻您——可惜只是思想上！

扬·聂鲁达

又，约瑟夫“大叔”答应带走我给您的信。可是他人走了，信没有捎去。这样，我可以将信放在身边，再补充写点什么。

我打听到，去意大利旅游，定在十月份。虽然略嫌早一点，但不碍事。但愿约瑟夫的经理处不要使我同您的会面成为泡影。当我得到您的同意，可以在途中同您相聚的时候，我真担心又出现什么障碍。可以肯定，不论有谁陪同，我也要加入这个旅游行列。

你、我的宇宙，特列西亚和意大利啊！我的神思已经飞翔起来了。这是多么完美的想法啊，怎能不马上付诸实施！

随信附上二月六日写的诗[①]。它证明约瑟夫未曾撒谎，诗一直在我这儿。我知道，那一天会让您产生忧伤的回忆。无论如何，我不能再使您增添痛苦。现在，一切都已冰释，回忆也不会引起悲伤了。

① 见书信后的附录。

但愿您不会说，诗，不过是诗。只有充满感情的心，诗一样的心，才能真正理解诗。而您的心，正是这样的呀！

再见！

书信三：

我热烈爱着的人儿！

男儿有泪不轻弹。至少从七岁那一年起，我就没有哭过。但有时候，我两眼感到火辣辣的，那是在许多伤心的或者愉快的印象累积在心头的时候。当然，常常同时伴随着许多不眠之夜。近来就时常出现这类现象。例如，我收到您的礼物的时候。约瑟夫想将您的礼物再整理一下，但我已不愿让宝物离手了，还是由我自己来整理吧。您的礼物又美又可爱，让我喜出望外。但我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因为我只要看它一下，眼睛就感到有压力，好像眼泪要夺眶而出了。亲爱的特列西亚！您操心，劳动，费了多大的劲啊。这种种想法，同那轻松的美感交织在一起。当我将您的礼品放到唇边的时候，仿佛在吻您的思想，您的灵魂！我深知您那天真无邪的富于感情的灵魂，可您自己并不十分了解。当您不注意的时候，我可是在观察您，注意您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当您坐在包厢的时候，仿佛剧场只为我一个人演出。因为舞台上不论讲什么，我都可以从您的表情上观察出来。如果我们相爱，就能从对方一个小小的动作看出一切，如同读一本书一样。但看书时须十分小心，不能让那些未经允许的人同我

们一起读，探听我们之间的重要机密。这就像一朵敏感的花儿，只属于您，只有您有权触摸它。我的机密对您才是透明的。

这些事，我可以给您谈几个星期，几个月。只要您允许我讲，那对我将是十分美好的时光。我曾经提醒过，请您在剧场不要接触那位偷偷地注意您并爱上您的冒失鬼。我真不愿谈这类事。我想让您开开心，来写我的自传吧，也就是我灵魂的历史，我什么时候愉快，什么时候伤心，怎样被鞭子抽得成熟起来，等等。我还想夸耀一番，我如何在没有任何资本和赞助的情况下，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因此，一切都得依靠自己。我也想发发牢骚，讲讲自己在斗争中如何被击败，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强大，如何在无能为力、无人关心的夜里，自己倒下了……我觉得，无能为力的状况，一直在折磨着我，笼罩着我，我没有法子解脱，终于被淹没了。因为既没有思想上，也没有感情上的动力，生活未给我提供任何东西。在那毫无希望之夜，是您的光辉照亮了我。您如同云端里的星星，在无限高的天际运行，一直遨游到我的上空。从现在起，我又有了新的思想了！但是，还不能让这种思想表现在太阳光下，我还想继续留在梦中，全身心地享受一下这种幸福！天使啊，您可以做我的救星，也可能让我灭亡！我要在您的鼓舞之下，为了人民的骄傲，干一番伟大的事业。为此，我只能感激您！我觉得我的力量增强了十倍。我勇敢的思想，如同云端的闪电出现。只需要您一次热烈的吻，我心上的石头就会落地，我心脏的跳动声就会让我和他人感到幸

福！您正值豆蔻年华，可以将我毁灭，也可以让我平步青云。

请原谅我啰嗦。我也想尽力避免。但只要有可能，我还要给您——我的生命，写下去。

您不去意大利了吗？到那儿有利于您的健康，会很好的！我认为，您已经把布拉格当成了意大利。只是您在这儿要多一些自由活动。不要因为一点微风，就将自己封锁起来！当然，您家的人不怕这种风。我希望我们的通信更活跃一些，可能这种活跃只来自一方，没有关系。如果您写起来吃力，那最好别写，还是让我来多写一点吧。请不要过多为我操心，多注意您自己的身体吧。您这样做了，我只会无限地感激您！

现寄上一首歌，奥蒂尔卡会唱给您听的。要是您不欣赏，那乐曲部分可不是我的责任，但歌词是我处于无希望的时候写的。请用一般的标准去衡量吧。我总是尽量避免将我辛酸苦涩的诗谱成曲子。我想让音乐给您带来舒畅。这件工作已完成，可以送到您手中了。当然，作曲者想也未想到，曲子为谁而作。

该结束这封信了。一直在思念您，写起来话就多了。好像我们很少有机会交流思想，因此一写就长。可能我还有些话没有讲。但我觉得，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常常在同样的地方，不期而遇。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相遇呢？那就是，我将您搂在怀里，接一个甜蜜的吻呢？

扬・聂鲁达

书信四：

亲爱的天使，您的病痛使我揪心。但是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情况肯定会好起来的。我已经有一种特殊的经历：不论什么时候，如果我遇到了愉快的事情，立刻就有辛酸苦涩的东西搀和进来；当痛苦到达极点的时候，又会出现幸福的转折。我现在得到了生活的钻石，但愿不会发生上述现象。我得到了您的爱情，这也许与我的命运不符，因而让您生一下病。您会痊愈的，坚强一点吧！您将成为您家庭的骄傲，继续像鲜花一样开放。我已在想，也许会有什么痛苦来干扰我的幸福。如果有人在我之前发现了您这位姣美可人的姑娘的话，我会有点嫉妒的。我乐意让全世界都赞美您，但又不希望任何人见到您。可爱的孩子，您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使我成为幸福的人，还是要给我关上所有通向幸福之门？这后一种可能性决不存在！即使您有时候忘记了我，仅仅对现有关系的回味也够我感到幸福的。我想，失去天堂，这种想法是不可理解的！请谅解我这没完没了的怀疑心，不过这也是从幸福生活的土壤里传出来的！

我耐心等待着往后黄金一般的日子。您不想让我现在去访问您。我理解您这个姑娘的感情，懂得您不同意的缘由，也认为还是不去为好。但不论怎样，我在思想上一直是同您在一起的，现在我大致能想象，您在干什么。奥蒂尔卡和约瑟夫给我谈了许多。您是否对我在干什么，也会感兴

趣？早上起来，就想念您，看书，写东西，都想念您。同别人谈话的时候，我一定要特别留心，以免同对您的思念搅混在一起；写东西的时候，写完以后一定要再三检查，是否因为不小心将“我爱您”的话也写进去了。深夜，每当我独自一人，回到城堡附近住处的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时刻。长长的一段路，无人打扰我，宛如梦境一般。那古老的石桥，小城广场宁静的楼房，不知为什么，使我格外感到亲切。如果您知道，一路上我的一切想象，怎么扩展成小说，而其中的主人公就是您，那该有多好！我将把这一切讲述给您听，看您如何回答。

我真想知道，您是否真要纠正我的想法。肯定不会！现在世界上，还没有比我所描述的您那可爱的灵魂和形象，更加光彩夺目，绚丽多姿！我知道，我不会错的！

请您谈谈您在想什么，哪怕一个简短的消息也成，如果您写东西有困难的话。我渴望听到您亲口讲话，这是我现在仅有的东西了。

热烈地吻您。

聂鲁达

又，这几天我将去捷克东部和北部，不知道离布拉格会有多久，可能一两个月。但约瑟夫一定会向我谈您的近况的。如果有必要，我会立刻从克尔科诺什①山区调头到贝

---

① 位于捷克北部边境地区。

龙[1]去的。请记住我吧！

附：献给特列西亚的诗

1865年2月6日诗

那是极其悲伤的回忆啊，
那是我痛苦漫长的黑夜！

我面色苍白，默默无言，
独自徘徊在河岸边。
冰冷的雪花纷纷飘下，
沾上了我的眼帘。
这本应是我生活的高峰，
在这夜晚，我大胆的梦应该再现。
但所有的幸福啊，
变成了悲伤的眷恋，
只有痛苦的漫漫长夜，
挡在我的眼前。

俯视下方，是沉睡冰冻的河流，
仰望上方，是深邃缥缈的天空。
我的内心啊，经受着痛苦的煎熬，
无垠的天地间啊，装不下我的悲痛。

---

① 布拉格西南部城市。

车水马龙，人影绰约，
但愿那马车里，有她的倩影浮动。
她的心啊，为幸福而颤抖，
我的天使啊，也许在暗自悲恸?

你的容颜，在我心中闪烁，
我的灵魂，见到了你多愁多病之身。
我的目光，投向你的床前，
你那报春花啊，今日格外光彩照人!
它照亮了整个世界，
高高地映出您的双眼。
你将那世界视为天堂，
那儿只有永恒的春天。

可那个世界啊，
并不似你的梦那样美。
你一点也不知晓，
你将为自己感到叹息。

我怀着一个忧伤的幻想：
你可爱的姐姐将出席舞会，
她佩戴珠宝鲜花，服装华丽，
可滚滚泪花，在她的眼眶里。
人人都感受到你的悲痛，

个个心里明白：欢乐已同你远离。
你心中蕴藏着欢欣后的痛苦，
你在暗自伤心落泪。
可你的眼泪，是颗颗白色珍珠，
你的呼吸，就是你暗自编成的，
忧伤的歌曲！

你年轻而又富有，
世界都拜倒在你面前。
我却站在远处，
感到辛酸，贫困，郁郁寡欢。

我只想吻你一次，
将你拥抱在胸前。
我那可怜的心啊，
走进坟墓也心甘。
但愿在我胸前，
能抚摸一次你的脸蛋。
让幸福与你同在，
我就听从上帝的裁判。

你赠我最美的花儿，
我的天使，
为何你除了美丽的玫瑰，

不愿以身相许？
你知道，阳光照耀爱情的时候，
花儿又值何物？
你的朱唇，就是百朵玫瑰，
你的眼睛，有紫罗兰数百株。
你身上开满了百合，
你的灵魂，更是花团锦簇。

我看到你脸部的悲伤，
你眼中晶莹的泪珠。
我已下定坚毅的决心，
为你迈出最勇敢的一步！
我再次回想起，
你的痛苦是那样隐蔽。
我愿作个天真的孩子，
痛痛快快为你哭泣！

走吧，亲爱的孩子，
让你的玉体稍事歇息。
让阳光照耀着你的心窝，
将手掌放在额部。

布拉格，罪孽深重的城市！
你折磨了可爱的灵魂，我的知己。

去吧，孩子，让布拉格明白：
没有你，它已不再美丽！

逝去的未婚妻

她死去了，但好像还活着，
目光还凝望着什么。
人们尚不理解，怅然若失。
巫婆来了，牧师来了，
为她洒圣水，为她哭泣。

第一夜，她躺在重病房，
昏迷不醒，在做梦、冥想。
她童年的女友来了，
曾与她朝夕相伴，
是位朝气蓬勃的姑娘。

女友给小灯加油，
为病人默默祈祷。
但她心头压抑啊，
越祈祷越悲伤。
午夜，幽灵前来呼唤，
守护神一样的姑娘，
已长眠地下，
不再同女友相傍。

午夜响起了钟声，
姑娘浑身颤栗。
面色如墙壁样惨白，
从太平间吃力地坐起。

“亲爱的小妹，
你没有死?”
“我已经死去了，
亲爱的小妮子!”
“你有什么伤心事?”
“我未能等到婚礼!
我无法生活在你们中间，
同年轻挚友在一起，
翩翩起舞，
跳到心满意足!”

“你没有死，我的亲爱的?”
“我已经死了，我的上帝!”
“你心上有什么难受?”
“我未能等到婚礼，
就过早离开了人世，
未尝到爱情的滋味，
没有同你拥枕而卧，
哪怕做一年的伴侣!”

"你没有死,亲爱的女儿?"
"我已经死了,我的母亲!"
"你心上有何难受?"
"我虚度了青春年华,
可恨的死神过早地把我带走。
我还没有同您一样,
自己成为母亲,
享受人间的至情!"

致安妮奇卡·吉茜

安妮奇卡·吉茜，聂鲁达表兄的女儿，美丽活泼，温柔多情，家住捷克西部。她17岁时，聂鲁达在她家与之相识，印象极深。两人开始交往，互通书信。聂鲁达同她家的大人小孩关系很好，对她萌发了爱情，感到自己有了新生的希望。但两人年龄相差悬殊(她21岁，他已43岁)，她后母反对两人相恋。聂鲁达渐渐冷静下来。虽然在书信和诗歌中热情表达和歌颂这种爱情，但又无可奈何地哀叹："太晚了！"两人后来保持友谊关系。她嫁与他人，聂则孑然一身，在怀念中衰老。

书信一：

亲爱的安妮奇卡！

谢谢你寄来你的玉照。你真是位好姑娘，给我寄照片。我望着你的面容，怎么回事，我是不是爱上你了？

还要衷心感谢你母亲给我照片。我很高兴，至少在照片上认识她了。她表情持重而和善。我相信我的看法没有错。请替我由衷地问她好。还有你的父亲。要知道，你们是所有亲戚中，最使我感到亲切的。

你在维也纳过得好吗？那里比布拉格要嘈杂一些，文明程度高，人们炫耀着财富，外国人多。我想，这些会使你头晕目眩，对吧。你去过维也纳剧院吗？很可能我也要去维也纳的。这样，我就能找到你，带领你玩。可是，情况变了，我依然坐在沉闷的布拉格，被拴在无法推卸的工作上。

谢谢你的信。你对我真好，非常好。你的信我会妥为保存的。

再一次问候你父母。

热烈地吻你。

你的叔叔

聂鲁达

1877 年×月×日

书信二：

亲爱的安妮奇卡！

你该安静下来了吧。很快又会习惯于家中的环境，重新归于平静，这对你是很好的。对布拉格的回忆，就你来说，可能像梦境一样。但愿它是美梦，金色的梦。我想，在这儿的五个月，你是幸福的，可能也很满意，就像一个年轻的灵魂那样满意。在你的回忆里，我也会被编织进去。亲爱的孩子，当你回想起布拉格时，不可能不同时想到我。这我知道。

不言而喻，我也在思念你。我真愿意同你在一起。你姣美可爱，真诚善良。我喜欢注视你那天真好奇的目光。你的目光对我是开放的，我可以自由地关心一个热爱我的小灵魂。你是那么谦虚，对一切都心怀感激。你来到了我这里，我也感激你！

我想马上给你写信到皮尔森。分别的时候，你哭了很久，还悄悄地说了一些我没有听懂的话。如果说的是感谢，我不想听；要是能够实现的愿望，那就请告诉我。可是我没有写信，——实际上是写了，没有寄出。我不想在你从布拉格回家的时候打扰你。

现在，你又坐在自己亲人们中间了，回答他们的提问。我想，他们一定向你提了许多问题。你可能在清理从布拉格寄去的东西吧。是否寄到了？我是星期四将全部物品装箱寄出的，但愿一点也未耽误，你也不会责备我办事不力。

昨天，孩子们观看了歌剧《娜龙》，你走了未看上。R小姐去了，我知道，你和她有感情。L夫人坐前排，R小姐在后排，真好！

我不知道如何对待孩子。我担心，你不在，他们不知道怎样同我相处。这时候，他们朝我走过来了，我们将一道去散步。然后我坐到桌旁给你写信，他们到隔壁房间看照片，玩耍。

我希望你保重身体，关心自己。最近，你在布拉格过得不怎么好。等我下次见到你的时候，愿你精力充沛，如同盛开的鲜花。我的孩子，你要是有什么揪心的事，我也会伤

心的。

给我来信吧，经常写，写多一点。我也会勤奋地给你写的，虽然不会很长。还有，别忘了，你每次回信，一定要写上，你在想念我。我知道，那不会是虚情假意的。

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和全家好。热烈地吻你！重复一句：你永远不要忘记，而且要相信：你在布拉格有一个忠实的灵魂，他只要力所能及，将永远乐意帮助你清除你人生旅途上的每一块顽石。

你的聂鲁达

1878 年 6 月 9 日

书信三：

亲爱的安妮奇卡！

你的小燕子像所有的燕子一样，定期飞来。同时你抱怨，我的信连一片纸也未飞去。

你知道吗，孩子，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又处在捷克喧闹纷扰的社会之中，每天都有大量的争论从天而降。这当然教我无法多写信了。我还担心给你写多了哩。你对此很不满意，我倒十分高兴。这说明你对我的情意，你的呼吸节奏已经均匀。这该不是逢场作戏吧？

你不在布拉格，应该高兴才是。这里逐渐变得让人难以

容忍。沉闷，炎热，不卫生。我也将想方设法，尽快躲到野外森林中去，稍事休息。但只要你们家的孩子在这儿，我是不会离开的。

他们学习真很用功。列琴卡因为操心事多，变得有些干枯了，像一只瘦小的海马。不知为什么，我总预感到，如果我离开布拉格，他们会出什么事。这可能只是我神经过敏。

明天我们很可能去观看全国彩票开彩。你预感到你会中彩吗？如果中了，请尽快告诉我。

小图书馆怎么样？你已经有了充分的安静，可以去享用了吧？再说一遍，如果想要什么书，只要告诉一声，我就给你寄去。

希尔达的字写得好极了。请告诉她，我赞扬她笔法熟练，字母写得很了不起。请吻她一下，她写得同我一样美了。

我想，你们都健康吧，母亲想必也如此。虽然你有点触犯了她。我盼着见你们所有的人。

你的沃林之行，你没有提及。我看那不过是一次形式上的访问。

你在那儿的亲戚，多如大海中的沙粒，请你不要多吻他们，给我留一点吧！

你的聂鲁达

书信四：

亲爱的安妮奇卡！

我想，你一定有了点什么事。昨天，我收到了一封十分真诚的长信。为什么你不给我写真诚的信呢？我对你一向是十分理解呀。你是个柔弱的小姑娘，每一个印象在你心灵上都会留下痕迹。你第一次出门，在外面遇到了许多你不习惯的人。主要是碰到了我。可我已经告诉过你，在这儿我将关照你们，首先是你。如果你忽略了对我的印象，没有满怀激情地想到我，那我就感到有些奇怪了。这并非我过于自负，而是我相信，如果善良的人们相聚，对一生都会产生影响的，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如此。你是我甜蜜的果子。我现在爱你，将来也爱你。任何时候，只要你幸福，我都与你共享；只要你需要，我就作你的支柱。尽管我们俩年龄相差很大，我总是能理解你，即使不是亲眼目睹发生了什么事，我也理解你。请你用我给予你的那种信任，对我讲话吧。像你这样的小姑娘，永远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心灵。

安妮奇卡，注意你的健康吧。让我再见到你的时候，能感到欣慰。你没有任何重大理由不满意。你如此年轻，对未来可寄予种种希望。但当你看到生活是那样丰富时，你还会感到惊讶的。到那时，你回想起现在对幸福的不信任感，会觉得可笑的。

你母亲寄来一个包裹，我喜出望外。请代我表示谢意，祝她永远健康。她同你相处融洽，这很好。

明天，孩子们的考试要结束了。为了不妨碍他们的学习，整整八天，我似乎没有照顾他们。昨天我参加完一个葬礼，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十分快活，所有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好像全没有了。可是你飞回家了！这几天，他们会感到空虚、难受的。只有当他们回去见到了你，才会恢复过来。别人不大理解你的地方，他们理解你。

为了不让你生气，不久我也要去的。这件事还未确定。但这很简单，一定得去，对吧？

衷心地问候你。

你的聂鲁达

1878 年 7 月 8 日

书信五：

亲爱的安妮奇卡！

你是不是病了？

我是带着令我兴奋的消息来的。《宇宙之歌》已在印行第二版了。十四天取得这样的成果，在我们这儿是前所未有的。

特列扎写信给我。我为她的信感到由衷的高兴。但请

别告诉她，她可能会害羞的，下次什么也不写了。是我自己启发她写的，你也有一份功劳吧。她的信真教我开心。她不知道自己在信里写了些什么。写完的时候，她一定十分得意吧。我给她提了十个问题，要她书面回答。她用三行字就交差了。我看了笑个不停，但不是恶意的。是她那天真可爱的劲儿引起我笑的。

我现在真倒霉。生别人的气，并不好。我是对我的一位友人生气，他就是L博士。他在剧院爱上了一位棕黄色头发的小姑娘。我把这个材料写进了小品文。现在有人来找我了。说什么地方有个女人，也是个小姑娘，我爱上她了。他们甚至直接质问我。我生气了，开始我觉得有点开心哩。这指的谁，难道还不清楚吗？

诚挚地向你致意！

你的聂鲁达

1878年11月

书信六：

亲爱的安妮奇卡！

很久没有给你去信了，整整有14天！这主要是因有许多未曾料到的事，而且越来越多。只有想方设法拖一拖，不然，一件事干完，人几乎要累垮了。

我几乎一直坐在家里。日子如同钟摆，永远那样地响着，而且总是一样的声音，一样的大小。如果一天不去两次编辑部，晚上不到酒馆呆一会，简直就不知道人们是些什么样子。不过在酒店我也只是从远处瞧瞧他们，一般我总是独自一人坐在桌旁，这样我感到特别舒服。

现在你跳舞了，这做得对。如果你生活过得乏味了，你家里的人也会难受的。对你来说总应该不时有所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不是很大。可是对我来说，需要的是封闭，安静。生活如江河之水，流动不息，多彩多姿。可惜，我们这里并非如此。我想到国外走走，看看人家的情况，但只是短期出访。不管捷克的景况如何艰难，我也不会长期离开，去寻求那热闹的世界。我土生土长在这儿，心与这块土地相连，那所有的批评指责，对我又算得了什么。

布拉格正值狂欢节，很热闹，比前些年还热闹。但如果你在这儿，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活动多一些。但还是人们熟悉的老一套，对有知识的人而言，全是些陈腐不堪的东西。

有些人当然很喜欢娱乐，但他们缺乏新的精神。

本周内将给孩子们寄去几件玩具。

最衷心地代我问候你爸爸、妈妈和大家！

你的聂鲁达

1879年2月16日

书信七：

亲爱的安妮奇卡！

这是对你的处罚，因为你说："我觉得，你已经不那么爱我了！"我是打算给你写信的，但没有写。我认为，你没有丝毫理由讲这样的话。你们这些女人呀，总以为别人没有拥抱你们，那就是不爱你们了。

繁忙的工作，告一段落了，不过事情还有，还在运转，但只是朝着一个方向，不那么分散了。这已经是不小的进步。我的作品，你很快可看到一些，有的则要在一年之内。我想，杂志你会不间断地收到的，至少我的邮包是寄出了，可能地址偶尔写得不清楚，没有寄到。不论什么人，什么事，只要出现一点混乱，立刻波及到我。

希尔达的风格，真是美得令人着迷。告诉她，我非常欣赏。那么个小个子，却有着无限的聪明才智！

你不想念布拉格的狂欢节吗？

诚挚地问候大家！

你的聂鲁达

1879 年 3 月 10 日

书信八：

亲爱的安妮奇卡！

我写这封信，真是一种休息。三周以来，我们单位的事，简直教我发疯。别的先生们在那儿无所事事，我一人做几个人的工作，连脑子都不够用了，呼吸也感到吃力。现在虽然没有多大好转，但“水位”已不再上涨，而是缓慢回落。我每时每刻都想念你。现在正是星期天下午，已经很晚了，我有半个小时，可以同你聊一聊。

你在几封信里都说，我为你做的高兴的事，要我永远不要感到后悔。这是什么话？你毕竟很清楚：诸如此类的话，教我多么不痛快！我为你干事，是出于对你的爱。这对我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事。可是你专门提起这些，我真感到不快。我不责备你，但是你要理解我。

请代为问候你爸爸、妈妈，特别是列西亚和维尔玛，谢谢他们的祝愿。列西亚说，她“还有一个希望”。让她快点告诉我吧。还要感谢你写的美好的信。

你问我，何时有新诗作出版。我亲爱的，要是我知道就好了！现在我似乎醉心于其他的什么事，没有写任何东西。编辑部杂事也多。我可能出版点作品，也可能什么都不出。这得在今后才能决定。目前，除了别的事，我要编三本小品。真不知道从何着手。

你们要闯舒马瓦山区[1]，我可毫无主张。对那儿的情况，我是一无所知。我认为，找一两位可靠的导游，一定会好一些，有用一些。你们那儿的夫人小姐常去舒马瓦山吗？

早日给我写信！

你的聂鲁达

1879年5月18日

书信九：

亲爱的安妮奇卡！

你没有来信。在舒马瓦山过得怎么样？天气还不错吧？你去了哪些地方？回去时身体可好？

今年，我真受了天气的惩罚。在比塞克[2]，下雨——尽管在那儿过了几天热情友好的日子——到萨克逊，还是下雨。我从一个驿站乘车到另一个驿站。住宿八天，付了两次费，两次逃离那监狱般的住地。最后我愤怒了，买票返回。那么美丽的值得歌颂的地方，真会在半夜宰人！

好了，门房正好进来，将你的信交给我。

你过得很好，我真高兴，为你感到欣慰！你果然是我可爱的安妮奇卡，真乖！请代我问候你全家和亲友。告诉他

---

① 位于捷克西南边陲。

② 捷克南部城市。

们，现在可以给我寄奶酪和蜂蜜了。

现在我又有点生气了。我不小心举了什么重东西，只有上帝知道，我在干什么。大夫给我检查了，怕肝脏有问题，据说平安无事，在擦一种充满怪味的药膏。尽管我恼怒，还是笑了。

衷心地祝你好！

你的聂鲁达

书信十：

亲爱的安妮奇卡！

很遗憾，你没有来！我多么喜欢迎接你啊！好，没有关系，反正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

我们这儿的天气真好。H 先生和 H 女士也在这里，H 女士为能早日见到你，非常高兴。

关于爱国主义问题，我还没有给你写过。一个女人，特别是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是否能理解，这是我所担心的。再说，这种信，一写就很长，我不大愿意写。

孩子，你也许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颇为特别的。爱国主义的感情，同宗教感情至少有某种相似之处。许多人都有这种感情，但不明白为什么。如果出现什么障碍，对某种事产生怀疑，那就可能出现一种狂热感。我说，我们应该

有许多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可惜这种人太少了，这方面的障碍太多了。

但是，爱国主义，并不像宗教感情那样虚无缥缈，而是非常纯洁的，明确的，自然的。我本来就出生在捷克，而每个人都热爱他成长壮大、焕发青春的地方。我是讲捷克语、用捷克语思考的母亲生下的。捷克语是我青春年华的语言，捷克思想，母亲的思想，是我最初的思想。而捷克语言和思想，就是给我以光明的最纯洁的诗篇。如果我不热爱捷克语言、道德和整个国家，那就对不起我的母亲，就好像我在用拳头痛打我亲生母亲的脸。

爱国主义，从家庭感情孕育出来。要别人尊重我，我首先应该自重。要获得他人的尊重，我应该尊重自己的家庭。我必须使自己的性格，全家人的性格尽可能臻于完善，使我和我的家庭在世界上发挥充分的作用。

一个家庭所讲的语言，思考问题的方法，所遵循的道德原则，是这个家庭的最主要的因素。只有在家庭这个自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别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假如我爱自己，爱家庭，那我必然对那些同我和我的家庭有着相同语言、道德观等的家庭，怀着同样深厚的感情。这样，我在城镇里就感到自己是它的公民，在民族中是它的一员。

反对我的人，企图让我离开爱国主义，将“人类性”置于“民族性”之上。真是可笑之至！如果我想真正为人类作点贡献，首先就应该教育好自己，掌握一些本领。如果全民族每个人都在争取什么，为什么而斗争，那对全人类肯定会作

出贡献。法国人发挥了法兰西的民族性，对全人类有了大贡献，意大利人是如此，德国人也是如此，等等。同样，捷克人曾经对人类历史有所贡献，推动了人类的进步。所以，人们认为，爱国主义，对所有民族，都有巨大价值。所以不论在何处，爱国主义被称为第一美德。每个人都应以爱国主义为荣。爱国主义对自己，对家庭，对民族，对全人类都有益。简而言之，对所有方面，都光荣，都有利。

认为爱国主义对小民族来说，不如对大民族那样有意义，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捷克民族从来就是小民族，但创出了自己的奇迹。难道作为个人，就不能有所作为吗？牛顿，但丁，歌德，不也是个人吗？哪怕是最小的民族——即使仅由十个人组成——也会产生这样的人物。今天，我们已经有许许多多杰出的捷克人，还会产生更多更多的杰出人物。“小民族”对此并无妨碍。还有人说，妇女无法像男人一样具有爱国主义。这不能一概而论。她们是柔弱一些，但在其自然感情上，比我们男人要强烈得多。姑且不说历史上那么多妇女表现了最出色的爱国主义。我在此只想指出，关于妇女不是爱国者的说法仅仅来源于德国。有的德国人说，妇女只是为了取悦于男人。让他去见上帝吧，让德国人去随意胡诌吧。我们看看，波兰妇女保持了爱国主义精神，闻名遐迩，可是男人们在那大不幸时期，精神萎靡。法国妇女也是如此。任何法国女人，即使嫁给鞑靼人，依然保持法国女人的本色。如果有人指责这一点，她们还觉得奇怪。所以，她们能成为最具反抗精神的母亲和女人。

爱国主义对我们来说，是生活的需要。只有为私利而背叛我们的人，才不希望我们成为爱国者，甚至不承认捷克民族的存在。对这种背叛行为，我们不屑一顾，嗤之以鼻！作为爱国者，并不是一个庸俗乏味的人，不是一个与人类社会不相容的人。当然，是德国人自己在我们这里造成人们不愿意与他们相处的状况。

你看，我写得真不少吧？但我认为，现在写这些，是我的责任，因为不知道今后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写。

我想，星期天我会去维也纳。这回我不愿意去。那儿的整个形势令我反感。即使去，也只作短暂停留，最多十四天。但对我的安妮奇卡写信来说，未免耽误太久了。

衷心地问候你。

你们大家的，特别是你的

聂鲁达

又，告诉你母亲，在维也纳有什么要办的，我乐意效劳。

注：这时我真大吃一惊！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看，玛丽亚九月八日的信，希尔达九月十七日的信，我竟然没有看！请代我向那些小猫们表示歉意！

聂鲁达

1879 年 9 月

书信十一：

亲爱的安妮奇卡！

准备过圣·约翰节，同时马上给你写信，还打算寄上一张照片。因为生病，没有办到，我那张老病交侵的照片还在这儿。

没有早日给你写信，事出有因。我不想打扰你。写信就是打扰。不过我感到欣慰的是，你并不太督促我。此外，写信对我来说，已成为很大的负担。

但现在我要祝贺你，不仅祝贺你的婚礼，也祝你今后幸福愉快。

亲爱的小姑娘，上帝祝福你和你的丈夫。

只要我一息尚存，将永远、完全是你们的忠实可靠的朋友，虽然我不会经常写信。

衷心向你们两人致意。

你的聂鲁达

1884 年 7 月 23 日

书信十二：

亲爱的安妮奇卡！

我在内心里拥抱你，祝你幸福！你最近一封信真教我高

兴！你不要以为，我会有一天不想你。当我听到了你丈夫的消息，说你们已经有了孩子，你也很平安，我真高兴，而且是出自内心的高兴。我知道，在你的幸福方面，如果还有欠缺的话，那就是少一个美丽健康的小孩。现在有了！我除了写信答复你，还想用别的方式，但我未能做到，也许以后会实现的。

关于你的家，经常给我点消息吧。我多方面让你受折磨，可能不会马上得到回信。写信得不到答复，在写信者一方会引起不愉快，他会感到，信是白写了，给盲人写了。可是你明白，你不是在给一位盲人写信。

请替我吻你的儿子，握你丈夫的手。

完全属于你的

聂鲁达

1884年×月7日

附：献给安妮奇卡的诗

我看到了春天的花儿，
我听到了民族的歌声。
一位小姑娘扑到我的胸膛。
她喃喃细语，又那样惊慌，
她如此甜蜜，又有几许悲伤，
那是为逝去的爱情，

缠绵惆怅。

那是夕阳般的爱情，
如同秋天的花香。
那朵朵白色小花啊，
像泪水滴在草地上。

最后的花儿哟，
也盼着青春的灵魂，
姑娘浓密的秀发，
还有那丰满美丽的胸膛。

我自豪地告别人世，
为爱情而死亡。
让姑娘为我敲起丧钟，
发出她银铃般带笑的声响。

请在你的小床上，
为我掘个坟墓，
大约六尺来长。
不要用松树的锯木屑
请把你金色的秀发铺上。
那柔软、亲密的墓地，
你的两眼在上面照亮。

你的朱唇如同盛开的玫瑰，
你的面容像天堂的花儿开放。

可你作为寡妇难以生活，
快来墓里躺在我身旁。
上帝赐予我们甜蜜的安息，
大地就是我们轻松的地方。

致友人书

致路得尼采镇工会主席塞麦拉德[1]

尊敬的先生！

现在我无法离开家，很不凑巧，今天也没有人能替我去电报局，我只好坐在桌旁，写信向您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并将此信送到邮局。

我出生于贫苦之家，来自工人阶级，毕生也是一个工人，我怎么能不对我们工人阶级满怀深情厚意！我离不开你们，希望你们将我当作自己人。我们终归是血肉相连啊！我的一切都属于你们。假如我有十次生命，我也会全部献给捷克的事业和捷克工人阶级。捷克历史上所有的真正光荣业绩，无一不是从底层产生。民族中任何新的发展，都仅仅来自人民。我们从下层成长，靠千万勤劳的劳动者成长，如同浩瀚的大海里一簇珊瑚。如果我们工人阶级永远充满民族精神，我们将迅速上升到人类海洋之上，像一座百花盛开的坚固的岛屿。我同你讲的，不是什么新颖的话。但是我知道，你们大家的想法同我是一样的。大家对民族的未来，充满唯一的，坚如磐石的希望。

---

① 聂鲁达的朋友。

再一次谢谢你们的问候。

您的忠实的

扬·聂鲁达

1884 年 10 月 19 日布拉格

致里比奇卡[①]

尊敬的先生！

收到您亲切的信，几乎一个月了，迟迟没有回信，主要想给您提供一些确切的情况，让您了解捷克文化历史书籍。很遗憾，现在布拉格好像没有捷克出版物似的。我真不知道，这样下去，捷克文学事业将会是什么样子。读者对新作品没有要求，离文学作品越来越远。对政治的一时狂热，就是人们精神上唯一的需要。这样，当然什么作品也产生不出来，读者将变得日益空虚，出版社也缺乏信心。销售作品，只顾一时的效益。尽管有的书有它的思想性，最多也不过印行一百册。这样，对出版社也难以依靠。写书的时候，连该书在作者去世后能否出版，也没有把握。我问过格雷格尔。他也十分谨慎，不愿直接提出建议。其他人也莫不如此。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点经营兴趣，相反都是忧心忡忡。我看这对文化团体也未必有利。还有，老年人限制青年人。如果没有这些情况，我想请您从自己的作品中，选一部分有趣的东西给我，我们自己来刊印，并不胜感激。您那受欢迎的文章《多布

---

① 维也纳法院官员，对捷克文化感兴趣。

勒尔》下期登出，再早已无法编入了。我们要讲全面筹划，不能只顾一时的效应。我们希望，您不会撤销对我们的支持。您的文章我们总是欢迎的。在这方面，很少有令人满意的作品。我们的原则是：宁可要优秀作品，也不要单纯为了补白凑数的文章。有何吩咐，请告，以便稿酬与您的大作相称。

致以诚挚崇高的敬意。

您的忠实的

聂鲁达

1866 年×月×日

致巴拉克[①]

亲爱的先生！

您说得对，花儿总是年轻的，姑娘的乳房总是像盛开的鲜花。如果有教养的年轻人不背弃理想，就会显示出诗的美。写下去吧。您有着青春般的火一样的热情。您辛勤创作并寄来的诗，我已拜读，同您一样感到高兴。您真正具有诗一样的激情。至于今后如何，我不敢妄加评论。激情，不过是激情。每一种艺术，每一首诗，都需要激情作为创作的起点。作品不仅要让人们产生激情，而且应该形成和谐的立体的完整印象。美学上是这么讲的，您当然知道。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成熟性。思想上要积累，成熟，要排除一切陈腐的东西，使新的形式臻于完善，富于感染力。诗歌创作，同每种艺术一样。这就需要时间。新的思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现成的思想，虽然也会有现成的形式，但这只是从通俗性来讲，而不是说艺术性。艺术性，也是逐步成熟的。不能迎合一切要求，不能创作公式化的作品。公式化，一定会落入俗套，令人生厌。请好好理解我的讲话。有的人时间充

---

① 青年诗人，得到聂鲁达的帮助和鼓励。

裕，写得很少；有的人不得不写，又无时间使作品提高完善，即使他有最高的自觉性也难以做到。就是说，要循序渐进，慢慢来！如果您有决心，又有创作冲动，何愁不能成为艺术家！假如您产生了厌倦情绪，最好把笔放下，让生活本身给您启示，再动手创作。

如果您在文学上有了更成熟的作品，我很乐意再次同您见面。现在，为了您的新思想，努力去探索新的形式吧。这对您将是有益无损的。如同一件玩具，您改进了，美化了，就完全不一样了。

您的聂鲁达

1869 年 3 月 7 日

致约瑟夫·里沃夫[1]

亲爱的里沃夫！

刚刚结束了名扬千古的阿克罗波利斯[2]的访问，现在从雅典给你写信。所以不要期望我会写出热情洋溢的信。如果说，人在这个地方可稍事休息的话，那就只能让你生气。全世界都不像希腊人那样擅长艺术创作。基督教徒只会用其圣徒丑陋的红裙子上的图案，装饰洁白的大理石。土耳其人出于统治欲望，将教堂庙宇破坏殆尽。英国人从他们那里盗走无数雕像，再帮助他们得到一点"自由"。剩下的文物，由巴伐利亚人运走，代价是让他们在那儿掌权。可是，世界上都责备希腊人奸险。这实在教人无法理解。

我给你写信，不过是出于个人目的。自离开布拉格以来，未看到一本布拉格杂志。这虽不教我难受，但我毕竟想读点有关那儿的社会政治和戏剧的新闻。如果你给我写一点，哪怕短小的东西，我也会高兴的。要是你现在坐下来写，写好马上寄出，我在亚历山大港就能收到。

---

① 布拉格剧院负责人，作曲家、歌唱家，曾为聂鲁达等捷克作家的诗谱曲，与聂友谊深厚。

② 希腊城市。

请代我问候你夫人，吻一吻莉特卡，这时候，橄榄树园和灌木丛的清香味吹进来了，真教人沉醉。很遗憾，你不在此，不能同我共呼吸。

你的聂鲁达

1870 年

致斯美塔纳[1]

通信一：

我亲爱的！

你的信让我非常难过[2]。请相信，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希望你过着无病痛的愉快生活。因为在你身上，体现了我们一部分金色的光辉。我们这里，值得尊敬的人那么少。你以你的声誉，在我们这儿得到数以万计的朋友。可你却那么亲切，谦虚和令人敬佩。如果说，你对别人很好，对我则更胜百倍。我在内心深处亲吻你，分担你的悲伤。

事情委实难以逆料！幸亏你具有乐观的性格，这肯定有助于你战胜因不幸而引起的不好影响。对你的不幸，我们深表同情。这种普遍的同情，当然不全是安慰，但总算是表达我们的一点心意。

---

① 斯美塔纳(1824—1884)，捷克最著名的音乐家，创作有歌剧《莉布谢》、《被出卖的新嫁娘》、《达利博尔》、交响诗《我的祖国》等。聂与之感情甚笃。

② 指斯美塔纳精神上患病。

你的建议在编委会被愉快接受。我和《莉布谢》歌剧组女声合唱团以及《达利博尔》剧组双手欢迎。这两个节目使我们剧院的成功得到了保证。

还准备创作什么，请动手吧，并告诉我们。偶然发生的底稿的丢失，我们一定予以补偿。因此，请写吧，写好了寄来。如果你不能马上来布拉格，编委会将同你协商。

谢谢你转达的问候，请代我向你尊敬的女儿和女婿转达我的敬意。

你的忠贞不渝的

扬·聂鲁达

1879 年 2 月

通信二：

亲爱的朋友！

首先，衷心感谢你的热情盛意。那两三部手稿我将采用，只需将它组合起来就可以了。几份稿子都很有趣，不过修辞上要稍加润色。这件事就请允许我来承担吧。

但是我要谈谈你来信的结尾，它可真有点让我伤心。这一切纯属误会，我又未及时亲自向你解释。但它还是使我难过，因为你将我看作是任性粗暴对待你的人。

此外，我要求向你作出解释和道歉的那些人，由于懒散

或其他原因，又没有办到。这就更加深了误解。

我两次想满足你的要求，并为此采取了一切措施。但当我收到你给《莉布谢》剧组说明书时，感到多么吃惊啊！朋友，真诚地讲，那是一种感到绝对空虚时的恐惧！只有像你这热情高涨的人，才能做出这种好事。但是，给予优美音乐的听众这样杂乱无章的说明书，只会削弱听众对音乐的印象。考虑到这种后果，真使我太为难了。请原谅，此外没有别的原因。

还有一点，那是今年的事。我向你承认，我准备的是三份说明书，而不是一份。有两份已经预约去付印了。但都是一般性的空泛之词。作者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而你所设想的说明书应该是明白易懂，富于立体感。可是，该由谁来起草呢？此外，恕我直言，根本不需要这样的说明书。我认为，有《塔博尔》①这个标题就够了。我一听到它，就全懂了，同我一样，其他人也会明白的，因为你的标题已说明了一切。说明书只会干扰崇拜你的那些听众。

我的亲爱的，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什么。我们谈通了这件事，很好。如果你将我当作一个对你不和善、不关心的人，那我会伤心的。对于你，我从来不是这种人。

---

① 15世纪捷克胡斯起义军的一个重要派别。斯美塔纳的交响诗《我的祖国》有一乐章即《塔博尔》。

紧握你的手,亲吻你,向你和其他的人致以友好的问候!

你的忠实的

聂鲁达

1880年7月13日

致扬·利耶尔[①]

尊敬的先生！

答复您的信，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来信看出您对文学和新闻工作，兴趣甚浓。您预言这对您将是件光荣的事业，我不得不坦诚相告。我给您谈我的想法，不涉及您才干的大小。即使您才华横溢，根据我自身的经验，必须向您指出，不要这么做。即使您干的不是作家的工作，您的才能也不会消失，它将给您以慰藉。您的非作家的职业，只会使您以后的文学创作更为充实，成为您的基础和支撑点。如今靠文学创作难以为生，这同 20 年前一样。新闻工作呢？处处人满为患。新闻工作这朵花，同最新的民族之花一起，开得很茂盛，新闻记者也跟着凑热闹。长此以往，我真不知道今后会是什么样子。我这并不是说，您的才能也因此会同其他人一样，萎缩下去。您知道什么是文学上的无产者吗？我可以为您列出一长串很有才华的人的名单，他们已经或正在向下陷落。估计情况会每况愈下。

我履行了我的责任。我答应在创作上一直帮助您。尽

① 利耶尔在外地做铁道技术工作，想从事文学创作，求助于聂鲁达，得到他多次帮助和指点；利耶尔经常深入体验生活，文学上颇有成就。

管您作为职员，也不要中辍创作。

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聂鲁达

致斯瓦托普鲁克·切赫[①]

书信一：

亲爱的切赫先生！

首先同您亲切握手并亲吻您。您答应在诗刊方面同我合作。十二月底，《鲁米拉》杂志将出第一期，时间极为紧迫，马上要准备材料和编排了。

您有现成作品，请给我寄来。一句话，愿寄什么，悉听尊便。对我来说，最喜欢的是叙事诗，——为了使刊物显得活跃——长短不论。其次为小说，讽刺小品等。有其他作品，您认为适合的，也请寄来。另外，请问您打算写什么，何时完稿，盼告，我好早作准备。

您的稿费，将尽量从优，还可提前支付，这我可以保证。

我盼着您到达布拉格的消息。望早赐回音。寄到《民族

① 切赫(1846—1908)，捷克著名爱国主义诗人，著有长诗《奴隶之歌》，小说集《菩提树影下》等。

报》编辑部即可。

您的朋友
聂鲁达
1872 年

书信二：

亲爱的朋友！

衷心感谢您的承诺。这真教人高兴。我最关注的是让《诗歌谈》丛书的工作顺利进行。只要健康许可，我将竭尽全力，如同其他事情一样。如果第一批书出得好，就继续往下出。但必须让最优秀的人来参与我们的工作。我想这是至关重要的。

那就在一月底吧。估计您的作品将列为第二本。我想安排作第一本，但必须要我自己动手。我的诗集《叙事诗与浪漫曲》为第一本，但分量太轻了，只有16篇，是《诗歌谈》丛书中最少的，我都感到不好意思。要是我身体好，想尽快赶出几篇。可是很遗憾，我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工作量。

拙作让您满意了，我很高兴。至于作品的题目，您换上一个就可以了。

大作不必邮寄。按您的指定，我去取好了。

致以诚挚的问候！

您的聂鲁达

1882 年 12 月 16 日

致卡·瓦·莱斯[①]

尊敬的先生！

感谢您寄来的信和印刷品。说实话，对您印给我的文章，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但对一个勤于思考的人讲话，可不能像对无法理解的人那样。但我有点担心，我讲的一切，只是空泛的议论。

请相信我，当人们不承认我的时候，我是最自由自在的。心理学家说："被人理解，那就是你感觉到，你一定走得很远，你应该做得更好。"心理学家说得对。自我批评，是我的支柱。但是我的主要支柱，是对工作孜孜不倦的努力和兴趣。我必须写作，歌唱，等等。这样，我就感到称心如意。没有劳动，我无法生存。我自己意识到这一点。这不是什么"功劳"。我最反对谈论功劳。虽然我能做到很出色，让人称赞。我们作家不过是笼中的小鸟。我们歌唱，是为了自己轻松愉快；我诙谐戏谑，是为了自我开心。可人们以为，我们是在为他们歌唱，为他们插科打诨。谁凭义务勉强去工作，那他从

---

① 莱斯(1859—1926)，捷克作家，写农村题材，称聂鲁达为民族诗人的典范。

一开始就追求功劳。最好不要这样，它不会产生任何像样的结果。

但是，最终的承认和赞赏，我并不是不关心。然而我承认，受到称赞时，我总要出一身冷汗，内心感到不舒服。说对此完全漠不关心，那只是故意卖弄，很不顺手自然。首先，我是个真正的捷克人。人们欣赏我的作品，这是捷克的光荣。作为捷克人，我感到高兴。其次，我工作多年，如果我不想知道，我的劳动是否全是枉然，徒费精力，那也是说不通的。

从这个观点上讲，我感激像您那样的讲话。

还想补充一点，希望每个作家只表现自己的个性。即使显得肤浅些，那至少是作者的本色，而从这里面将会有好的文学作品产生的。不言而喻，堪同其他文学媲美的纯正的捷克文学，只能由此产生。

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忠实的聂鲁达

1879 年 9 月 10 日布拉格

致尤利乌斯·格雷格尔[1]

书信一：

我亲爱的朋友！

请想办法让单位尽快给我寄点钱，我急等着用，没有法子，我坐卧不安。

布拉格，本月房租50金币。我又病着。东西都在涨价，连小费也不例外。药品，医疗，食物，无一例外。

如你不给我答复，我可以找别人。记者协会提出要我的稿件，报酬甚丰。我有权这样做。我给协会交了不少钱，为它筹措资金。目前协会已拥有四万金币，这都是我们的劳动果实，可是尽归他人所有！这不是它对我的支持，是我的权利。当然，如果你有异议——不过我不这么想——我也可以作罢，再视情况另找活路。不过请给我一个友好的回答，告诉我一点信息，哪怕一个字也行。你知道，有时候是需要帮忙的。两年来，我在这儿开销已经很多了。

---

① 捷克政治家和记者，业务上同聂鲁达有交往。

下雨了，秋风萧瑟，气温不断下降。床上除被子以外，还要加条毯子。

正好收到了你亲切的信。昨晚给你写了几句。你已经知道，我需要什么。淋巴腺炎已趋好转。大夫说，如果我进食多一点，可能好得更快一些。可是，近三个星期以来，我吃的全是流质，对其他食品没有口味。可以捎点东西来我尝尝，不过要问一下，是否准许我吃。由此可以看出，我仍在病中。一场重病尚未痊愈，我已是骨瘦如柴了。

医生刚才说，要是早点去布拉格，情况要好得多。但我看，只要我没有足够的气力，恐怕难以成行。车上颠簸，两次转火车，再改乘马车，还要爬上四楼，七个小时的路程，这不行。以前，我不愿躺在医院的时候，大夫总是说："不这样，医院将把您送出去！"我等着瞧吧。

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的聂鲁达

1882 年

书信二：

亲爱的尤利乌斯！

听说你想为文学干点事，这很好！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是上帝迫使你干的，那还是为我摆脱掉吧，我只会感激你的。

你了解文学，据说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假如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委员会就会对你说：由我们自己来写，自己来安排，大家要仔细认真，有始有终。这样也不成，因为搞理论的委员会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接着，上帝老爷就会扩大我们的刊物，认为只用我们这几个人就够了。你知道，我大约给你提过20次，刊物收不到稿件，版面上毫无办法。而重大的事，又将我们撇在一边。我说的话，决不是告状。你知道，我有生以来从未控告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以致沉默已使我感到厌恶，遭受损失。但事实就是如此。三个星期，一行字也没有收到。我在编辑部门交一篇小品文给排字工人时，说："我不能无缘无故为上帝老爷干事，我不愿抱怨尤利乌斯先生！"那位工人说："我们能工作的地方都没有，能干出什么事！"那个人讲得对，你也无法改造那个地方。但我又能干得了什么，能承担什么责任！

绝对严格的批评，在我们这里还无法展开。由于我们的政治，作家和人事关系，那样做会出现不良现象。这些你都很清楚。剩下的问题就是你自己如何写出好的作品。宽容的僵死的东西，读者是不会感兴趣的。有些作者写不出辛辣尖锐而又富于感情的作品，遣词用字功夫不深，思想不新颖，只能写些空洞无物的东西。这样的人到处都有，五花八门。他们其实应该坐下来，好好读书，然后再写作。同时，要与作家，编辑部保持联系。

我也许可以做到用自己的作品去感动读者，但又常常办不到，难以静坐下来读书，写东西。一个星期可凑成一篇小

品，但是又经常生病。结果是，五年来我很少读捷克诗，小说根本未涉及。这就是说，对文学状况我已不大了解。同作家也没有联系，不知道该同谁谈些什么。其他方面就更无从提起了。

假如我是你，能决定问题，我就会得出以下结论：向政治刊物投稿，撰写长篇大论的书籍介绍，即是政治上消极时期，刊物还有足够篇幅时候的事。现在地方上积极性下降，订户不足两万，我们就无法扩大刊物。还有，栏目一定要减少，由懂新闻技术的来管理和校对。其他刊物也陷入困境。怎么办？实行小型化，也写简要的书评，由编辑部的人来写，要写得巧妙，有艺术性。为了提高质量，全体编辑都应参与，我也愿意鼎力相助，承担一部分工作。

当然，首先要你本人同意这些想法，将它变为自己的主张，因为我不愿提出自己的建议，以免有人以为我要将工作推到别人肩上。

如果我能像当初那样满腔热情地去干，我将会多么幸福啊！

我认为，提出我的建议，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无人向我垂询。

请原谅我的冗长的信。你在干什么，给我点消息吧。就此搁笔。

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的聂鲁达

1887 年 1 月 13 日

致谢姆贝拉[①]

书信一：

亲爱的朋友！

你给我信的回答，当然不会有比我所了解的更多的内容。我只想按照我的看法，向你指出一些已成为多余的事情，讲述一些令我痛心的事情。我知道，你完全理解我的感情，如同我理解你由于突发事件所陷入的困境一样。也许你会承认，你的悲观情绪十分强烈。我有时也因为绝望而感到神经颤栗。这只能激起人的忧伤感情。但是你知道，那裸露的神经需要治疗。我心灵深处确信——你了解我，知道我讲的什么，这决不是有利于我的事——只要你听我讲的知心话，你就会接受我的观点。因为你具有细腻的感情，热爱自己的事业。这我一直是了解的。我们两人相识，不同于他人。我们彼此了解内心，因而成为挚友。所以我不知道，有

① 谢姆贝拉，从事文化工作，有爱国主义思想，聂鲁达之挚友，相互通信达数百封。

什么东西能破坏我们的友情，为什么我们不能推心置腹，坦诚相待，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你，有些事令人痛心疾首！来信证明，你是理解我的。今后我对你的行为，也会深信不疑。

你讲得很对，有时候我对捷克的未来感到没有希望。这完全是因为，我目睹我们民族现在掌握在什么人手中，这些人将我们民族引导到何等不道德的境地。这种不道德尽管只是政治上的错误，但却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人们赞扬不道德行为，疯狂地反对忠诚的人。这些人当然毫无道理。可是在我们周围，一个极其强大的世界正在崛起，我们不得不同一个过于强大的，富裕的，有文化的和坚强团结的民族较量！是的，如果小民族的热情不受到压抑，这个民族在道义上很坚强，我也不会为小民族的未来担忧，我可能会增强对我们民族的信任，而不是相信大斯拉夫主义[①]。我可能会更加相信，民族，只能自己靠自己。不仅要相信本民族，而且要有直接的坚定的信念！我还认为，不能总是让别人打击我们的理智。应该提倡政治上的道义性和新的热情，让其早日成为现实！

你的忠实的

聂鲁达

1875年×月×日

---

① 指泛斯拉夫主义，即依靠俄罗斯甚至沙皇联合各斯拉夫民族，求得“解放”。

书信二：

亲爱的朋友！

早上一起来，我就浏览报纸。每当我回到家里，马上就往桌上看；传达员进来，我就看她的手里；附近遇到邮递员，就问问他，有信没有。可是没有你的任何信件！这就是说，你不在维也纳，又去进行旅行疗养了。我真羡慕你。有时你出差，也无忧无虑，兴致勃勃。我也想改变一下环境，改善我的健康，但难以如愿。我总是感到一种沉闷气氛。过去，你在旅途中，至少要来信问候一番，这次却没有。我并不想责备你。但你回去看到我的信后，请马上给我写几行字，行吗？我非常需要你友好的安慰我的语言。此外，请注意地址，现在我给你写信，明天可能到不了你手中。我必须给你写信，借此来缓解和轻松一下。这种轻松感觉别处是得不到的。我这些话，已经写过一次，后来搁下了。我怕人家指责我软弱，还担心你会笑我。我写的字很小，因为我感到要说的话太多了。

我仿佛在内心里将脑袋依在你的胸前，直视着你的双眼。请别取笑我，我是有几分软弱，你不会笑我吧？我感觉很不好，常常激动，发抖，全身颤栗，两手发热，干燥，脑袋懵懵懂懂，胃神经灼痛，坐着的时候，两腿也发抖，脉搏每分钟跳动 64 至 90 次。不知怎么回事？可怕的精神紧张。当然，从现在起，我也可以不强调这些。但你是一位优秀的观察

家。希望你不要看出我那与日俱增的伤感情绪。可是这种情绪有增无减，实在可怕。一种没有穷尽的恐惧感控制着我，仿佛是大祸临头，一切将坠落在我的头上。并不是说我时时刻刻都有这种感觉。但一出现就持续几个小时，挥之不去。同时我还不得不工作，必须工作。这实在无法可想。我认为，安静，对我会有所帮助。但现在我连想也无法去想。大夫说，需要去农村和洗冷水浴。遗憾的是，现在还不是进行这类活动的时候。我食不甘味，睡不安席，总觉得会出什么事，心头十分痛苦。

我希望我的机体能战胜它。类似的情况曾出现过一次。有一回，一件与我毫无关系的丑闻，闹得我心神不宁，扰乱了我的神经系统。你肯定记得，当时我产生病态式的幻觉。自那以后，由于我们这里的绝妙状况，我的健康从未有过几个月的良好境遇，病情时有发生。不过我总算了解了发病的原因。这一次，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扪心自问，冥思苦索，也难以明白就里。不过我的情况并没有恶化，某些方面还有好转。由于尽力节省，已偿付了部分债务。编辑部的形势也比过去明朗，刊物发行顺利，尤利乌斯又变得彬彬有礼，偶尔还显得有些亲切。同其他人的关系也还过得去，没有出现问题。但我还得有所准备。我写的东西，他们可能扔进纸篓。至于我的影响是大是小，表现是好是坏，我倒无所谓。不过，操心事太多了，似乎没有尽时。加之我又太轻信他人。因此，我担心健康还会出毛病。

有人讲，工作超负荷了。也许是。这大概就是我生活的

总结。长期以来，都是如此。这是教人最不痛快的。上帝呀，我欢乐幸福的时刻是那么稀少！看看其他的人，我真像一个衣衫褴褛的穷汉。除了母爱，我几乎没有领略到女性的爱！对过去的回忆，我也是十分暗淡。工作中有过愉快吗？是的，工作曾给我愉快。但是，我心中的花朵，不断遭到人们践踏，这使我备感痛苦。我当然希望，我们事业上的挫折只是暂时的。你要知道，我的整个心灵，都同工作密不可分啊！工作上不成功，使我步步艰难，全部生活变得痛苦辛酸，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所剩下的只有友谊了。真正的朋友我有三位。列夫在许多问题上不理解我，家庭生活使他完全脱离了大家，有时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不见一面。斯拉德科夫斯基呢，是的，他是个台柱，但很冷淡，像冰一样冷淡，而且他已经离开我们了。剩下的就是你。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想让你明白，你对我意味着什么，就是为了感激你为我的心灵所做的事。这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你总是我唯一信赖的人，是我枯燥生活中的灵药。我感到最糟糕的时候，就往你那儿跑。当我走得筋疲力尽，对自己的人生旅途感冷漠淡然的时候，你的一句问候就令我心花怒放。你的友情像阳光一样照亮着我走的路，使我感到如同朝露的滋润，太阳的温暖。你从不需要我什么，但你是我的朋友。可能你根本不知道，对我来说，你意味着什么。

说不定你会笑我老了，变得软弱了。但是我认为，在离开人世以前，将这些告诉你，是我的神圣职责。现在，我大概

不畏惧死亡了，但是我现在并不期待着死。对于死亡，我淡然视之。不过现在一定得将以上的话告诉你。过去我写过一次，但由于不好意思，就把它放下了。我生性不喜欢找朋友。我发现了你，似乎就像男人发现了自己的妻子一样。从1863年你向我致以衷心的问候时起，我们的灵魂就交织在一起了。有时候，你也给我造成痛苦。但我总能够透视到你那诚实心灵的最深处。因为那颗心，我无限地喜欢你。你根本不知道，两次在你那儿逗留，我是多么感激你！就是在展览会期间和前年那两次。我与你，息息相关——我真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那两次，我真好像从危险的漩涡，到达了坚固的堡垒，感到完全的平静和充分的安全。后来，当我同你在你父亲那里吃午饭的时候，我又一次有了类似的感觉，你母亲端上最可口的菜肴，让我品尝，你父亲以真诚的热情谈他的发明，当时我是那么轻松自如，就像在我自己的母亲身旁一样，仿佛我周围的浓雾刹那间全消散了。我多么希望在那儿一直坐到第二天啊！

请不要用类似我这样的语气给我写回信。

亲吻你。

你的聂鲁达

1880年4月21日

致奥多伦卡[①]

书信一：

尊敬的夫人！

您对我的小品文总是感受良多，我真高兴！现寄上我的作品一组，当然还只是第一集。您可能已读到它出版的消息，但很遗憾，装订晚了一点，现在才能寄出一包。请收下，供您一笑。

我真羡慕您在乡下的住处。你真幸运，脱离了布拉格这个泥潭。捷克的社会生活已深深地陷入其中。一个正直的人，生活在这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中，是多么难以容忍，要创作，就更困难了。我不愿打扰您那田园诗般的生活。但这里乌烟浊浪也许会喷射到布拉格以外很远的地方。谁知道，您是否也会有所感觉。

但愿您和全家都好，请向我真挚的朋友致意！我很思念

---

① 奥多伦卡和丈夫罗伯特同是聂鲁达的朋友。罗伯特从事文化工作，不幸去世。奥多伦卡与聂鲁达保持友谊，相互通信。

您，现在我几乎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聂鲁达

1876 年 5 月 5 日布拉格

书信二：

尊敬的朋友！

您知道，我们现在正站立在已掘好了的坟墓上。这一点，大家都明白。您同我们一样清楚，悲惨的事是一定会发生的。但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们还是感到非常惊讶。老的经验就是如此：每当我们失去亲人的时候，总是难以置信。是的，罗伯特本人也知道他那无可挽回的命运。但为了您，他装作不大相信的样子。他自己所感觉到的，他并未讲出来。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了高尚的品德。在对您的细心照顾上，也是如此。

我不会安慰您。我能讲出什么，让您的心灵深处不感到孤独呢？我知道罗伯特的为人。您明白，您失去了什么样的丈夫，我们失去了什么样的朋友！像他那样纯洁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太少了，少得令人绝望！

请问，您为什么特别要求我将我自己对罗伯特的友好的爱心，同样也献给您？您曾经是否怀疑过，我这种友爱之情，

同样也属于您？您是否对这种友爱，深信不疑，还是犹疑不定？我恳求你，决不要犹犹豫豫！任何时候，我都是您的顾问，您的助手。我一定这样做，就看您是否信赖我。

我感到，您在弗拉西姆①不会逗留很久，很可能去赫鲁吉姆②，然后转来，对吧？请好好教育您的女儿。在您返回布拉格途中，我很可能见到你们两人。至于葬礼，我不大愿意去。假如说我不能去，那是谎话。我这个人爱动感情。想回避这一点，务请原谅我。

一旦您感到心宽一点时，尽快给我来信吧。多写一点，将您生活的一切都告诉我。

您忠实的

聂鲁达

1877 年 3 月 7 日

书信三：

尊敬的朋友！

我回信迟了，原因是到维也纳出席一位友人的纪念活动，这让我失去了一周的时间，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烦恼。

是的，我一定得劝劝您。因为您倾诉衷情的时候，总有

---

① 位于布拉格东南的城市。

② 捷克中部城市。

几分羞涩。您写这封信，至少可以使自己缓解一下。假如我不关心与您命运有关的每件事情，假如我不接近您的思想和感情的圈子，您将作何感想？您知道，我就是这么一种人，对感情的细微末节，十分敏感。目前，您在感情上正处于悲痛的洪流之中，每件小事，就是一层巨浪。假如您再感到不好意思，我可要生气了。请写吧，尽快尽多地写吧，要不断地写。我将把这些当作自家的事，细心聆听。

您在弗拉西姆要住到本月底吧？您很繁忙。您让女儿脱离了危险，这很好。假如您心情好，请在布拉格住几天。这是我的建议。在这里，我将尽力帮助您摆脱痛苦。不过我不知道这个建议是否恰当。因为您最需要的是平静，无论如何，不宜为现在的思绪所困扰。

希望您的悲伤渐渐平息。赫鲁吉姆城在这方面会对您有所帮助。不过我还是希望您早日离开那儿，不必有什么留恋。

但愿您减少操劳。不过这样的时候，您的操心事肯定最多了。

盼早日来信，多写一点。有什么愿望，请告诉我。

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忠实的

聂鲁达

1877 年 3 月 25 日　布拉格

书信四：

尊敬的朋友！

您提的什么问题啊！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回答，写长信又有困难。但我要坦率告诉您，在这方面您曾给我造成了什么样的印象。

我从来没有观察出您缺乏感情，有什么冷漠的表现。您性格活跃，就不会表现冷淡。我开始见到您的时候，您是一个倔强，带有几分娇气的孩子，但有自己的性格，值得研究一番。后来，从一系列表现中看出，您不仅富于感情，而且是温柔细腻的感情。正因为您真诚自然，才使我产生了兴趣。我想，从情感方面讲，您是可以接近的，当然我还难以肯定。您记得您那次访问我时，又有些害怕罗伯特的情景吗？那也许是在调整激动的感情吧？您的感情从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形之于外。这就是讲分寸、有教养的表现。但首先是真诚，这是您性格的基础。有的人因为要造成表面印象，表现往往不真实。他们同时还要求别人也这么做。您不会撒谎，表里如一，保持自己的个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所有的话。如果我们能在一起，就这个题目促膝谈心，可能会说得更多。

您现在要过“单身”生活吗？决不能够！那种生活不是彻夜不眠，在卧室用早餐，而是百无聊赖。但我们捷克的情况是，有的人在这种生活中，也善于恣意纵情。但如果您以

“单身”生活自诩，那我倒要看看您到布拉格时的情况。

您到布拉格以后，我会尽快见到您。对此我深信不疑。如果哪方面需要我帮助，就请抛弃一切羞怯畏缩的想法吧。那是不必要的，对我们有理智的人来说，那是毫无意义的。不论何时，您感到有需要，请坐下来给我写信吧，我愿做一个真正的人，乐意同您交往。

祝您生活幸福，请接受我诚挚的问候！

对您满怀敬意的忠实的

聂鲁达

游 记

在巴黎圣母院高塔上的遐想

巴黎，是我所向往的地方，幻想中的迷宫，历史悠久而又永葆青春，既教人诅咒，又值得祝福。人们千百次地呼叫你美丽的名字：巴黎！我沿着圣母院的阶梯，匆匆忙忙向塔上登去，几乎连喘气也来不及。我扶栏而上，想一眼看透这全用石头砌成的生动神奇的迷宫。

我举目遥望，楼房如海，高高的雪拉兹神甫公墓，隐隐约约在那远处。城市边缘，是一片墓地和废墟，似乎标志着生气勃勃的精神活动之后的沉思默想。烟雾缭绕的地平线上，有一条狭长的深色地带。它表明，海洋般的建筑群，也总有个尽头。

一阵阵如同大瀑布似的冲击声从下面传来，那是塞纳河，像一条晶莹的缎带，曲折蜿蜒地穿过一座座大桥。塞纳河水流湍急，喧闹声传到这里，显得更为洪亮，更富于生命力。它那滚滚洪流，震撼着巴黎，由此扩散到全世界。有人说，如果将巴黎的街道连起来，一直可通到奥格斯堡[①]，这当然可理解。巴黎，是法兰西的中枢和心脏，是伟大民族的

① 位于德国巴伐利亚。

摇篮。

法国的历史与文学，尤其是小说，举世闻名。我第一次访问巴黎的印象，可谓包罗万象，十分强烈。我选择了圣母院的塔顶，实在侥幸！圣母院位于城市中心部位，永不停息的凉风吹拂着人们的脸。从塔上可以看到金色的阳光和阴影，如何掠过巴黎市。它那色彩的变幻，就是法国历史一幅最好的缩影。我们仿佛从中看到了无数相似的镜头，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正冲击着我们记忆的闸门。罗马帝国统治的伟大时代，历史王朝，专制时期，共和国，波拿巴称帝，复辟……一代又一代，如同过眼烟云。

我们伫立于塞纳河岛上。那儿曾经是罗马人的营地。圣母院这片地方，过去为多神教教堂，直到 12 世纪末，才奠定了基督教的基础。圣母院上方，是花岗石雕成的幻梦中的恶魔，基督教象征性作品，它还体现了建筑师本人的想象与幽默。500 多年来，它经受了雨水的冲刷和风暴的袭击。下面，工人正在完成和修缮献给拿破仑的教堂。这说明，我们的时代，尽管宗教感情已经发生动摇，人们对基督教艺术和文物，仍有相当的感受和欣赏力。圣母院高塔的巨钟，在多少次节日和暴风雨般的时刻，都发出了洪亮深沉的响声。

塔的下方，我们看到，有一块未受到改良和变革影响的地方，依然屹立着古老的屋宇，歌唱古代不幸爱情遭遇的舞台。从另一面望去，是荒凉的古城废墟，是作家欧根·苏[1]描

---

① 英国小说家，著有《巴黎的秘密》。

写巴黎凶杀与偷盗作品的场所。在拆除因这位作家而闻名的“白羊酒店”时，还发现了14具尸骨。附近有一个古老的太平间，里面陈放着几具无名尸体。再朝前走，是巴黎法院，从前和现在，都在这儿审判罪犯。

古城正在拆除，有的部分已经毁掉，古老的巴黎正在消失。一切均按当权者的指令行事，要让巴黎变得更美，同时使巴黎人有事可做。凡是经过土伊勒利王宫的人，无不注目于那里的圆柱，上面以深色字母镌刻着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法国武器，正享有充分的声誉；法国军队，是真正的民族之军。但土伊勒利宫上又明白地写着：“非军人退伍者之宫”。

朝北望去，拿破仑一世的墓，高高耸起。显赫一时的世界风云人物的尸骨，在大理石棺之中，已腐烂成灰。一束神秘的光，通过黄色玻璃窗，照射在棺墓之上。满脸皱纹、面黄肌瘦、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常常在墓前徘徊凭吊。这就是“伟大军队”所留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幸存者。精致的花园，有一座祭坛，安放着皇帝陛下的塑像。教堂里，飘扬着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旗帜。开阔的庭院，摆着从世界各地运来的大炮，还有中国、土耳其、克里米亚等地的铜钟。有一门大炮上，刻着这样的话：“国王最后的武器”。大炮是供国王、共和国和皇帝使用的。最后一次鸣炮是在庆祝庶民胜利的前夕。

再往前，属于爱·丽舍宫的范围，真是美极了！耸入云际的高塔，庄严雄伟的凯旋门，显示着拿破仑军队的光荣。

从它的上面，可俯瞰四周，甚至能看到爱·丽舍宫附近的行人登上台阶，观看皇后肖像的情景。还可以遥望城市的另一端，巴士底监狱所在地，七月事件[①]雕像上站立着的金色天使，大风似乎正吹得她手指头打颤。

朝代不断更迭，统治方式在改变，政变频繁。办公大楼里，没有更换的大概只有传达人员，办公室主任和那从窗口挂出去的熏黑了的三色旗。这三色旗，是多变的法国历史的一根红线。不论是王朝，共和国，还是帝国，主要关心的事，就是让法兰西旗帜永远闪耀着光芒。

许多人将法国的不稳定、轻率和卤莽，归咎于变动和更替过多。谁这样看待这个民族，只需要从远处，或坐在林荫道旁瞧一眼就行了；如果只是浮光掠影，走马看花，虽然也会感到这儿的生活丰富多彩，但却未了解其深刻的内涵，只是像饮了浓烈的香槟酒一样感到沉醉。要知道，法国人注重的，首先是生活，并不是专讲抽象、专门提出理论体系，而是让它们付诸实践。为此，不惜为理论流血牺牲。正是基于这一点，法国人才充分享受他们的生活。在这方面，谁能不羡慕呢！他们的生活，好像永远不散的宴席。通过精制的食品和饮料，机智幽默地尽情享受，有时发生争吵。当然，偶尔也轰走主人。主人的名字就叫国王、总统，或者别的什么。但当翻开历史书时，处处可看到法国人的光荣业绩。世界名人词典中，许多人就来自法国。

---

① 指 1830 年 7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法国人在自己的世界中，是富足的。他们的历史伟大，辉煌，文学作品丰富，艺术和科学也不例外。法国的土地，为他们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在时装方面，世界各地像猴子似的模仿它。从这方面讲，巴黎不过是一个代表。但是它太富裕了，它拥有知识分子和工人所必需的一切。这里的人物各式各样。有的人终生在画室度过，有的人天天在王宫漫步，测量那数不清的圆柱。法国人到国外，在各地都可以发现懂得他们的道德和语言的人。而外国人访问法国，首先也要了解它的道德、语言和历史。

法国的教育史同它的政治史一样丰富多彩。生活发展迅速，内容充实。在法国，一切都结晶定型得如此迅速。曾几何时，法国人同希腊人、罗马人以及西班牙人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望尘莫及。但他们很快掌握了教育。基督教精神和明确的无神论，修道院式的禁欲主义和否定节操与羞耻的概念，高度的贵族化和最严格的民主，矫揉造作和自然美，田园诗和神话，这一切汇合成为一个新的特殊世界。而巴黎则是这个世界的最大结晶体。

街头的母亲

是的，关于本年度的妇女时装，我几乎一个字也没有写。理由是，对我们男人的无情冲击尚未到来，我们正准备对付这第一次可怕的冲击。巴黎气象学家预测，这种打击将是很凶的。巴黎的妇女，头上已戴着金色礼帽，其实是用草编成的，再以某种化合物镀上一层金色。帽上别着一只神鸟，或者一束鲜花。帽檐宛如淡淡的一层云彩。头戴这种礼帽，就仿佛头顶上环绕着一道金色的光环。

妇女的打扮，真是花枝招展。礼帽的顶部，似乎有花朵纷纷下落。胸前是朵鲜艳的玫瑰。双肩上也插着花儿。阳伞的穗带，有花儿飘动。衣衫，腰间，处处花儿满枝。

这种装饰，对我并无多大吸引力。我所注意的，是城市街头妇女的另一种美。我说的不是那些由青少年子女伴陪着的母亲，而是携带着婴儿——人类的蓓蕾那样的母亲。进行这样的观察，真可谓其乐无穷！当然，不是每一位母亲都带着这样的生命之花在街头漫步，这种花儿也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但有的母亲却有，并随时随地尽情地欣赏她的小花。当我想看熠熠生辉的脸庞，就去观察那些幸福的母亲。一旦见到了如此幸运的母亲，也就可以了解她的全部性格

了。从与她同行的小妹妹或小弟弟身上，你也能很好地观察那年轻的母亲。婴儿哭闹的时候，最好进行观察了：小妹妹总是羞答答地跑到一边，母亲则嗔怒、埋怨，止步不前，束手无策。人类花朵的伟大如此不同，他们的母亲的欢乐和骄傲又多么千差万别啊！

保姆抱着用洁白绒毯包着的婴儿，穿着淡雅而有风度的母亲跟在身后，那样庄重，那样自豪。她胸前别着胸饰，上面是一幅男子的头像。过路的人将头像同小孩一比，准会献殷勤说："长得太像了！"——这时，母亲感到似乎受了侮辱，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由他去胡乱地比较吧。她径直朝前走，两眼注视着伏在保姆肩上东张西望的孩子。对小孩的每个动作，表情、眨眼，她都极感兴趣。只要小孩转身对她一笑，母亲脸上立刻会泛起随时准备好的一丝微笑，并且对着孩子眨眨眼，翘翘嘴唇，还高兴地说："啊，小心肝，你在看什么？"孩子终于又笑了，她简直乐得不知如何是好，说："喂，你快看看，宝宝又笑了！"保姆只好停下来看一眼。多么漫不经心的保姆啊！大城市这个世界，街头的生活，母亲是不关心的。但只要哪辆车子嘎吱一响，她就紧张得死劲抓住保姆的肩膀，盯着孩子。

孩子长大一点了，无需保姆同行，由母亲自己牵着。这时，她的神态要镇静得多，那股天真的稚气消失了，表现出一种庄重感。孩子则怯生生地迈着摇晃的步子，母亲另一只手拿着糖果或鲜花，左右张望，领略大都会的印象。突然，她俯身下去，亲吻小孩丝绒般的脸蛋。她们继续走着。一位陌生

人停下来低声说:“多么漂亮的孩子啊!”这时候,母亲的头一动不动,脸上却闪起太阳般的光辉,眼神显得更活跃。行人无话可说,也要对着孩子亲昵一番,低声讲点什么。慢慢地,孩子有几分倔劲了,不那么驯服,要自己独立行动了。母亲放开手,跟着孩子慢慢地走着,有时要小孩停住。她一直向孩子伸着手,看那位小王子或小公主是否愿意来握住它。母亲缓步在前面走的时候,不时回头张望。她步履优美轻盈,像跳舞一样。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仿佛一位跳玛祖尔舞的人,紧盯着舞伴一样。你走到她身旁,向她问好。可她只顾以舞蹈般的动作向前走着,根本没有看见你,也没有听到你的问候。当母亲处于母性欢乐时期的时候,孩子准会像蜜糖一样。不论多么爱打扮的妇女,总是将孩子装扮得更加俏美。通常有这种情况:两位带有不为人察觉的傲气的妇女相遇,其中一位会突然将头转过去,另一位则仔细打量对方的装束。如果她们是两位母亲,各自带着孩子。有一位也会调头注视另一个孩子的衣着打扮。今年,儿童时兴的服装为蓝色,孩子们仿佛是自蔚蓝天空下降的小天使。

劳动者阶级的妇女给丈夫送饭,筋疲力尽,只好坐在一座雕像下休息。她背着的两岁女孩,在路上睡着了。母亲的肩上感到越来越沉重。她坐下来,望着熟睡的孩子。母亲没有戴帽子,女孩头上有顶小帽,当然是又便宜、又粗糙,不过上面也别着彩带和花枝。“为什么我的小宝贝不能穿时髦的衣服?”她看了看女儿,突然移动身子,去吻孩子容光焕发的脸颊。你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我不禁出自内心地感叹

道，在我看来，每一位母亲都是美丽动人的，她头上虽然没戴礼帽，但却闪耀着金色的光辉。你赶快画下她那圣母般的面容吧，但请不要添上一道神圣的光环！这时候，母亲振作了一下，喃喃地说："你真是我的小心肝！"她抱起孩子就走。是担心孩子出事，还是为了尽快让孩子的爸爸感觉到，这一顿粗茶淡饭，同王宫的山珍海味一样可口？傍晚，她又把女儿抱到工厂门前，等着爸爸下班出来，将孩子交给他。父亲接过孩子。他那整天与齿轮斧子打交道的疲惫的双手，这时又感到有几分活力了。

最贫困阶层的妇女走过来了。这是对冷漠和自私的人类最沉痛的控诉。她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和对正义的信念，两眼充满悲伤、疲惫和茫然的神情，给人一种无限伤感的强烈印象。她的身躯，像大病初愈似的憔悴无力，褴褛的衣服，像蜘蛛网般地抖动。婴儿偎依在她怀里，全身也用破布片裹着。但是人们还是感到，孩子比母亲所穿的要略胜一筹。在路上，母亲不时望一望孩子。她眼中没有一丝光辉。不过她也会躬下身子，亲吻孩子灰白的脸儿。但她唇边没有细语，脸上不见笑容，不过也没有叹息。她，贫苦的圣母，比拉斐尔[①]所画的圣母，显得更为崇高！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代表作有《西斯廷圣母》等。

苏丹[①]和他的宫殿

“苏丹!”从孩提时代起,这个字眼就激起我们种种奇特的想法和无比的羡慕。幻想之中,我们仿佛见到了天堂般的花园,大理石宫殿,金色的栏杆。处处都是多如沙粒的钻石和珍珠。听到远处传来神秘的弦乐声,喷泉的哗哗声,山雀的啾鸣声。还看到了闪着光辉的眼睛,荡漾着微笑的珊瑚般的朱唇。宫女们比天使还美丽。我们感觉到有个权力无边的统治者,他只要一颔首,人的生命就会了结。他踩着奴隶们的脖子。为了娱乐,他发出战争杀戮的旨意。从那专制王朝,我们体会到权力的无限性,也感觉到它不过是过眼烟云。当我们讲“奥斯曼苏丹”的时候,我们的幻想达到顶峰。对我们来说,那幻想的美的中心就在于“后宫”。

但这“后宫”实际上怎么样?任何其他统治者的宫宇官邸,都不如它美,不如它富丽堂皇。它一面是金角湾,一面是白海。上面是阶梯式平台。各种风格的宫宇,紧紧相连。神话般美丽的亭阁,临驾于大海之上。数百年的古柏树下,货摊点点。大片的花园,鲜花永开不败。庭院里铺着平滑的

① 伊斯兰教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瓷砖。长颈鹿在参天古树下，自如而又庄重地踱步。可是，处处是坟墓一样的沉寂。连土耳其哨兵也只是低声地发出口令。如果有外国人放声大笑，人们会转头注视他，导游也会捂着嘴示意，保持肃静。统治者苏丹们早已迁入到现代化的宫里去了。只有在重大节日和登基时，才驾临此处。但苏丹宫依然是整个穆斯林世界最著名的地方之一。这里有圣室，安葬着奥斯曼帝国行政区的长官，陈列着圣旗。这圣旗曾经作为苏丹最亲密的女预言家帐篷的帷幔，也是帝国和信仰处于危机时刻具有魔力的护卫。此外，这里还有穆罕默德的道袍，胡须和一颗牙齿。那是在一次战斗中被人打落的。大天使迦百列率三千天兵支援，才脱离险境。当然这不是凡人所能看到的。在一块方形的石灰墙上，还留有预言家的足迹。

不信教的人，到不了那神圣的地方，教徒去的也很少。穿过不甚精美的奥斯曼帝国之门，所见到的事物，就不大吸引人了。我们参观了从前的拜谒大厅，窗上粘着密密麻麻的纸条。右边站立着国外来的人，他们不得靠近。门的后面，是为失宠者准备的行刑架。王位和刑场在一起，实在有些奇怪！进入图书馆，里面陈列着数百卷《古兰经》。有的装帧实在精美。天真的导游说："有一些连阿訇也不会读。"在博物馆，可见到他们的祖先运来的其大无比的鼓，还有过去每天晚上用来封锁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铁链。旁边又有新式步枪，是从起义军那儿缴获的，上面还沾着淡淡的血迹！穿过武器库，地上，墙上，有数以百计的枪支、战旗，上面

可留着黑山和保加利亚起义者的鲜血！往前走穿过宫殿二院的回廊，看到一座已不再使用但颇有兴趣的厨房，没有烟囱，而是用帷幕盖着。这儿为整个宫廷和参观者，还有穷苦人和卫队准备过食品。每星期五午祷之后，苏丹都要驾临第二庭院北面的亭台。卫队布置在对面的回廊上，等待苏丹赐给剩余的米粥。他们使用锃亮的大锅，并通过领受米粥的行动，表示他们是否满意。当他们奉旨领取米粥，而卫队成员一个也不动的时候，就必须调查卫队的意见。如果苏丹十分强大，就会将不满者交给刽子手，砍头处死。但常常是卫队获胜，苏丹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不论是要钱，还是要某位大臣的脑袋，都得准奏。如果苏丹本人受到怀疑，如奥斯曼二世要解散卫队，就失去了王位宝座。卫队对王位的更迭，很感兴趣，因为每位新的苏丹登基，都会赏给他们大量的金银财宝。

后来，苏丹不再惧怕那厉害的卫队了。因为卫队人数不多，有的来自小亚细亚，也有从欧洲抓来的。历史学家赞扬他们骁勇强悍。但后来变得有些野蛮。苏丹终于要清算他们了。他保留卫队，同时训练自己的士兵，还鼓动人民反对卫队，将神职人员争取到自己方面。卫队预感到情况不妙。1826 年 6 月 15 日深夜，他们将锅炉运到阿特梅丹肉市。凌晨，他们准备暴动的时候，对付他们的苏丹士兵早有戒备，神职人员举起圣旗，整个君士坦丁堡都动起来了。卫队队员有的在兵营被烧死，有的在街头被砍死。这是一场残忍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从那时起，阿特梅丹荒芜人烟，如同沙漠。

卫队成员的痕迹荡然无存了。被毁的兵营废墟成了个特殊的博物馆，在那儿可看到他们的木雕、武器和服装等。

宫廷庭院的回廊已空无一人。苏丹已经迁走，卫队也无踪影。“杀人犯”、“民众屠杀者”，还有苏丹应得的种种光荣称号，都记录在那里。苏丹住在金角湾对岸，或者在博斯普鲁斯。他拥有几座金碧辉煌、极为华丽的宫殿。苏丹信这样的迷信：“只要你还在建造宫殿，你就不会离开人世。”所以，每位苏丹至少要建一座宫殿。一座建成了，紧接着建第二座。按理说，他们应优先建造清真寺，但多数宁可为自己和王室造宫殿和地下陵墓。人民分文无有，多尔马巴泽一座宫殿耗资七千万，苏丹是不在乎的。他本人也不知道，建一座宫殿耗费多少。当他询问的时候，大臣随意禀奏：584 法郎。这可是连图纸费也不够啊！

多尔马巴泽，是个很广很响亮的名字。但它的意思不过是一座“漂亮的花园”。它位于海边，附近矗立着所谓“摇篮石”夏宫，建筑风格富于幻想，同时又有文艺复兴时过于冷峻的风格。有人认为是兼有非洲格调的罗科科式。还有一座宫殿为意大利式。简而言之，所有南方的风格融为一体，虽然不很匀称，但色彩斑斓，教人看了身心为之一爽。宫殿旁边，为长长的院落。嵌有珠宝的栏杆，大理石台阶，将宫殿与大海相隔。居民遥望沧海，其乐无穷。如果我们从远处瞭望多尔马巴泽宫，它显得很长，仅三层楼，倒映在如同镜子的海里，给人以雄伟的印象。据说，该宫殿内部有真正的奇迹，至今君士坦丁堡还流传说，那儿的拱顶镶嵌着无数的红宝石，

吊灯上燃着一万只蜡烛，有埃及式的疗养浴亭，墙上装饰着壁画，价值一千五百万两黄金，等等。

穆斯林统治者在这居住。他饲养小鸡，宰火鸡，做梦，打盹，全部生活不过是一场游戏。有一天，他心血来潮，认为宫殿全部墙壁一律要画上树木，要尽快完成，而且要"偷偷地"去画。这位统治者最喜欢让人觉得出其不意。这样，他就像儿童一样心满意足。他的办公室全部铺着带花的壁纸。他外出散步，糊墙工人很快将房间糊上壁纸，只是将纸倒过来，花儿根部朝上。统治者见了，龙颜大悦。所有的工人必须掌握准时刻。他的裁缝无事就睡大觉，也许在宫里要等上十天，才能领到干活的旨意。统治者在政策上走多么远，这是容易猜测的。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对黑山获得胜利之后，他想在欧洲发动一场宗教战争。据说，一位名叫弗阿得的大臣背叛了他，未能得逞。可惜呀。统治者只有靠在内廷同宫女调笑、饮酒和抄写《古兰经》，来消磨时光。每位苏丹，一生至少必须抄写一份《古兰经》。天使伽伯列在神圣之夜，将穆罕默德的《古兰经》同天堂的原本进行对照。出于礼貌，同时对苏丹的手抄本进行校对。苏丹最喜爱的娱乐，就是同女人逗乐。多尔马巴泽宫有可供四百名妇女居住的场所。我们看到的是迁移到亚洲那一边的夏宫[①]。在一个镀金并绘有神鸟的长廊上，一次就坐有 20 名宫女，有的低声细语，有的欢笑。身穿雪白服装的船夫划着桨，船在我们身旁，行驶如箭。我

① 伊斯坦布尔，横跨欧亚两洲。

们简直看不清，那些宫女是怎样年轻和美貌。她们登岸以后，很明显不愿回到宫墙之内，而是在岸上跑来走去。但是，黑人太监不让她们玩，一下都驱赶到一个小院门里去了。

星期五那天，苏丹骑马或乘船，驾幸清真寺。作为外国人，我们想利用此机会，目睹他的尊容，因此都往下朝着宫殿走去。宫前大道上，人流如潮。多数为波兰流亡者组成的警察，维持秩序。十字铁门打开了。门前门后，士兵林立，他们实际上是经过挑选的军官，从头到脚全是金色装饰，个个胖得臃肿不堪。没有好久，奏起了军乐。王子乘马车在前，随后是骑着马的苏丹。他们身着深蓝色礼服，不算十分豪华，只是红色头巾上别着一颗大钻石。人们在音乐声中呼喊。苏丹径直朝前走，毫无答谢的表示。

苏丹，中等身材，显得肥胖；脸是圆的、又黄又肿。两眼下陷、毫无光泽。整个面部，如死尸一样冰冷，看不出一根热情的血管，眼睛没有任何思想的闪光。

只要看看苏丹的面部，你就会懂得前面讲的“584 法郎”了。

东方[1]随笔

一、坟墓和墓地

只有航行在辽阔大海上的人，才将死者装入麻袋，系上铁锤，扔进海里。尸体立刻无影无踪，找不到安葬之处了。尽管在航海地图上会用铅笔标上一个点点，将其视为从天上陨落的一颗永恒的星星，但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民族不怀念自己逝去的先辈。这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标志。数千年来，人们将亲人安放在墓中。如今我们再去瞻仰一番，看个究竟。

美洲土著居民为逝去的亲人挖一座坟墓，让他们有个安息之地，有时还去凭吊、哭泣。这同我们先辈的做法并无二致。

亚洲的鞑靼人，至今仍将尸体葬于山崖墓地，同一千多年前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山、基督教徒在罗马地下的墓林一

① “东方”在此指小亚细亚和中、近东。下同。

样。坟墓，古尸，可谓遍及全世界。无数地方的石墓、石棺，证明人类对逝者的怀念与爱心。关注坟墓，是人类的本性，不分宗教区别。宗教明确要求将坟墓当作最重要的事。埃及人生命旅途短暂，将死亡也作为自己的生活，为死者建造一座又一座城市，给他们的国王建立高耸入云的金字塔。

但是，任何地方，也不像穆斯林世界那样，对坟墓和墓地充满着爱的感情。在穆罕默德以前，已是如此。先知又通过自己的语言，使这种爱变得更为神圣。有一回，他在夜间赶赴麦地那南部墓地，为死者祈祷："愿你等幸福！你们，墓地的居民，比活着的人景况更好。"每位到墓地的穆斯林，后来都重复这句话。全世界没有比穆斯林规模更大、更完整、更有趣的墓地了。

穆斯林世界的特殊墓地，早已有之。它如同后来的陵墓。有的为单独的坟墓，有的是墓群。土耳其和阿拉伯各部族对坟墓十分重视，用宗教方式处理遗体，建穆斯林式建筑，用奥斯曼的装饰，使坟墓具有一种典型的美的形式。当然，这是为最富裕的人，首先是统治者修建的。世界著名的有开罗的哈里发墓，君士坦丁堡、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墓。是的，坟墓一直发展到印度，最著名的有莫卧儿陵、泰姬陵等。诗人们用诗篇歌诵帝王宠姬的豪华陵墓。有的陵墓建在四季常青的花园，在神圣的亚穆纳河边。河水歌唱一样地"流过大理石门栏，环绕着充满爱的坟墓"。

开罗的哈里发墓已经荒芜，外层剥落。但君士坦丁堡的陵墓至今仍旧同奥斯曼统治者一样，处于兴旺时期。它们一

般靠近清真寺，面朝着麦加的方向，表明这儿安葬的死者已经走上了前往先知那里的道路。在君士坦丁堡，除了苏丹及其王室，豪门富户也建有自己的陵墓，当然，最豪华的仍然是苏丹陵。除了清真寺和大喷泉，这些陵墓就是城市最著名的建筑艺术装饰。其风格各不相同，有的纯粹为土耳其式，有的为意大利和希腊混合式，有的类似小小的清真寺，但不带塔尖，有的像一座巨大的喷水池。它的主要部分是精美的拱顶，高得令人难以想象。窗户甚多，嵌的是彩色玻璃，上面有绚丽的网状花纹。四周有高墙，外面为林荫道。院里散发着玫瑰的清香。较远处有城墙和古堡守护着。最为壮观的是苏丹索里曼、马赫穆德二世和女苏丹古埃尔纳尔的陵墓。

我们敲了一座陵墓的门。不一会，听到了钥匙的叮当声。一位身穿白袍，戴绿色头巾的老者为我们开门，和蔼地向我们致意，在前面带路，显然想要点小费。走过精心铺着黄沙的大院，穿过郁郁葱葱的花园，进入一座前厅，感到阴森森的，地面铺着芦苇。老人将苏丹用过的古钟指给我们看。随后，要我们脱去皮鞋，进入陵墓。

一座高大空旷的墓展现在我们眼前，冷气逼人，人影晃动。地板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上嵌着土耳其金字，挂有油灯。驼鸟彩蛋，用丝线系在顶上。往前走，是一排排石棺，苏丹同他的母亲和所有的孩子都安息在这儿。棺材全朝向西南，对着麦加。

最大的一部在棺下，安葬着苏丹。棺材为四方形，顶上却是六边形，里面空无一物。用绡花的丝绸包着棺墓。上面

有金线绣的文字，记载死者的姓氏和事迹。一座用珍珠装饰的雪松十字架将棺材同其他的墓隔开。还有头巾上光芒四射的钻石，价值连城。如果王储也安葬在这里，头巾上也有钻石和白鹭的羽毛，这是王子的象征。别的棺材则小而简陋。这儿安葬着一位妇女，只剩下两条头巾，棺材已经没有了。

棺材前方，一般放着条凳，陈列苏丹亲手抄录的《古兰经》。此外，还有其他纪念物。如有一座墓中摆着麦加清真寺的小模型，精致美观。周围为四四方方的空地。有个角落里，有一座古老的著名天房[①]似的建筑。据传是亚当奠基。七座分开的不规则的塔尖，形成一个整体，如同一座清真寺。这是唯一的一座建有七座塔尖的“清真寺”。

坟墓的出现，十分迅速。有时一夜就得增加几座。继塞利姆之后登基的穆拉德三世，第一个晚上即传旨杀害了他的五个兄弟。全都葬于塞利姆二世的陵墓中。这位穆拉德三世在墓中摆设了许多祭品，还常常在此诵读《古兰经》，以拯救他们的灵魂。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三世表现更为出色。他兄弟更多。一次趁机处死了七个兄弟，他们的棺材安放在父亲旁边。后来，他还杀害了亲生儿子马哈穆德，连他的母亲也被扔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对我们来说，东方普通的公墓，比所有统治者的陵墓当

---

① 中国伊斯兰教对克尔白的别称，内有天使神。原为麦加“圣寺”内一座方形石殿。

然要有意义得多。这些公墓,差别非常之大。如土耳其和阿拉伯之间,相差就十分悬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为石墓或沙丘。沙漠的特点,印在所有的事物上。人,白色住宅,圈起来的土地,坟墓,都具有沙漠的特点。而小亚细亚,土耳其欧洲部分,则为南方的潮湿国家,有较多的绿色植被,连墓地也呈现出绿色。开罗的墓地,介乎城市和沙漠之间,连灌木丛也没有。沙漠渐渐扩展,开罗的坟墓也在无限增加,连市区也有了,同生活密不可分。土耳其人在每座新坟上栽种柏树。坟地不断扩大,栽种的树渐渐成为片片森林。阿拉伯的墓地,宛如一片白骨,在嘲笑人生;又像贪婪的大口,在吞噬一切。土耳其的公墓,是散步的好去处。从坟墓上来看,阿拉伯人如同垂暮的老者,土耳其人则是血气方刚的壮汉。

伊斯兰教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完全正确的话:“坟墓是世界上唯一长存的事物。”时光流逝,死者在墓中静静地长眠,只要雨水不侵蚀,风暴不吹散它最后一颗沙粒,它就将永存。人不敢侵犯坟墓。谁被埋葬了,就会永远平安。在这里,不像在我国那样,有什么七年之后的赎罪轮回,墓碑上也不会出现像巴黎公墓上那样奇怪的碑文,什么“暂时妥协”,“急流勇退”之类。这里的人也根本不知道合葬,从未有过两具尸体安葬在一起的事,每具尸体各有其墓。这样,墓地无限扩张,有的占地半平方英里,繁茂的柏树已形成大片美丽的森林。马车后来不得不另辟新道,行人也只好穿过树林和石头地了。

我优先叙述君士坦丁堡世界最大的墓地,它又大又多。

如果不是最终发布了不准在市区的楼房和花园附近埋葬的禁令，活着的人就只好给死去的人腾让地方了。只要你在市区街道上行走，随时可见到拆除的墙壁内的私人小坟墓。过去的花园，早已被萧萧的柏树和石墓占据了。但居民的住处依旧舒适，甚至更舒适。死亡，他们并不恐惧，他们平静地等待着自己的大限时刻。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狱，只知道有通往幸福王国的道路。富有的土耳其人愿意在靠近墓地之处购置住宅，为的是经常看到其生命的短促。男男女女，也常到这儿散步，坐在石头上煮咖啡，聊天，似乎已做好准备，离进入坟墓之日，已为期不远了。人们最乐意安葬在君士坦丁堡的公墓，因为它位于亚洲，更加神圣，对未来也更有信心，比基督教徒强多了。不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墓地，而且都是那样风景如画，那样热闹活跃。基督教徒的墓地，十分森严拘谨。犹太人的墓地，大而不当，没有一棵树，不开一朵花，只盖上一块五角石板实在没有可观的东西。

土耳其人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像对丧葬那样匆忙。只要有谁一死，马上就给他洗净，放在木板上，用衣服裹盖着，亲朋好友将木板抬在肩上，以最快的速度走向墓地。送殡的人群也不耽误，不表示怜惜，否则就是不尊敬死者。因为死亡就是幸福呀！他们将尸体抬进墓中，头朝向麦加，手掌靠近两耳，仿佛在祈祷。然后迅速用泥土掩埋，以免死者难受。牧师向死者提几个问题，当然不会有回答，这就等于默认了。亲友们道一声“阿门”，纷纷离去，让死者安息。

每座墓都立有墓碑。穷苦人至少有两根石柱，高的超过

头顶，低的只及腿部；或者只有涂了色的木头柱。富户人家，坟墓用石墙围着，但法律规定，不许将墓完全挡住。要有一个洞孔，供天使进出。还有一个小孔，让亲人往里面注入牛奶和香水。但为时不久，那些洞孔就只有雨水流入，供墓地里的鸟群饮用。鸟类，尤其是鸽子，在土耳其墓地上威力不小。对伊斯兰教而言，鸟是神圣的。埃及的老人相信，灵魂化为鸟儿去看望尸体。土耳其人也相信类似的说法。因为穆罕默德在同代人那儿发现了信仰，并视为自己的信仰。他教导说，殉道者的灵魂，进入绿色鸟的体内，以鸟的形态，啜饮天河之水。

更昂贵一些的墓碑，并不特别高，一般离地三英尺。白色大理石棺，上面无覆盖物，不用柱子，头部旁边为大理石板，一英尺宽，上面装饰有画和黄金。顶部的图案表示人的脑袋，上面画有头巾。妇女的墓旁有一块板，上面刻有荷花，葡萄，贝壳。一根柱子，绘有花的图案。最富有者的墓，常常像一个精制的笼子，装饰华丽，有镀金的栏杆围着整个坟墓，周围盛开着玫瑰和茉莉花。

墓上的碑文，一般为蓝底金字，内容非常简略：姓名，职业，去世的时间。这些内容之前是对上帝的呼唤，最后为恳求，祈祷。例如，有的碑文全文为："唯有上帝是永恒的！请来到我的墓旁吧，朋友们！上帝对所有信教者都是仁慈的。伊斯迈尔，队长。请为他祷告吧！1217 年×月×日"。唯有被处死的人，没有祷告的词句。这类碑文，不可胜数，有的十分有趣，如："此处为阿热丁的遗体，高级银行家品德如黄金

一样纯洁，靠劳动和正当贸易致富，还从事大量慈善事业，信守诺言。某年某月某日与世长辞。此人相信上帝的仁慈，合十祈祷，上天之门为他敞开。”文字之上是蜷缩的身躯，被砍下的头颅握在手中。另一处碑文写着：“此处长眠着阿克纳沃里扬，铸钱厂监官。父亲怜惜优秀的儿子，孩子痛哭慈爱的父亲，兄弟们为胞泽哀伤，天使向他招手。某年月日去世。按皇帝旨意，要他结束自己光荣的使命。”碑文之上，画的是一座绞架。

在圣徒墓的十字架上，总是挂着各种布片，都是患病者的衣服碎片。有座约伯墓，被整个穆斯林世界视为神圣之物。整个土耳其的欧洲部分，还有小亚细亚内地，富人都将尸体运到靠近约伯墓的地方安葬。神职人员将这儿的地皮高价出售。有的人为了运送尸体，在南方炽热的阳光下要走两三个星期！人们很远就可闻到一股恶臭。如果你在夜间碰上这种危险的送殡人群，请快马加鞭，屏住呼吸，尽早脱离那瘟疫般的气氛！

二、谈　狗

东方各个城市的居住者主要有两类：人和狗。也还有些其他动物，但都隶属于人。狗的主人，完全是自己。人，是房屋的所有者，狗则是废墟和街道的主人。人和狗，彼此互不关心；相邻而处，却互相瞧不起。但是你又无法使他们分开。当你谈论城市时，一定得讲讲它的狗。例如，你统计，君士坦

丁堡有人口 80 万，接着必须补充说，它还有狗 8 万只。没有人，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开罗，会成为沙漠。但是，没有狗，它们的情况可能会更糟。

如今，狗在这里无人看得起。但曾几何时，它们在东方和南方都倍受重视。在饲料上，对它们就不能敷衍。众所周知，亚洲、非洲和美洲，有的民族饲养狗，将它们像家畜一样赶上市场。有些古老部族还吃狗肉。希波克拉[1]就讲过，狗肉可壮身体。维吉尔[2]推荐"用狗油加乳清"做菜。狗作为人的忠实守卫，也受到重视。阿德里安皇帝特许以隆重礼仪安葬他的爱犬。亚力山大皇帝按狗的名字为城市命名。雅典附近有条狗侦查出教堂的偷盗者，受到奖励。科林有条狗在敌人夜袭堡垒时，给岗哨报警，当地为它建纪念柱，并精心饲养，直至倒毙。可是在罗马一个纪念日的夜晚，一条狗与一群鹅相斗，狗被鞭打致死。在希腊和罗马人那里，认为犬吠声可吓走凶神妖怪，但又将狗当作神的祭品。古老的瑞典人，由于逗乐，九天之内，每天宰狗 99 条。埃及人将公牛当作神明，埃塞俄比亚人把狗看作国王，可是狗肥壮了，又将它吃掉。埃及人视狗为圣物，狗死了，一家人剪掉头发表示哀悼。传说中的阿努比斯[3]，狗头人身，在云端显灵，预示尼罗河将泛滥，获得了"狗星"美称，等等，我不再啰嗦，打扰大

---

① 古希腊科林岛医生，约生于公元前 460 年。

② 罗马诗人，生于公元前 70—19 年。

③ 埃及死者的向导，类似我国民间传说中的"无常"。人头豺身，亦说狗头人身。

家了。

可是，就在埃及，"狗"这个字又是最可怕的骂人的话，基督教徒认为，世界上再没比它更坏的话了。只有相信坏人的灵魂附在狗身上的印地人，对狗的仇恨可同穆斯林相比。穆罕默德视狗为宗教上的不洁之物。这很可能是从古希伯来人那里传下来的。是摩西[①]从埃及的偶像崇拜者那里将希伯来人解救出来。他们的圣书旧约和新约，讲到狗的时候，充满了蔑视。奇怪的是，你在穆斯林人的花园，见到的唯一装饰，却是泥雕和瓷雕的狗。可是，它们的原物——狗却遗弃街头。在东方，狗是从来不许进入人的住宅的。人们不喜欢它，只让它们在门前或营地上防御更凶恶的动物。如果下雨了，街头的狗也会被驱赶一空，因为它身上摇晃出来的水，溅到人身上，好久也洗不净。只是对带着小崽的狗，穆斯林人才给一点照顾。他们很少打狗，严禁虐待狗类。

狗在整个东方，从亚得里亚海东岸，到印度斯坦农村，都是被蔑视的动物。它为此也进行报复。除了本家，它不喜欢亲近任何人，不给人以欢乐。饥饿，是它唯一的驱动力。奥德修斯和他的忠犬阿尔戈斯[②]之间的故事，在这儿不可能发生。狗在东方，没有任何主人。它只在一些人家门前吃残渣剩饭，也可以吃掉这些人家的尸体。开罗常发生这种现象：狗在墓地刨尸体充饥。它仿佛满怀着同情参加送殡行列，躲

---

① 《圣经》中主要人物，犹太人古代领袖，曾率希伯来人离开埃及，渡红海，进入迦南。

② 荷马在其史诗中，多次作过详细的描述。

到墓碑后面，等待黑夜来临。它认为自己有权将所有“垃圾”和每具尸体据为己有。它的真正社会意义和它对人的真实关系就在于此。有的地方，狗又是“牧人的眼睛”、“猎人的左右手”、“乞丐的两脚”、“被遗弃者的朋友”、“迷失方向者的引路人”。如果按地区和人来说，狗始终是最有用的动物。在这儿也不例外。它在东方，还是警察、清洁工。没有狗，传染病和霍乱在大部分地区仍会流行。我们西半球热带地区，起这种作用的是兀鹫[①]，在东半球，起这种作用的就是狗了。因此，东方的狗是“好”的。但它只是由于饥饿。人们说，狗无所不吃，无所不消化，包括宗教上的不洁之物，狗对一切肮脏的东西，毫不在乎。

伊斯梅尼亚[②]的长官要毒死开罗的狗，目的是让这座城市像欧洲一样，可是不久他又明智地收回成命了。因为狗还会从别处来，更主要的，不时又暴发瘟疫，死者剧增。在耶路撒冷，因为皇帝驾到，将全部的狗几乎都毒死。君士坦丁堡，贝里区的基督教居民，只要看到狗交配繁殖，立刻毒死。东方的狗很少有疾病，犬瘟热从来没有发生。

只有上帝知道，东方的狗是何时和怎样开始患狂犬病的，是哪一种狗。我们家犬的起源要追溯到史前时期——研究狗的历史学者瓦尔特得出的结论——这样，我们就知道了狂犬的起源。人们认为，它的祖先来自尼泊尔。君士坦丁堡

---

① 吃死尸的鸟。

② 位于埃及。

的狗，同欧洲狗为近亲，但模样不同，它高矮不一，多毛，颜色从浅灰，黄色，一直到黑色，有的类似我国的牧犬、猎犬，有的像狐狸。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狗，外形比较一致，但更富于野性。它们身高近两英尺，毛坚硬，黄如沙漠，头形状如狼，经常跑到沙漠地带。而沙漠中的野狗，胡狼，斑鬣狗，夜间又窜到城市，甚至胡乱交配。苏伊士城，夜间在街头可常听到胡狼的嗥叫。城里的狗也叫，但不完全属于野狗。

东方的狗，可怜而又讨厌，几乎到处都一样。开罗的狗，更显得可怜，个个骨瘦如柴，在街头挨饿觅食。君士坦丁堡有的街区，严格禁止其他区的狗进来，饲养也稍好一点，特别是一些欧式旅馆。我下榻的那座旅馆门前，就有几条狗在一起，它们力气不大。我看到一名英国旅游者的一只斗犬，驱赶着一群狗，它们连跑也跑不开，因为都系在一起了。假如楼房失火烧掉了，它们也还会在火场呆着，刨地里的烧剩的东西。这就是说，人们逃离了街道，狗却留下来了。人无法与它们比，它们只对一个地方有感情，像猫一样。

那些狗总是耷拉着头，龇着牙，懒洋洋地伸着舌头，拖着尾巴走。毛很不干净，到处被人驱赶，瘦得不成样子，整个模样叫人看了难受。你从来看不到小狗打闹逗乐。它们有时停留在街中间，不回避人，也不让马。马在街上行走是最小心的。

但最可怜的是城堡里、山岩上一直到白海边的狗。人们往这儿倾倒垃圾、尘土。只要有人往坡上倒东西，大群的狗立刻一拥而上。顷刻之间，一堆垃圾就被扒散了。由于饥

饿，它们常尖声嗥叫，低着头觅食。有的狗一直站在海边，对着亚洲那一边吠叫，然后，如同自杀似的跳进海浪，吃力地往前游着，游着，一直游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挣扎，打哆嗦，吠叫，又从亚洲游回欧洲。但是，别处的狗，都向它冲来。它只好再次下海，游不了一会，渐渐往下沉，它实在饿极了，精疲力竭了。

三、小费趣闻

世界各地都收受小费。但我不知道什么地方给小费的人会心甘情愿，收小费的人会心满意足。在维也纳，堂倌仅得到五分钱时，像男孩一样骂骂咧咧。在巴黎，如果你只给一分，而不是两分，茶房会嚷得整个咖啡厅都听到他的喊声。在意大利，也会听到种种难听的话。在那波利，几乎人人都知道，侍者不仅要小费，而且当他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你的小费时，你为此还得再付一次小费。在东方，奢望则更大，面对他们难以缓解的饥渴，死皮赖脸地索取，实在穷于应付。而所有这些，都用一句话表示："小费！"不论走到哪里，听到的都是："小费！"一个小时，可听到上百次。如果你每次都予以满足，就等于向土耳其帝国多交纳了数倍的关税。可怜的阿拉伯人要小费，土耳其的懒汉、赶驴人、马夫、乞丐、小偷、男孩、老人，都会疯狂地向你扑来，喊着："小费！"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因为它是世界性的城市，也就有世界性的不愉快。如果一位叼着香烟的女人碰到你，喊着："小

费!”好，给吧! 一个男孩跟随你跑半小时，不停地嚷着“小费”，好，给吧! 如果船夫在码头上，手握撑杆等着你，然后将杆子放在船上，等你施舍。好，给吧! 真是又一个威尼斯，不过是土耳其帝国式的。

船停在士麦拿港口，我们拾级而上，土耳其官员收走我们的护照，我们必须去办公室领取。我们去了，站在走廊上，只能通过窗口同官员讲话。他们很快让我们进去，请我们坐下。一位官员讲法语，声音又尖又快，还友好地握住我们的手，但一直不肯放开。我们不理解，终于从他嘴中冒出甜蜜的声音:“小费!”于是，一枚银币从我们出汗的手里，传到了他的手心。

我们抵达雅发①，土耳其海关将我们的行李搬来搬去，像食人者一样恶狠狠地盯着我们。“给他们一些钱吧!”导游小声提醒我们。“钱”这个字很有魅力，食人者们的态度马上变得和蔼了，脸上露出了最甜蜜的笑容，不是打开我们的行李，而是向我们伸出手掌。

我们在耶路撒冷。这座城，民族混合，宗教多种，五花八门。只有一个高尚的理想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不论是伊斯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基督教徒、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大家都伸出手，要小费。我们参观名胜古迹，在耶利米山洞、戴维墓、有公鸡啼叫的喷水池旁，都不停地给小费。进入基督教最神圣的殿堂，上帝墓大庙，都有几名土耳其仆人

① 位于以色列。

欢迎我们，口中喊着："小费！"登上橄榄山，走向基督升天庙，然后进入一座村庄。所有的居民一拥而上，口喊朝圣者，50双手扶着坐椅，50张嘴同时喊道："小费！"那些小伙子实在令人迷惑不解。可最前面站着一位抱小孩的妇女。我们只好从马背上跳下来，摸摸小孩的脸。母亲显然十分高兴，指着她的小宝宝，要我们给"小费"。

我们打算从苏伊士乘火车前往开罗，一切准备就绪，行李已运走，车票已付钱，车厢的门也开了。可是，车厢前站着一家阿拉伯人：父亲、母亲和孩子。父亲指着母亲，母亲指着孩子，孩子指向父母，三个人都向我们要小费。但都显出不是为自己，而是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讨小费，为第二个人作奉献。车厢里热不可挡，人们都想到月台上有阴影的地方站一会。我的上帝呀，一群人像燕子一样聚在窗口，伸出手晃来晃去。

开罗的马车将我们拖到圣山上，参观一座古堡。看门人放我们进去，热情欢迎我们。他开门的时候，不讲别的，只说："小费！"从城堡出来，外面站着一排士兵，每人手拿鲜花，献给我们，我们付给他们小费。只有入口处持枪站立的小伙子，没有拿花，但他向我们致敬，随后也伸出他的手。城堡大院，正值罪犯放风，有人告诉我们，都是杀人犯。他们一见到我们就拥上来。沉重的镣铐，末端系着大铁球，锒锒铛铛地响。他们来往移动，乞求"小费"。为什么不给那些可怜人一点钱呢？可是门卫、士官，同样也在讨小费啊！

假如你到东方去，穿过墓地时，可得走快一点，以免死者

从棺材中爬出来，叫喊着："小费！"星期五站在君士坦丁堡清真寺，想目睹苏丹尊容的旅游者，手里也得带着钱。旁边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如果苏丹也要小费，不准备好行吗？"这可不是一个恶意的笑话。

雅　　典

一、古　风

首次雅典之行，一般是去阿克罗波利斯。我们走访那里，是为了向那久远的历史、公民的懿行美德和无可企及的艺术表示羡佩，是为了在希腊蔚蓝色天空下圆我们最美好的梦幻。可是，当我们下山返回的时候，又是那样忧伤惆怅，不忍离去！

雅典一带的山峦，宛如一个半圆形。往东向大海延伸，是一片舒缓的平原，一直到达发利龙湾。往南则濒临沧海。到比雷埃夫斯，大约一小时路程。半圆形平地的北端，为新雅典，有一部分与老雅典相重叠。这里离比雷埃夫斯，也是一小时的路，有公路和铁路相连，那是全希腊唯一的铁路。高丘之上，耸立着阿克罗波利斯。这片地方，似乎与其他山区不同，更接近平原，像我国与平原毗邻的西普城一样。两边的坡度，十分陡峭，与城堡遥遥相对。现在看来，城堡的高度就微不足道了。邻近的利卡贝特和穆塞翁，可能是它危险的近邻。可是，古代人并不在意这

种界限。佩拉斯戈斯[1]早已在这里建起了他们的营垒。古希腊王国，比西斯拉狄得专制时期，阿克罗波利斯就是城堡的制高点。后来，在鼎盛时期，文化教育繁荣的时候，这儿也是美的中心，是献给诸神和各宫殿的艺术诞生地，被称为上天赐予的无与伦比的神圣的礼物。

沿着西边缓缓的坡地，绕着狄俄尼索斯[2]白大理石剧场和希罗多德[3]演奏厅往前走，经过拱形过道、庭院、高墙，再穿过一座小院，登上台阶，我们就到达神殿的入口处了！

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幸运的爱奥尼亚[4]精神大放光彩的处所。希腊最古老的传说，一直到荷马的故事，都同这个地方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梭伦[5]宪法大放光彩；在这里，人们聆听过荷马的诗篇，欣赏阿那克里翁[6]的歌唱，还有高尚的巴台农精神[7]。转瞬之间，眼前掠过了多少世纪的历史啊！你了解了点历史，听到了歌唱，思想也更加充实了。马拉松的胜利者米太亚得等在此荣获桂冠。所谓“黄金时代的统治者”伯里克利[8]在此居住。数百年的悲剧一直发展到埃斯库洛斯[9]、索

---

① 古希腊英雄。
② 希腊植物神与酒神，古希腊重要神祇之一。
③ 公元前 5 世纪希腊著名历史学家。
④ 古希腊四种居民之一。
⑤ 英明的立法者，传说为古希腊七贤之一。
⑥ 公元前约 570 年的古希腊抒情诗人。
⑦ 巴台农祭祀雅典娜女神庙。
⑧ 雅典政治家（公元前 495—前 429）。
⑨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公元前 525—前 456）。

福克勒斯[1]、欧里庇得斯[2]，喜剧发展到阿里斯托芬[3]。那时候，品达[4]在这儿歌唱，"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这里撰写著作。有的艺术如日月高悬，有的神庙光照千古，无与伦比！

当然，这几行字谨献给在此生活过的伟人，难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任何丰富的想象也无法同巴台农神媲美，如同飞翔最高的鹰，也超越不过宙斯神庙。

但是，恐怕只有上帝清楚，这儿被征服了多少次，毁灭了多少次！阿克罗波利斯山岗，总共不足12根大柱！其他也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瓦砾沙石。从古希腊转到基督教徒，从基督教徒又到了伊斯兰手中。巴台农神庙变成教堂，后来又成了用黄金和象牙装饰的迷人的雅典娜的建筑。其后，土耳其人来了，这里又变为清真寺，黄金和象牙则消失在君士坦丁堡了。那迷人的咸水泉，雅典娜女神栽种的第一棵橄榄树，为伊斯兰女眷的内室所囊括。但据说原来的珍贵物品保存不少，后来被炸毁了。接踵而来的是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偷盗掠夺。勋爵埃尔金臭名昭著，几乎运走了所有的东西。巴伐利亚人也是最大的偷盗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如今成了这儿的警察，在阿克罗波利斯，处处盯着你，大概怕你将沙粒装入口袋，偷摘沙地上开出的黄花吧！

在这里，大理石含铁的部分，已经氧化，表面上出现一层

---

①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公元前496—前406）。
②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公元前480—前406）。
③ 古希腊最大喜剧家（公元前446—前385）。
④ 古希腊抒情诗人，歌唱家（公元前518—前438）。

红锈。体现过去辉煌的铜绿，随处可见，连我们的思想也沾上了，因此，总乐意去回想那光辉的过去。因为这一切也悄悄地向我们逼近①。

这儿的景物，真值得一观啊！往下看，是诸神决定一切的地方，有战神阿瑞斯。我们左边，是雅典重要的集会场所。德摩斯提尼②曾在此发表演说。那儿还有山岩牢狱，苏格拉底③即逝世于此地。再往前走几步，是同亚马逊族人战斗的地方，有诗神缪斯墓，统帅米太亚和基蒙墓，提修斯④庙，不远处有雅典竞技场。往南走，为城市花园，亚里士多德曾在此讲学。再远一点，是柏拉图授课之处。索福克勒斯也曾是这儿的公民。此外，还有众多的英雄、名人。相信灵魂不死的地方，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所有这些，都化为乌有。民族贫乏了，穷困了。大理石被泥土所取代，政治家、诗人和英雄被贫民、牧羊人所取代。荷马史诗中唱道："再没比乞丐和牧羊人那样不可一世的人了！"

二、建　筑

我国的皮尔森市正好像新雅典一样美，我们的普拉哈吉

---

① 指捷克民族和文化面临日耳曼化的危险。
② 古希腊演说家（公元前 384—前 322）。
③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公元前 469—前 399）曾被判刑。
④ 雅典王子，曾在克里特迷宫斩妖除怪。

采[1]则显得更有趣得多。从有的古老房屋和整齐的街道砖面来看，皮尔森似乎要更美一些。据说，古雅典的街道没有任何砖面，地面由碎石铺盖，不大美观。人行道与行车道之间，以水沟相隔，什么东西都往沟里扔。市里主要有两条街道：埃俄洛斯[2]街和赫尔默斯[3]街，都相当长，有时相交叉。这儿的遗址令人伤心惨目，棚舍残壁，杂乱无章，加上南方的肮脏。偏僻地区，同君士坦丁堡一样，叫人反感，只是景物略有不同。这儿没有癞皮狗，而有棕黄色山羊。

但这里的建筑材料，是世界上最美的：白色大理石，充满着光亮和空气，但人们只是用它作为精神黑暗的见证。如果我说，整个雅典没有一幢真正的"雅典式"建筑，也不能讲我在撒谎。王宫城堡像一座医院。装饰较好的旅馆如同办公楼，一切都显示出最简朴的出租房屋的特色。他们打算模仿古典楼房建造大学校舍，结果建成农村刻板式的卡尔文式教堂。也建造大教堂，为的是给自己留点遗迹。小型住宅，结构倒比较实用，住房和畜棚合而为一，主人和毛驴可同时从窗口向外张望。驴大叫时，整个街道都有回声，似乎全雅典城都在尖叫。不少慈善机关，显得很雄伟。希腊民族歌曲常常诉说"遥远和悲伤的异国他乡"，但是大量希腊人却流向世界，挣上千万百万，报效他们的祖国。

到这儿的墓地一看，就知道他们有多么名贵的建筑材

---

① 位于捷克南部。

② 希腊风神。

③ 希腊贸易和商人保护神。

料。墓碑洁白晶莹，太阳光一照，熠熠生辉，颇为耀眼。但是，从墓碑上看不到艺术。浮雕十分一般，上面刻着飞逝的灵魂，与亲人永诀。一切都按挖掘出来的古浮雕制作。同埃及一样，艺术在这儿也公式化了："这样画骑手，这样画马"，没有创新。在一所学院我看到一幅希腊画家的作品，表现激情，反映教会的轰动事件，不值一观。剧院又如何呢？在雅典，它曾一度辉煌。在阿克罗波利斯剧院，有大理石座椅，还设有荣誉席位，据说是狄俄尼索坐过的。不过观众看不见，如同耶路撒冷亚美尼亚人大主教座位上的圣雅各[①]一样。现在，这里每四个月演出一次意大利的低劣歌剧，可是观众大声叫："好，好！"本国音乐由几名青年人代表，扮作盲人，唱的却是军歌。在雅典，没有比坐在宙斯神庙广场更惬意的夜晚了。银色的月光，将一切照耀得明亮，略显绿色。望着从2世纪剩下的十几根塔柱，仿佛生活又充满生机，重新开始繁荣，巨人又站立起来了。你感觉到了奥林匹克之夜的清香，周围再现出古老的生活，使你回到了昔日黄金时代的洪流之中。但附近军乐的响声，扰乱了我的神思。你最好还是去躺下吧！

过去，我大胆地称巴黎为现代雅典，在生活与精神上为古雅典的继承者。现在还可以补充说，新的雅典，是所有希腊人的中心，正如巴黎是全法国的中心一样。雅典有令人陶醉的植物。我们只要看看王室城堡那边迷人的小公园，玫瑰

① 《圣经》中的人物。

花开遍生长着高大橡树的山坡，黑白两色的夹竹桃如同高高的栅栏，喇叭花大得像玻璃杯，两尺多长的芦荟，像剑似的直刺天空，棕榈树擎着巨大的树冠，石榴花鲜艳夺目，胡椒树不仅美丽、而且香味扑鼻，甜角果和菠萝已经成熟，花坛更是百花争艳。橙子简直像黄金，可是谁也不采撷。而那希腊的天气，又是多么温暖宜人啊！

雅典议会，现在希腊社会生活的中心，给人留下了最特别的印象。从古希腊最高法院到这里的议会，年代不算久远。有人说，不过几千年！你们想一想我国小城镇的舞厅，还不一定是最好的，雅典议会就同它相似。它是一座面积较小的长方形大厅，一边有几根木柱。有个地方如同教堂唱诗班的平台，又有点像画廊，台上铺着蓝色的纸。一排排座位像我国的学校，铺着破旧的绿色布面。没有一处镀金，没有上漆，没有图饰，只有一个褐色框架上嵌着一幅小小的国王石版画，仿佛是从捷克日历上剪下来的。现在你想一想，议会没有一个牧师，因为他们不能当选；也没有一个贵族，因为希腊已根本不存在贵族。——这个民族真正解放了！简直叫人难以相信啊！

三、服　饰

雅典最主要的街道和集市，生活可以说五彩缤纷。特别是那混杂性，是其他地方见不到的。要让我来说，那就是“欧洲—希腊—阿尔巴尼亚”混杂在一起。这里是披着粗绒毡的

小伙子，那儿有个穿长筒靴的瘦个子。士兵身着法国制服，警察穿着燕尾服，脸红得像煮过的大虾。娇小姐头戴小巧礼帽，农村妇女的黑色辫子上盖着粗头巾……一切都是大杂烩，混合物。但人人都是主人。装修简陋的咖啡馆，桌子是脏的，座位上是破旧的草垫。举止文雅的人同粗野的大汉并坐，同用一根长水烟管吸烟。茶房给他们点火，用脏抹布擦他们的烟管。骑兵军官的骏马同村民的骡驴友好地拴在一起。不论马背上，还是骡背上，普通希腊人总是以妇女的方式侧身坐着。

商店丝毫不吸引人，豪华商品简直少得像凤毛麟角。但你如果在缝纫店前伫立片刻，那一件件珍贵的民族服装就会将你吸引住。店主马上过来，谢谢你赏光，请你进入店铺，将刚刚缝好的精美服装指给你看，向你解释、推销。你听不懂希腊语，但明白他的意思。墙上挂的一件衣服，价值二千法郎。他懂得了，那是供国王穿的。民族服装少得很，也是各民族的混合物：波斯裙子，阿尔巴尼亚坎肩，阿拉伯头巾，那波利渔民的口袋式的大统帽。希腊服装的特点是各方面都很小巧。短袄一般为黑色，实际上是无袖的上衣，前面没有扣子，后面裁开一大截。衬衣为白色，上面布满了图案。腰部缠着围巾。再往下是裙子，白颜色，长及膝盖。然后为紧身长袜，浅口鞋，可是带尖尖的后跟。前面则是很精美的圆形装饰，它越大越显得豪华。按照身材，有时也穿高筒靴。有时披上长袍，比匈牙利军官的披风还神气。服装上衣，很讲究，钉满了银扣和圆鼓鼓的银质装饰。

同所有考古学家的意见相左，我认为，古代雅典公民的服装，并不像我们从雕塑上所见到的那么简单。首先是手工细腻，设计优美，富于美感。而雕塑家则根据需要创作服饰。我们的雕塑家，如果不是时时去抱怨现代服饰缺乏美感，而是深思熟虑地去创作，那可能干得更漂亮一些。不论雅典古代服装比现代要简易多少，但它并不便宜。当苏格拉底穿上外衣出去时，他的娇妻克珊蒂芭就只好呆在家里。要是两人将外衣送出去洗了，他们两人就得在炉边蹲着了。

现代的克珊蒂芭——古代那位克珊蒂芭并不像男人们所诬称的那样恶劣——服饰要简单得多。希腊女人穿着整洁。在埃莱夫西斯旅游，看到她们披着简便的带黑边的长袍，胸前别着银扣，头戴饰有金边的头巾。如果梳着辫子，就将它弄得美观整洁，不用戴头巾了。但雅典这“美的世界”，已是非常时髦了。

美的世界啊！如果希腊女神的陪伴者像今天雅典妇女这么娇美，那么，创造一个维纳斯女神就轻而易举了。她们长相很类似，雕塑家可从中任意挑选，只要在雕塑上变点花样，一个维纳斯女神就创作出来了。但肯定不是那古典的形象，当然会显得年轻秀丽一点。谁想欣赏漂亮的希腊女人，就应该去小亚细亚，例如到士麦拿[①]。那儿的每位姑娘都是一枝花。在雅典，我感到所有的年轻姑娘都像患疟疾一样颤动。年老的希腊人，凭印象在雕塑时给姑娘们的眼睛涂抹颜

① 位于土耳其。

色，确定服装。年轻姑娘们就认为她们是那些塑像的后裔，也将眼睛涂上绿色、蓝色。现在希腊的绘画，不值一提。人们面部化妆，也不敢恭维，可是雅典的男人们很欣赏。我们欧洲旅游者只能说“还可以”，像阿克罗波利斯的残垣断壁一样。

待字闺中的处女，据说是古代贞节的范例。后来，人们却十分关心希腊民族的繁殖。雅典女人如果不当母亲，那就十分不幸了。

四、集　市

每到一座城市，我总是尽快去逛市场，根据买卖、铺面和人们的举止，来了解它的特点。在雅典，不用走很远，就是一个不大的集市。只要街头没有无赖汉——他们像哨兵似的盯着每个外国人——不挡住我们，不碰上长长的送殡的人群，我们很快就能到达那里。有了送葬的队伍，那就得等好一会了。在最前列的，是教堂的大旗和神父，接着是抬棺材盖的人，棺盖是镀了金的。然后是抬棺材的一队人。棺材敞开着，能看到死者的面容。他的衣服和鞋子都被撕破了。这是为让死者不再受雅典小偷的干扰，到墓中去享受安宁。跟在棺材后面的，是死者的亲朋好友。女眷们送葬前已唱过送殡曲，这时只静静地坐在马车里。马身上飘着饰带，马鞭上也系着黑纱。

集市上，看不出多少特点。鱼市很平常。珊瑚虫和沙丁

鱼非常多。沙丁鱼灌进红辣椒里，装在木桶中。肉店只有牛羊肉。挂着的肉腿上，都贴着金纸。引人注目的是，不少人出售蚂蟥，这是希腊医学中的一味主药。还有人卖木头烟斗和执政官用的文明棍。这里的人以陶器替代木桶，市场可见到有两耳柄的盆和桶，就像庞贝①城的发掘物。奶制品店不大美观，只出售羊奶油，白色，不大干净。除了一堆堆葡萄干，希腊没有多少蔬菜瓜果等自然作物可供出口。对不起，我差点忘掉了这儿的鸡。有的山谷、河边，专门有土耳其人训练鸡的表演，在君士坦丁堡一座桥上，我曾看到一些小伙子做鸡的表演，堪称绝技。

在大旅馆用早餐，可吃到一块像样的肉，但是要给你添上一碟橘黄色的味道很浓的蜂蜜。菜单上写着希麦特蜜，也就是小柏拉图嘴上抹过的那一种蜜，这种蜜蜂的后代至今仍在酿蜜。在旅馆，我们还能品尝到一种绿色的土耳其奶酪、希俄斯岛②的水草罐头和托波利亚③的鳗鱼，还有希腊各地的葡萄酒。所有的葡萄酒，味道都很重，有点硫化的甜酒味道。从古代开始，希腊人即从埃及人那里学会往葡萄酒里加树脂之类，而且至今还那样做。当然，他们也饮用各地运去的酒。在埃莱夫西斯，我观察饮酒的农民。喝之前，先往地板上洒一点，作为祭祀。他们饮酒很有节制，从不一饮而尽。在雅典，我只见到一个醉汉，还是俄罗斯海员。

---

① 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湮没。

②③ 位于希腊。

现在的希腊人，可以说是混合的人，语言上也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在地中海沿岸，说好说坏的都有，真是仁智之见，各不相同。这些地区每座城市，都聚集有希腊人。每个港口、船舶，也都有不少希腊人。他们还在不断地扩展，不好的说法也随之流传。有一首民歌唱出了对他们的担忧：

上帝的光辉照耀着你，
永远不可相信希腊人。
他会让你身败名裂！
希腊人粗野、尖刻，
是无法医治的脓疮，
教你病入膏肓！

外国人回避他们，但马耳他人的名声比他们还要坏。所以，在雅典难以做生意，没有可靠的保证。商人一年三次破产，在那儿已司空见惯。他们一些人，道义上贫困，财产上富足。“可能还有某位亚美尼亚人愚不可及，在那儿活动，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希腊人肯定不会有。”这是一位在那里工作和学习30多年的东方男子汉告诉我的。希腊人几乎都有讲话的才能。星期日，他们聚集在街头巷尾，任何一位普通的村民都能滔滔不绝地谈论政治形势，同时，目光炯炯，手势活跃，大家还表示赞同。他们还自然具有男子汉的勇气和坦率。如果小市民无所事事，就外出行窃。他们唯一的优秀品质就是一种豪爽的侠义性，表现在：第一，对妇女十分客气，

第二，斗殴时不使用土匪的匕首和手枪，而是持火枪和砍刀。雅典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那里通往比雷埃夫斯的公路上，昼夜得由士兵把守，防止有人被绑架到山里去。匪徒们也利用政治上的反对派，打击不顺手的政府部门。按照希腊宪法，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不得宣布紧急状态，所以政府常常不得不同危险的抢劫分子进行谈判。有时候，你能看到“退休的匪盗老爷”，满头银发，大模大样地在街头漫步，或者舒适地坐在王宫对面的咖啡馆品尝冰淇淋。

但外国人逗留在雅典，总不大愉快。去外地，几乎不可能。我们计划去埃莱夫西斯，然后访问马拉松。当时正好有几个英国人在那儿被杀。旅馆经理立即报告政府，要求派军队护送。我们不同意，说可以依靠我们自己的武器。结果，同意我们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到埃莱夫西斯走一趟。可是一出城，一列卫队就跟随我们，直到夜间返回，也未离开我们一步。如果去马拉松，护送的卫队还得增加三倍。那就只好作罢了。希腊人似乎所有的血管，都在沸腾，总觊觎着什么“城市”，正如一首民歌所唱的：“只要发给我们足够的步枪，四周以后将占领君士坦丁堡！”

海上生活

一

真见鬼，又把我闹醒了！我还没有睡够哩！我感到在这讨厌的抽屉般的卧铺上，伸个懒腰也不大可能。

上、下、上、下，就这样颠簸着。现在我坐着，头朝上，可一会儿又是脚朝上了。左右动一下，也难上加难，要不然，我可得滚上它一百次！让他们闹腾吧。不像市场上的叫卖喧哗，就像上百个魔鬼在争夺人的灵魂，或者像一二十个划船者竞相向游客提供友好的服务。肯定我们早上会抵达一个大港口。出去吧，朋友，大胆一点！

好，我乖乖地从铺上爬下来，可是脚还挂在上面！躺在船板上的确也不错。但我站立起来了，终于站起来了！真奇怪。我们不得不像小孩一样站立着。那上铺的朋友起来了，还是睡着？他还在睡哩，脸红红的，像婴儿似的，睡在绿色帷幕遮住的摇篮式的铺上。还不错，这个舱里只有一个上下铺，对面什么也没有。要不然，人挤，行李又多，在这么大的风暴中，真不知怎么办。

啊！船舱的小窗口打开了，呼啸声更近了，这是风暴逼近了。我们早已起航，小窗只开一条缝，也能感觉出来。向窗口挪动一下吧。船身颠簸起伏，开始，我们用手使劲，慢慢移动身体，最后干脆趴下，匍匐向前。

太阳出来了！在万道金光之中，思想停顿了，眼神被吸住了，人也陶醉了。即使你已经千百次在晴朗的天空、平静的海上和开阔的地平线观看过日出，这回也不会无动于衷，你会尽情欣赏。太阳似乎刚从海水里沐浴而出，一条狭长的蓝天，将它同雪白的地平线分开。它显得像一个盛水果的银盘。一会儿又那般晶莹闪亮，如同熊熊的火焰。它那四射的光芒，罩住了无垠的大海，一直射到白浪的边缘，化为一颗颗闪耀的珍珠，变成一个个小小的太阳。欢乐的阳光，亲吻着海面。它仿佛在颤抖，但抖得那般亲切，如同年轻人初恋中首次亲吻时的嘴唇那样颤抖。未婚妻处于激动之中，胸部因兴奋而隆起。那洁白胸脯，撒满了金色的玫瑰！

神圣的海洋，神圣的天空！你是那样雄伟，那样崇高！你的每一个声响，都是国歌，都是祈祷文。每一声呼吸，都激荡着整个环宇。在你浩瀚无极的怀里，人也感到难以想象的伟大了。

“请问，你要冲个澡吗？我先下去洗洗。”

“好，去吧！如果你的脖子未搓掉下来，就扶着我，然后我再搀着你。还不知道今天会洗得怎么样。”

但是，我的朋友扶着床架，又躺下了。“他妈的，摇晃太厉害了，”他嘟囔着，“我想，你是有意让船摇晃，不让我

下去。”

那怎么洗呢?

将桶里的水倒出来。为了不让它晃动,浴池上的东西全用铁环固定着,但还是有一半的水荡了出来。我用剩下的一半水,一手扶着,另一只手搓洗,像猫儿洗脸似的。大部分水都溅在衣服上,没有接触皮肤。不一会,我好像在水龙头下面,衣服全湿了,只好拧干,换衣服、穿鞋。每干一件事,都吃一次苦头。左脚穿鞋时,摔了第一跤,额头撞到了门上。右腿伸向裤筒时,摔了第二下,出了血。对面的人取笑我。好,你等着瞧吧!

我终于穿好衣服,抓住门柄,高兴地打开门,扶着一个个门柄,踉踉跄跄穿过走廊,一直走到螺旋状楼梯口。

“早上好!”

“早上好,女士!”一位胖胖的女侍者,脸有些灰白,从女舱里出来,急忙扶着栏杆。

“你们没有被蚊虫咬吗?”

“哪儿来的蚊虫呢?”

“我们舱里可多得不得了,轮船半夜到达这里,蚊虫还是从岸上飞来了。你们在船的另一边,不靠岸,也许平安无事。”

“现在我们的船在什么地方?”

“梅尔辛[1]。”

---

① 位于土耳其。

梅尔辛，就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地方，不大吸引人，还是先用点早餐吧。我们进入餐厅。

“您想用点什么，茶还是咖啡?”侍者安得烈问。

“要不容易溅出来的！——哎哟!”因为疼痛，我叫了起来。桌旁的靠背是活动的，可根据吃饭还是活动，随意操纵。突然，船又一次振荡，我抓住靠背椅，它转得过快，将我的手指夹住了。

但我已稳稳地坐下，咖啡没有能喝到嘴里有一半洒到桌子上，灌到鼻孔中。我试着啃坚如石头的面包，同时环视周围。中间柱子上的圣母马利亚像似乎不断向我点头。整个神像显得不大满意，也许是她在此感到孤独，见了我，该高兴了吧。

我们乘坐的海轮，属俄罗斯一个公司，设备非常舒适。其他许多轮船，特别是法国的，包间设在底舱。这条轮船则在甲板上。沿着餐厅，向后可绕到驾驶舱。餐厅顶上，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供旅客用膳，但主要是供头等舱的客人散步。而且在楼梯口，也没有法国和奥地利轮船上那种侮辱性标语:“低等舱的旅客一旦入内，即按头等舱的价格付款。”如果有谁想进去，那就请便吧。只有普通的伊斯兰教徒，因为不大干净，不准入内。一般俄罗斯人，有一种自卑感，也不大进去。

“安得烈，抽烟!”好，现在上去!

步子已经稳了，手也只是轻轻摸一栏杆。只是空间小，活动起来不灵便，地方要是大一点，就舒适自在了。碧空万

里的早晨，海面如胸脯，渐渐扩展，遥望远方，心旷神怡。旅客和轮船，都在日光下洗涤。列夫科，一位20岁的年轻水手，有着斯拉夫人般圆溜美丽的面孔，是个真正坐不住的人。他第一个跳上小船，第一个爬上横桁，到船上去洗刷。他从桶里倒出水，将绳索绑在杆上，当扫帚用，洗擦船顶，一直干得气喘吁吁。他到哪里，那儿就清洁如洗；哪儿没有他，就烟泥满地。这里除了列夫科，难找出第二个人。我本来可以马上从天桥走过去的。但是，位于轮船中心的机房顶上，走进来一位着灰色上装的青年军官，倨傲不恭，我就绕过去了。

梅尔辛，它在地图上不过一个小点点，周围是一座碧绿的环山，去陶鲁斯山脉的通道。那儿悄无人声，仿佛创世以来，从未出现过人类的足迹。山下有四座白色建筑，旁边有六间建在圆木之上的木房。人们只能缘梯而上。还有几堆煤，泥沙路旁有一台风车磨——这就是梅尔辛。从高高竖在建筑物上的旗杆可看出，它是外国的商务代表处。旗杆上大都空空如也，只有一根杆上，舒展地飘扬着斯拉夫人的三色旗。

商务代表们在这儿真可以体会到鲁滨逊式的生活。港口除了我们的轮船以外，只有一艘土耳其小船，比一般海轮小多了，形状古怪，很不灵活，好像是从哪部航海小说中冒出来的。甲板上仰卧着两个壮汉，也许是海盗吧。但他们表情天真纯洁，似乎睡着了。船上绘有教堂式的图画，十分可笑。船头有一座女雕像，浓妆艳抹，两手自然交叉，眼珠鼓起，显得有些滑稽。雕像随着船身上下起伏，海水刚没及胸部，它

就向上浮动，仿佛是害怕凉水似的。轻盈动荡的海浪，掀起一阵阵泡沫。辽阔的大海，水平如镜，有时泛起波浪。浪的正面，洁白如雪，背面呈现出灰色。海鸥群集在轮船周围，像燕子似的戏打着波浪，在水面上翱翔。当鹰隼和山鸟飞来时，它们就惊慌地来回乱飞。

我的目光又转向轮船了，这里多么有生气啊！正好在我的下面，刚刚放下的舷梯上，盘腿坐着一位缠着绿色头巾的土耳其人，仿佛是先知的后裔。他赤裸着上身，衬衣已经脱下，拿在手中来回抖动，并且目不转睛地盯着衣服上的每一个皱褶。也许他像荷马时代的渔民，清晨出来，等待猎获物哩。"凡是我们捕获到的，我们就放归大海；没有捕着的，就让它回去。"当那位土耳其人捕到了什么的时候，就把指头弹得嘣嘣地响，将猎获物扔进海浪。不一会，栏杆旁聚集起一些人。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紧紧挨着，各自做着晨祷。阿拉伯人跪在地毯上——没有地毯无法做祷告——面向着麦加的方位祈祷。来自耶路撒冷的俄罗斯朝圣者紧挨着他站立，两手交叉在胸前。突然，他接连划了 30 次十字，脱去外衣，跪到地上，用脑袋扣地面。阿拉伯人扣一次，俄罗斯人扣五次。他披着长长的头发，目光迷惘地望着远方，双唇连同浓密的胡须都在颤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一位白胡子犹太人背向他们站着。他头上顶着小木盒，装的全是祷告用品。黑色外衣，披在脑后，衣上绣着银色的花纹，两只手也裹在华丽的外衣里。祷告时，他向前后左右频频点头。这是在向世界的四面八方，向所有的神明顶礼膜拜啊！

除了祷告，还有一点夜间趣闻。三等舱的旅客们都躺在甲板上，好心肠的海员将下面挂着的草席给他们留下了。几位土耳其人在地毯上翻滚。他们的军官，穿着金色花边的黑外衣，佩戴着不大清洁的镀金剑鞘，头戴土耳其帽，在水泵旁边洗着，脚趾从鞋里露出来。躺着的人中间，有两位叙利亚巨人，穿着整洁的色彩斑斓的服装，像天上的彩虹。戴着土耳其式头巾，刺绣精巧。上衣为丝绸，腰带也十分华丽，上面别着武器。连烟斗上也镶嵌有钻石。高筒皮靴为摩洛哥式，镶有花边，还系着蓝色的穗子。这真是幸福的旅游者，十分气派！他们前往贝鲁特，再到所谓“天香之城”①，而不是去倭马亚清真寺②。据说，在世界灭亡之后40年，真主安拉将在此召唤人。这些人是为了去购买红土制作泥瓦罐的。这泥瓦罐是我们祖先亚当首先制成的。他们住在西顿③，腰带上的银扣环可以证明。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镇之一，以精湛的银匠工艺著称。

这几位的后面，围坐着一群俄罗斯游客，男子穿土耳其式黑色上衣，妇女穿着简朴的深蓝色衣裤。有的在梳妆，有的给人上茶，涂抹面包，穷人帮穷人嘛。他们同时不停地划十字。同昨天一样，今天要煮茶50次，那要划多少十字啊。面包和茶水，就是他们去耶路撒冷往返途中的全部食品。

轮船上的货舱，用绞盘从小船上吊起物品，主要是来自

---

① 指士麦拿城。

② 位于大马士华，为最著名的清真寺，建于公元705年。

③ 黎巴嫩城市。

阿勒顿[1]的棉花包。动作很快，周围的人可得注意自己的脑袋。在这里，又是那位列夫科来帮忙。一个可怜的“多神教徒”也想来插一手。列夫科不大喜欢多神教徒。餐厅顶上顿时热闹起来，以为有好戏看哩。这里还坐着一位老年的和尚，似乎是从印度的卡尔马拉来的。船上的机手是个大胖子，瑞士人，他靠近一位颇有生气的尼姑。她打算经亚历山大前往麦尔率。看来，她情绪不坏。不然，尼姑怎么能开怀大笑呢。今天我毕竟还没有思念我的女友。但我情不自禁地望着一位年轻的阿拉伯女人。

咚！咚！海上响了两下。尼姑迅速跑上前去。一看，她的脸唰一下变得通红。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事。两名司炉工一丝不挂，从船身中部跑出来，一跃跳进浴池中去了。在夫人们中间引起一场虚惊。夫人们当中，有位年迈的白人，胖得近乎臃肿。另一位是年轻的黑女人，也是丑陋不堪。三位年轻一些的白种女人，几乎也不值一提，还有掏鼻孔的坏习惯，有的从昨天掏到今天。唯一一位清秀的人物，是她们的阿拉伯女仆。她对一位胖女人说，我又在为你们准备午餐了。

“米哈尔，快打旗语！”船长命令最年轻的军官。同时对旅客打招呼：“你们好，先生们！”

“你好，船长！发生了什么事？”

“一艘英国战舰开过来了，您没有看见船上的指挥塔吗？”

---

① 叙利亚城市。

“我不大懂。”

“船上的指挥台，军舰的旗帜！红底上面有黄色的锚。”

“另一面开过来的是什么船？”

“土耳其的船，旗上有新月加上一颗星，也是一条大型战舰。米哈尔，升旗！”

两艘舰艇平静而像示威一样驶近港口。十分钟后，停下调头，鸣礼炮。人们一眼看出，海军战舰的帆桁上站满士兵，列队整齐，在那令人眩晕的高处，一动也不动，好像是用洋铁皮造的士兵，被钉在那儿似的。土耳其战舰甲板上，也出现了蓝上衣红头巾的士兵，他们相互致敬。

“几声礼炮到底有什么作用？”我说，“让那几个躺在甲板上的土耳其人至少可以翻翻身，仰面而卧了。”

“舰艇要加水上煤，可不知道为什么开到这儿来。”船长说。

我们乘坐的轮船已装满了棉花，还有其他货物，如绵羊等。大约有 20 条小船在我们海轮周围游弋，它们共载有近 300 只深褐色绵羊。轮船上的羊群全拥到船头机舱周围。真奇怪，一艘轮船竟能装载这许多货物。人们不停地往里塞，它总还有多余的空间。昨天，从小船上运来了奶牛和一匹马驹，真把大伙逗乐了。奶牛仰着头，哞哞地叫。米哈尔说：“声音像天上的云雀。”那匹马儿，系上了肚带，用绞盘将它吊上去。它好像老鹰爪下的蛇，不停地挣扎，直到将它放在甲板的时候，还在乱蹬乱踢。傍晚，米哈尔在甲板上晃悠逗乐，被马儿踢了一下，脸上今天还有伤痕哩。

装运山羊就不一样了，无需用绞盘。它们只是咩咩地叫着，不用人驱赶，但有些发抖。真是些很合格的殉道者。小船摇荡着，羊儿相互碰撞，有的还撞在桨上。随后，两个小伙子抓一头羊，一人抓住耳朵，一人拖着后腿，向上一扔。轮船上也是两人，一把接住，放在甲板上。这是给亚历山大市供应羊肉。路上航行六天。到贝鲁特，就会有中间商上船检查，然后放行。“这些可怜的小东西在如此闷热的天气下，真是够受的，”米哈尔望着奶牛向呆傻的羊群挤去时，惋惜地说，“为了让它们宽松一点，很可能宰几只羊做午餐。”

列夫科在我们头上拉开一块幕布，安得烈将它摊开，让我们在露天用餐。俄罗斯人吩咐，给下面三等舱的甲板也拉卡篷布作为顶篷。叙利亚的骄阳，像炉火一样炽热烤人。在木头搭成的餐桌上，摆上了印有俄罗斯标记的白色盘子，一瓶瓶酒，其中有克里米亚的红、白葡萄酒，水晶般的瓶中，盛着用君士坦丁堡人造冰冷镇的饮水。大家首先喝烧酒，有白色和绿色两种，接着上鱼子酱，每个人像吃我国的小豆粥一样。不论怎么说，俄罗斯轮船上的菜肴总是可口的，比法国的强多了。只有汤差劲。人们乘坐轮船，多么想喝点牛肉汤啊！哪怕加一点普通的米粥也行。可这里送上来的却是“民族式的”酸菜汤，实在难以下咽。

邮件袋送上船了，领事也来访问，大家高兴。新的男女旅客登上轮船，有阿纳达[①]的商人，亚美尼亚人，还有年轻的

---

① 位于土耳其。

法兰西姑娘。这是真正向小亚细亚出口的法兰西女人，她们将就地被卖掉。商队在卫队保护下，早上已经到达。姑娘们开始抱怨了，想想今后，凶吉未卜，不免黯然伤神。

轮船下面，响起一阵可怕的喧闹声。我从一清早就看到一位年老的犹太人，做了祷告，朝岸边走去，一会又往回走。小船上的人不让他下去，要他付五个法郎。他只给半个法郎。阿拉伯人又嚷又骂。犹太人苦苦求情，讲的都是我听不懂的犹太语。犹太人求情叫苦，甚至哭哭啼啼，可就是不愿多付几个法郎。他知道，人家反正也不会扣他。他穿着长袍祈祷时，我感到他很漂亮，现在，我对他却起了反感。

船长发出命令，轮船鸣起汽笛，这是起航的信号。列夫科开始撤去舷梯。这时候，阿拉伯人要对付犹太人了，打他耳光，用拳头揍他。犹太人抓住梯子，用手狠狠回击。又一个阿拉伯人上来帮忙，将犹太人推到甲板，阿拉伯人骂骂咧咧地向舷梯走去。列夫科趁机捅了他一拳，阿拉伯人就落水了。这并不是说列夫科袒护犹太人，而是如我所说过的，他不能容忍异教徒。

几个阿拉伯人大喊大叫。舷梯吊上去了，轮船开始调头。掉进水里的人被救起来了。

我们将在辽阔的大海上吃午餐。这时候，周围已不平静，海浪高高掀起，海豚跳得比海浪还高。这也许是莎士比亚给我们捷克人赠送的实物！

“今天的风景会好的，”轮机手瑞士人估计说，“我已经盼着早饭后好好睡一觉了。”

二

我同瑞士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想早饭后痛痛快快睡一觉。我躺在餐厅旁边的一条沙发上，感到无所事事。由于生气，我不想去船上图书室。俄罗斯轮船上，各种语言的书应有尽有，唯独没有斯拉夫语的书！一个朋友坐在角落的音色优美的钢琴旁边，弹起《茶花女》的曲子。有什么事可干呢？

轮船平稳地行驶。威尔第①的著名旋律我似乎听而不闻，可是我无法入睡。我总以为，自己的两眼会闭上，但是没有，眼前一直弥漫着一片灰白色的雾。

安得烈进来了，马上站到第一个窗口，注视着海上，脸上掠过一丝笑容。

我睁着两眼，用手揉了一下，还是一片朦胧的灰色。“怎么回事，安得烈？”

“风暴！”他用手指着远方说。

风暴！这么平静在风暴中从窗口往外看，哪有这么回事！我在海上还从来未经历过风暴哩！

外面一切都很平静，静得有些怕人。这样的平静我在海上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维克多·雨果或许会说：灰色的平静。

---

① 亦译为威尔地（1813—1901），意大利著名作曲家，著有歌剧《弄臣》、《茶花女》、《奥赛罗》等。

太阳消失了，整个辽阔的天空一片灰暗，朦胧，凄清。

整个海面也是平静而昏暗，好像僵化了似的，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静得如同死人的面孔，冷漠惨淡，木然无情，静谧无声的大海，简直像坟墓一样！

大自然神秘的墓啊，它如同无数冰冷、浑浊的泪珠大混合体，如同一颗无比沉重的眼泪。

力大无边的海已经要惩罚人了，它要在它里面埋葬无数的尸体，而且在它那光滑的表面，既不会立墓碑，也不会竖十字架！

那是我们贫苦者的公墓。在它面前，我们显得多么渺小啊！

开始的寒气，透过我们的躯体，使我们颤抖。沉重的预感，压抑着我。不一会，海上泛起一道道潋滟。

右边地平线上，已是乌黑一片。乌云卷成球形，组成一堵堵黑色的高墙。

仿佛有谁向空中射击似的，云团抖动起来，向前滚动，翻腾，似乎受到了惊骇和鞭打。

乌云遮满了天空，新的云层叠叠向上涌去，海浪彼此追逐，汹涌向前，以惊人的速度，一直冲到布满乌云的天边。突然，水面上出现了白色的漩涡，转动极快，箭一般地向前流动，一直到达看不见的地方。随后，又是一个接一个的漩涡，一共大约有十个。

浓浓的黑云，越来越低沉。在最后一刻，它仿佛要抗拒一下，不要从天上坠入大海。这时候，海与天之间，出现了一

个大圆柱，也就是黄色的龙卷风。上下两头粗大，中间较细。大圆柱也以闪电般的速度向前游动。在它的后面，掀起一个个由水珠、尘埃和乌云组成的圆球。

但是，大型圆柱折断了。海浪疯狂向上涌起，乌云撕裂下落，如雷的咆哮声，压倒了一切。

什么也看不见了。玻璃窗外，伸手不见五指。天好像在哭泣，海水上下翻腾，沉重的水珠，打击着窗户。

人坐在房舱里，暴风雨敲打着窗户。这时候，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和愉快！

大海闹腾了一二十分钟，突然全归于平静了。

雨也停止了，我们又见到了布满泡沫的生机勃勃的大海，又见到了太阳。

太阳虽然还被黄色的雾环绕着，但已经有点耀眼了。

不一会，海上的蒸汽和天上的云彩也消散了。蔚蓝的天，重现在头上，太阳仿佛发出了微笑。刚才的惊天动地的一切，好像不过是一场表演。虽然海浪还不小，但已显露出它本来的色彩了。

我们再次看到，大海有着水晶一样的胸脯，里面蕴藏着生命、珍珠和成群的珊瑚！

这时候，外面的景色必然分外迷人，赶快登上船顶吧！

是的，它是那么妩媚诱人，清新活泼，湿润如酥。脚下潮湿滑溜，座椅上蒸汽袅袅，水珠在栏杆上闪烁，正等待着游人光临哩。

风暴发生时，船员们情况如何呢？

开始，挡太阳的帆布顶篷还能保持水平面。后来，浴池的水翻滚起来，顶篷上积了很多水，被压得不成样子。列夫科用一把长扫帚，把帆篷顶起来，将积水放掉。水流到人们身上，列夫科可乐坏了。阿拉伯人皱起眉头，表示不满。驯服的俄罗斯朝圣者，脸上只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这是斯拉夫人常常给我留下的印象。

轮机手走出小舱，揉揉眼睛，四下张望。

“喂，先生，你预报说天气会好的，可是却下了雨！”

“我睡过头了。可是这天气难道不美吗？”

三

正午和下午几小时，懒洋洋地度过了。南国的夏天，热不可挡，从来如此。

人们不想什么，不听见什么，眼前浮动着毛玻璃般的白雾，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辨不出方向。当然，人不希望见到幽灵。身子像在蒸笼里似的，神经都被烤焦了，感觉也停止了。唯一能意识到的，就是难以忍受的酷热。你想找片阴凉地方，那是徒劳。餐厅，舱内，或其他地方，都是一样。不论在哪里，你所有的毛孔都在沸腾，嘴巴张得大大的，干裂的双唇，一动也不动。有穿堂风的地方，又太危险。因此，大家只好纹丝不动地躺着，敞开衣服，连毛孔也张开，简直连内脏也打开了。口渴了，也不想动手去拿汽水。因为动一下，也会汗流如注。此外，汽水密封在瓶里，开瓶塞，是要有点胆

量的……人只好忍着，好像困在泥中的鳄鱼。

我试图到洗澡间清凉一阵。但那儿只有一个澡盆。你刚刚进去，就有人敲门，要求进来。能在水里泡一下，应该说还是最舒服的。

最难受的时刻终于过去了，船上也比较活跃一点。我再次登上轮船顶上，呆在篷布下面。

我将一种号称“香料之父”的香料装进烟斗，点燃，蓝色的烟雾马上冉冉上升，真叫人惬意。一个又一个烟圈，从烟斗升起，在船上飞舞，一直飘到后面的舵手旁边，才渐渐消失。

大海是平静的，轮船上的人也是平静的。东正教的朝圣者，围坐成一圈，其中一位在朗读肯定是用西里尔[①]字母印成的经书，一个字母有大拇指那样大。缠绿色头巾的穆罕默德后代周围，聚集着一群阿拉伯人。他没有抚摸他们，而是大家在抚摸他。他唱圣诗，也许是《古兰经》或者是民歌之类。嗓音是那么假，有点像我国的神甫，捂着鼻子，用女高音的嗓门唱耶稣受难曲。可见，不仅掷骰子、玩棋艺，连教堂的歌唱、僧袍、仪式等，也是从东方引进的。只是产生这种音乐摇篮之地，宗教音乐仍然停留在摇篮之中，而我们却发展了，融入了进步的音乐形式，圣乐简直成为华尔兹舞曲了。

过了一阵，安得烈打钟开午饭。

---

① 康斯坦丁·西里尔（公元 827—869），拜占庭任教师，同其兄弟美多杰一起，到大摩拉维亚王国传教，创立了古斯拉夫文字。

午饭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八道精致的菜。米哈尔讲对了，最后是水果。

饭后，抽的又是带香料的烟。烟雾弥漫在甲板的上空。

这里的生活比较灵活。舰船的军官们在下棋。扑克和骨牌，在奥地利和意大利轮船上，玩得很凶，并且下很大的赌注，而在俄罗斯轮船上你是见不到的。这里也没有法国舰只上那种生硬的军事规章，军官们活泼愉快，娱乐不受限制。舰长正在值勤，巡逻在机舱顶上。那里还有俄罗斯画家，正在利用落日的余辉，让两位抽着水烟管的土耳其人坐着，由他作画。舰长小心翼翼地绕过他们。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原来是下面发生了口角。一位东正教朝圣者向穆斯林人借水壶。后者一声不响地借给了他。朝圣者刚刚喝了一口，狂热的穆斯林马上将水壶往栏杆上一撞，水壶破了，两人争吵起来。一个用阿拉伯语，一个用俄语，大家根本无法听懂。但吵得实在叫人讨厌。

但是穆斯林们已经铺好地毯，准备晚祷。军官给他们指示出麦加的方向。

太阳快接近地平线了，它似乎也想躺下。面孔越来越红，像一位新娘。

太阳西沉。这儿没有黄昏，白天过去了，黑夜即降临。南方的光芒，似乎突然死亡了。

轮船上寂静无声。几位旅客靠近我们坐着。法国女人同她的丈夫、画家，还有其他人，低声在谈论什么，如同炎热的夏夜常见的那样。我们感到轻松舒畅，天空也显得那样

宁静。

下面，先知的后代们开始唱起来了。只要他们一唱，列夫科立刻就捣乱。他呆在上面的横桁上。土耳其人一口开，他也开始唱，声音如同饥饿的羊叫。土耳其人耐着性子开始唱了几次，最后不得不骂了几句，就不再唱了。

我们伴着大海与天空，在外面呆着，等待敲钟。空气之中，已有几分夜的凉意了。

“毛毯！”好，我们就躺靠在椅子旁边。

周围一片寂静。轮船带着烟囱，桅杆，横桁，像幽灵似的，慢慢往前移动。只有船体两边的浪，哗哗地响着，还有机器的隆隆声，烟囱呼啸声。对这类单调的声音，人们仿佛根本没有听见。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星空。听觉神经在来回探听，似乎不放过心脏的每一次搏动，似乎要倾听到宇宙的奥秘。

多么奇妙啊！如果我乐意，我可以听到周围的海洋如何有规律地在做深呼吸；如果再愿意，还可以听到时间在天空流逝的声音。听吧，时代的巨大双翼在振动，星球时钟的巨轮在缓缓下沉！

舒缓轻柔的声音，在海上激荡。那是睡梦中的大海在呼吸——“静静地睡吧，粗野的孩子！”

从久远的年代起，这孩子就睡了，但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稍微向旁边移动一下，就能看到大海。这时候，它的眼睛是多么黑，黑得发亮！整个天空都映在它里面，并且还通过起伏的海浪，千百次地反映出来。苍天之上，群星闪烁。月

光如同绿色的轻纱，它的每一道光线，被海浪折断千万段，整个辽阔的海面，仿佛在燃烧，布满了闪闪的星星和黄金般的颗粒。

此时此刻，我多么想看看自己的眼睛——那万道金光，一定也反映在里面！那天空，那大海，激发起人的什么样的愿望和思想啊！

一股巨浪冲击到船头。它运动之迅速，好像人类的遐想；闪出光辉，如同人类的希望。“扑通”一下，海浪化为一朵朵浪花。海浪再也不会恢复原状了，人，思想也会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海浪同我有什么关系？大海同我的思想有什么关系？天空同如明镜般的海面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自身之外，寻找着什么。其实，它就在天空，在海上，也在我们自身，可以说，无处不在。生命，在阳光之中，在海浪里，在思想中。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特殊生命，就像在大洋中游泳的人，得不到淡水一样，会死亡和干涸在这宇宙之中。

这样反复比喻，也许过于荒唐。……生命从大海转入灵魂，从星星转入大海……

发疯了吧！一切事物的最终法则，毕竟如此简单，以至达到可笑的地步。而我对它却一无所知，一无所知！但是我知道，我们各个星球的时间之轮，运转得太久太久了。有朝一日锤终将飞去，钟摆也会停止，然后……然后……

唉，不去想它吧！

雅　　发[1]

古城啊，《圣经》中已经提到了它，真古老啊！在那里，巴勒斯坦一块石头上，总坐有三位朝圣者：土耳其人，从信服《古兰经》的省份过来的；基督教徒，到他们的主受难的地方去朝拜；犹太人，出生在距离该城100英里一个肮脏的角落，到这儿来，是为了哭泣祈祷，等到最后审判的日子，好安葬在这神圣的山谷。巴勒斯坦的那块石头，经年受着地中海巨浪冲击，浪花四溅，位于平原边上值得祝福的最神奇的突出部分，是菲力斯人[2]国土的一角，他们古老的祖国。

是的，那海边褐色的山崖地带，就是菲力斯人的故土。他们好像荷马时代的诸神，高居云雾之中，呼风唤雨，决定政治。不知怎么回事，好像这里成了我们大家的故土。这么说，我们比犹太人先来到这个地方，繁衍子孙。友好善良的参孙[3]，也未能用他的驴嘴巴消灭我们这个部落。我们的人口多得像海里的沙粒，有男性、女性，从事政治活动，喝咖啡，洗衣服，讲节操等等。

---

①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古城。

② 地中海东岸的古代居民。

③ 圣经故事中的大力士。

所以，在巴勒斯坦那块石头上坐着的，应该是四个人。可是我们却为自己的宗教感到羞愧！根本不应该如此。如果我们不善于幻想，狂热，我们也不成其为菲力斯人了。

雅发，同伯利恒[①]一样，位于山崖之上。同其他巴勒斯坦的城市相似，就像是从同一个地中海里生长出来的。都是一个陡峭的山冈，屹立于大约六步宽的狭窄的岸上。岸与海之间，有一道墙，或者一些单薄的建筑物，矮小的住宅，房顶均为平面，东方式的火柴盒式建筑。有的地方也有欧洲式的房顶和窗户。那多是一些领事馆、修道院。有拉丁式的、亚美尼亚式的，还有第三种什么式的。有两座城楼，一个面朝大海，一个向着陆地。城市有城墙围护，墙下为壕沟，没有水，只有泥沙。雅发城有居民一万二千人。此外，我对它就一无所知了。

我们乘坐的俄罗斯轮船刚一抛锚，周围就响起了可怕的噪声。十几只小船在海浪上摇晃，每只船上坐着六名阿拉伯人。他们的叫喊声如此之大，大概只有那波利人的喊声能压住。我们的行为，像皮球一样往下扔。轮船的舷梯一放下，大伙就拼命推着我们向前挤，真是快将肋骨挤断了。好不容易上了小船。黄绿色的海浪，掀起白色的泡沫，将船推得一上一下。我们不得不紧紧抓住靠背。不一会，我们已看不见别的小船，连轮船也被高高的浪遮住了。航行了好久，我们才抵达雅发的停泊处。它由天然的礁石组成，半圆形，石背

① 耶稣的诞生地。

突出水面，旁边还有孤零零的巨石。只有一个不大的洞孔，可进入停泊的地方，连两只小船也无法同时开进去。这个地方，实际上仅供渔船避风之用。

海浪以巨大的力量冲打着石崖，雪白的浪花高高飞起，很像银色的喷泉，有声音的水的条带。船家不停地划，舵手大声叫着，海水摇荡着我们，浪花浸湿了我们的衣裳，我们被浪团团地围着，海水如同晃动的明镜。“阿拉伯人并不像海浪。”埃及的谚语这么说。阿拉伯比海浪要差一些。这是千真万确。我们同小船的主人讨价还价，就费了一刻钟。接着，我又遇到了麻烦，那就是土耳其人。他们个个都是海关和警察。当然，雅发不过是外国人暂时停留的地方。按照奥伯隆[①]的诗句，那就是：“假如你来到雅发，必定去上帝之墓。”处处有敲诈，而且是快速的敲诈。

幸运的是，我们的船未受到怀疑，顺利通过，不用去保护室。这儿的保护室，在整个地中海，名声是最坏的。我们只需洗洗澡，换衣服，吃午饭，一租到马匹，就去耶路撒冷。因为天气酷热，我们想找个最近的地方住一宿。很快在前面找到了。这样，就用不着呆在拉丁式修道院或者犹太人的旅馆，避免了两千年前圣彼得在同样的地方所碰到的倒霉事[②]，吃肮脏的食物。一个小型旅馆，有花园，可遥望迷人的景色，离城市仅一刻钟，是德意志人建造的，这里还有德意志出版

① 德意志古代诗人。

② 见《圣经》中的故事。

的杂志。

下榻之后，我们去外面沿着海边小道散步。道路不很好，有的地方铺有泥砖，也供鸟儿歇息。那些鸟儿，能站立在尖尖的石背上。尘土不少，有些洞口，就像坟墓一样。走不了一会，又是小丘。只要你观察一下，就能看到旁若无人走着的土耳其人，或者碰到衣衫褴褛的阿拉伯人，还有昂首阔步的骆驼。它们那呆滞的目光，漫不经心地朝下望着你，嘴里流着黄绿色的口水。它那长满柔软绒毛的腿，踏着人的足迹朝前走。骆驼共有一二十头，走得十分宁静，如同在做梦一样。你必须让它们走过去，自己再加快步伐，因为骑毛驴的土耳其人和褐色的骆驼队又跟上来了。雅发市，地中海国家都这么称呼它，是巴勒斯坦地区贸易最活跃的城市。虽然它的商品是单调的：柑桔，西瓜，驼绒，黑山羊皮，这大概就是全部了。海边街道的生活即从此开始，另外，空气十分清新，还有宜人的肥皂香和雅发制革厂的味道。这种香味，几千年前就有了。东方，整个东方就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巨人，一个保守的纪念碑。圣彼得的布道之行，也曾经过雅发，住宿在一位皮革匠西蒙那里。要是你乐意，今天也可以在某个皮革匠西蒙那儿过夜。

走出城门，我们才到了东方！只有在这时候，你才感到跨过了门槛，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只有在这里，你才一下子理解了东方——它那炙热的太阳，满地的尘埃，黝黑的面孔，褐色的土地，动物和人也是这种颜色，大树和灌木，都有一种令人忧郁的绿色。可天空是那么蓝，比我国要

蓝三倍，也许你在希腊见过这种湛蓝色的天空。但到这儿，你才看到真正的棕榈树，繁茂的树冠，舒展地伸向上空，粗壮的树杆，没有枝桠，自由地在石崖中生长。你在士麦拿可能见过芦荟，可是这儿的芦荟，一直生长到六至十圈，阔叶仙人掌好像高墙，在花园和田野里生长。在士麦拿，你见到的是海边风景，而这里就是沙漠的特色。在那里，是我们已习惯的民间装束，而在这里，已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基督教徒，披着同样的带穗的长袍、头巾，妇女穿白褂或蓝黑色上衣，肩上镶有黑边，从头到背上，盖着面纱。

看吧，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啊。一大片沙地，不知是集市，还是公墓？墓上的平板石，是的，还有长方形的棺材从沙地上露出来。这不像土耳其或小亚细亚，每座墓旁都栽种着深色的柏树，因而也就没有美丽的柏树林。但人们并不害怕将死者埋葬在这里。有的人家，就在住房的院里安葬。雅发的公墓，同巴勒斯坦、埃及等地方一样，是一片沙地，令人看了感到无比惆怅。现在，已变为集市。上百头骆驼，平静地在阳光下走动，或者躺在驴和骡马之间滚烫的沙粒上。摊位一个连着一个，有时有小咖啡店。周围有一群群小鸡，站在肮脏的地毯或矮小的凳子上。沙地的边缘，有活动的栅栏，棕榈树高高耸立。几个阿拉伯人在那儿表演马术。他们的举止彬彬有礼，健美灵活，一会儿向前冲，一会儿后退。有时高高跃起，跨过坟墓，越过小摊，弄得尘土飞扬，如同云雾。公墓上的摊位，星罗棋布。游牧民族不让城市居民安静。夏天来临，他们在市周围竖起长杆，撑起一

个一个帐篷，静静地在里面坐着，骡马就拴在小摊旁边。男人们抽烟，孩子们在沙地上打滚，妇女做菜烧饭。古时候，圣彼得在雅发郊外使一位死去的姑娘复活，这姑娘行了许多好事，乐善好施。她的名字叫塔比达，捷克文的意思为小鹿。我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做好事。但肯定已不是小鹿，不要人饲养，恐怕是步履艰难、摇摇晃晃的懒鸭子。不过不是羽毛丰满闪光的土耳其鸭，而是被雨水淋湿的我国的鸭子了。

啊，别忘了，雅发还有点历史趣闻。先知约拿不到上帝让他去的尼尼韦[①]，而是从这儿逃到船上，后来被鲸鱼吞食了。这是人们熟知的事。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海岸，人们给我指出了约拿被鲸鱼吞噬的三个不同的地方。我认为是亚历山大或伊斯肯得伦[②]，后者至今仍有雕琢的白礁石标明了《圣经》上讲的位置。那儿山峦碧绿，是个优美的半圆形，海水清澈平静，是鲸鱼袭击人最佳的地方。

① 位于伊拉克。
② 位于土耳其。

朱迪亚山区[1]

从拉姆拉[2]出发，已近午夜时分。在小城耽误了，因为休息，吃夜餐，主要是两位俄罗斯旅游者邀请我们。一位是健壮的画家，另一位是个病号。他们身上带着长剑、短刀和手枪，希望同行的旅伴多一点。我们在俄罗斯商人的住宅休息，房间差极了，跳蚤大得像苍蝇。夜餐有茶、葡萄酒，饮水中浮着小虫。还上了几个嫩软的鸡蛋。生病的俄罗斯人要侧着坐在马背上，舒适一点。为了给他弄坐垫，费去不少时间。我们不耐烦了，在卫队护送下，首先出发。

尽管黑夜深沉，穿过几条曲折的小街时，我们还是隐约看到，房屋同废墟相差无几，偶儿有的窗户闪着灯光。我们马匹的马掌，在石头上橐橐地响着。不一会，马蹄又踏进了细软的沙粒。走过沙地，进入萨罗拉平原，古老的菲力斯人祝福过的村庄。

这是路得村庄，《圣经》中讲过，圣彼得曾在此给人治疗过风痛病。前面 20 步以外，则看不见什么。除了两边褐色

---

① 位于巴勒斯坦地区。

② 在耶路撒冷北面。

的原野，天空一片黑暗。但公路还依稀可辨。在黑暗中，唯一能给我们引路的是卫兵的白色外衣。他在前面兴致勃勃地快步走着，我们两人在后走得兴趣索然。疲劳，睡眠不足，不习惯的夜间旅行，使我们感到不好受，甚至觉得可笑。此外，道路也不好，要留心，别让马滑倒，还不能掉队。

突然，带领我们的卫兵站住了。

“先生们，请靠拢一点，注意！”

他用马刺刺马，马像箭一样飞奔向前。他那老鹰般的目光透过黑夜，发现前面有几个放牧者的长袍在飘动。

“站住！”卫兵喊道。

“让上帝日夜保佑我们！”

“你们是什么人？”

“是你们的兄弟。”

“往哪儿去？”

“去雅发城！”

“祝你们一路平安！”

“以最仁慈者的名义，也祝你们平安！”

穿牧民长袍的人们从我们身旁疾驰而过。我们沉默着继续朝前走。左手握着缰绳，右手拿着手枪。据说在这儿，耶稣曾击败过反对他的人。但暂时有人保卫，还是有益无损的。

“还有危险吗？”

“可能没有，但大家还是在一起为好。如果有人来袭击，你们在这儿开枪，这地方易攻易守，到耶路撒冷那边也有回

旋的余地。”

随后，卫兵又沉默地朝前走。偶儿有铃铛的响声，是几头驮着货物的高大骆驼。不一会卫兵又刺他的马，我们再次听到他的喊声：“站住，干什么的？”

艰难的道路，五个小时的沉默，手一直按在手枪上，实在不大好受。我们终于看到，道路有点崎岖不平了，正向高处伸展，已不是灰色的平地，而是幽暗的峡谷了。马匹越走越艰难。我们进入了朱迪亚山区，听到了远处长长的嚎叫声。

“是不是到了什么村庄？有狗的吠声哩。”

“先生，比狗还凶啊，是胡狼，也可能是鬣，一定有人被吃掉了。”大家听了心里直发怵。

瞬息之间，黑色的天幕变成了灰色的外衣，太阳渐渐浮出地平线，白昼来临，又一个清朗的天，驱走了黑夜。

我们已抵达荒芜的山崖地区，多么富于浪漫色彩啊！岩石交错如齿，似乎从来没有生长过绿色的植物，也许在千百年前，就被风雨冲刷成这样了。有个地方发现了废墟，那就是拉特龙村，是同耶稣一起被害的两个人当中的一位①出生的地方。他们都死在同处。

鬣的嚎叫声低沉下去了，但出现了更凄厉的声音。我们走到了另一个乱石穿空的山崖。小路中间躺着一头奄奄一息的骆驼，它从一块石头上抬起头，仰天长鸣，仿佛在祈祷。

---

① 据《圣经》记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左右两边各有一人同时被害。

它的主人已经离去，一群胡狼在周围窥伺着。

走了一阵，我们到达形状如同鸡蛋的峡谷。

"这里有个小咖啡馆，我们歇一会吧，"卫兵指着下面说。

他这句话，使我们高兴起来。我们注意到，山谷中真有一座小建筑，是石头垒成的，也许能享用点什么。走了几步，他将马拴在木桩上。

"有咖啡店吗？"我问。

"就在这儿。"卫兵笑着说，指了指黄褐色的树丛。

有了这个店，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对我们也无所谓。光秃土地上的咖啡店，直径大约三公尺，高出石板地面半公尺，三面封闭，是一个圆形，旁边还有杂草小树。室内铺有一块地毯，燃着的煤炉上，放着一个小罐。这大概就是全部的用具了。

咖啡馆的主人，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走出来友好地同我们握手。卫兵吩咐我们将披巾铺在地上，我们可以躺下，让全身舒展一下。

这地方正位于朱迪亚山区中心。

早晨的风光，多么迷人啊！它是那样安静，仿佛整日有天使守护着似的。

太阳刚一升起，空气就有点灼人了，只有那石头地还是冰凉的。那股凉气透过披巾，身上也感受到了。我们宁愿起来散步，驱走疲劳。

用凉水洗洗，也许会舒坦一点。店主热情地为我们浇水，将他的头巾递给我们擦手。他那优美自如的动作，好像

是经过欧洲一级宾馆培训了似的。

咖啡煮好了，他用小杯分送给大家，笑着说："你好！"我们知道，阿拉伯人喝咖啡不过滤，是带着渣滓的，只加点糖和奶酪。不过咖啡煮得很好，我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们坐在围巾上，一杯一杯地喝着。石头地上突然跑出几只小老鼠，在我们脚旁窜来窜去，用犀利的目光好奇地望着我们，一点也不害怕。不远的山崖旁，商队的人在放骆驼。通过最明亮的玻璃窗，你也看不清，骆驼在光光的石头上啃着什么。

我终于问道："那石头建筑是作什么用的？"

"岗楼。从山区到耶路撒冷，总共有十五座岗楼。"

"里面没有人吗？这儿是不是不大安全？"

"昨天夜里，希腊商人刚刚在这里遭抢劫，我不想对先生们讲这类事情。是士兵们自己干的，因此他们宁愿将岗楼关闭。"

巴勒斯坦唯一的公路，至少有些活跃。有时，几位非常干瘦的年轻阿拉伯妇女经过，她们长得不美，身穿蓝衬衣，戴蓝头巾，背着一筐活鸡，去耶路撒冷。有的人牵着骆驼，一头、两头或者更多一些，有的则骑在上面。它们个子太大，弯曲着身子，走起来十分吃力。有一队骆驼，上面骑着妇女，坐垫柔软，还有竿子作扶手，显得非常平稳，骆驼的步子也显得轻巧一些。它们那又短又秃的尾巴，山峰一般的背，长长的颈项，使我感到有点像喜剧演员。它们那种具有耐心的表情，良好的视力，加上某种人类的呆傻劲，同有的熟人十分相似，这的确非常有趣。

"大家上马吧，先生们，"卫兵提醒大家，"我希望中午能到达耶路撒冷，不过要在最炎热的天气下走一个多小时。"

这样，我们只好在炽热的沙漠上走着。

山越来越险峻，陡峭。可山谷里已显出一点点绿色了。山坡上有小片的橡树林，还栽上了浅绿色的橄榄树。总之，终于见到了一些绿色的植物了。我们还看到了一群蓝黑色的无角大山羊。

上山下山，险峰狭谷，走了几小时的盘山道，穿过了一个名为海盗阿布·戈什的风景优美的地方，又进入荒芜的山区。仅就自然风景而言，我们很难爱上神圣的巴勒斯坦。有位诗人说，每种"神圣的东西，都是大自然的一个美丽的误会"，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改变。但神圣的东西，可以将许多灵魂维系在一起。

我们再度登上了山顶。

"先生们，回头看看吧！"卫兵说着，将马停下。

回首一看，我简直连气也不敢出了！

从万里碧空看遥远的地方，我们走过的山峰高耸入云，起伏无定，实在惊险！再往远处看，是索龙高原。高原那边，就是地中海。开始，像一条白色的带子，接着，变为蓝色，随后，就像五彩缤纷的彩虹了。南北两部分，又是险峻的高山和深深的峡谷。山峰之上，有先知撒姆尔[①]的墓，有雅各[②]做

① 《圣经》中的故事。

② 同上。

天使之梦的地方。山谷里，大卫[①]"从一条溪水中捡了五块最洁净的鹅卵石"，那里还有圣约翰朝圣[②]的处所、圣母马利亚会见伊丽莎白[③]的地方。而那白色的小岗楼已是最后的建筑，再往前就是耶路撒冷了。然后还有摩利亚山，还有死海——一面蓝色的镜子！

展开你想象的双翅吧。

等我从沉醉中清醒过来，策马向前的时候，我的同伴们已经走了很远了。

---

① 《圣经》中的故事。

② 同上。

③ 同上。

耶 路 撒 冷

一

耶路撒冷啊!

我们的两条腿,站到了你的各个圣殿,耶路撒冷!

两条腿走呀,走呀,要离开这古老的圣地。但是身不由己,那颗心在此留连忘返,不愿走出这挽歌般的意境。

你痛苦地询问耶利米[①]:"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最美好的、让国家盼望的城市吗?"你每走一步,都会生气地重复《圣经》中的话:"它的赃物就在它的脚下。"这毕竟不是对一切都表现厌倦,也决非那种缺乏同情心的冷漠。同情,看对谁而言。同情人类神奇的历史,同情热情而敏捷的劳动者,同情人类再度胜利的精神,那当然无可非议了。

耶路撒冷自身的历史,已变得毫无生气。这里,昔日是一片欢腾。以赛亚[②]可以热情地以上帝的名义歌唱道:"我创

① 《圣经》中的人物,希伯来公元前六七世纪预言家。

② 《圣经》中四大先知中最著称者。

造了欢乐的耶路撒冷，它的人民兴高采烈。”后来，欢乐消失了，成为遥远的过去了。但是自那以后，我们连哭泣声也听不到了。曾经在这里欢度时光的人们，已被驱散到世界四面八方。留下来的，或者从异国归来的，在自己的家园遭受奴役，真是一幅最贫困的悲惨景象。近三千年来，这里僵化如石，而石头是沉默无言的！舒巴特①说得好：“音乐女神展开紫罗蓝色的翅膀，从锡安山②飞到人们身边。”她是飞来了，但是又离去了！但我们在梦中仿佛还能听到从遥远的地方发出的美妙之声。站立在大卫城墙的城堞上，坚强民族的豪迈歌声，振荡着我们神思，它是那样虔诚，热烈，像赞诗一样。我们穿过教堂广场，从那高耸入云的古老柏树丛中，似乎也传来了热情的圣歌。当我们进入耶利米空空的山洞时，从那久远年代的岩石缝里，似乎听到了哭泣声。我们的头顶上，也好像有人在叹息。我们仿佛一下子成了小孩，思想也年轻了，能将《圣经》中的故事变为生动的现实，给耶路撒冷镀上一层黄金，并以虔诚的泪水，滋润耶稣受难的地方。这种复苏的诗情，激起人们对它的回忆，而且饱含着悲怆。它的青春已经消失，周围的现实如同死亡一样沉寂！

耶路撒冷是一座世界性的城市，在历史上的影响，比罗马久远，所遭受的不幸，比拜占庭还深沉。多少帝王将相，征

---

① 舒巴特(1739—1791)，德国音乐家，诗人，作歌曲钢琴曲，为舒伯特歌曲作词。

② 为犹太人的圣山，位于耶路撒冷，《圣经》称，是耶和华居住之地。

服过它。有大卫[①]、尼布甲尼撒[②]、希罗德大王[③]、提图斯[④]、谢利姆苏丹[⑤]、伊卜拉欣[⑥]等等，无数人征服了它。有多少次征服，就有多少次被荡涤和掳掠。

耶路撒冷，同世界宗教的最早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两大宗教[⑦]在这里发展，这里还是第三种宗教——伊斯兰教的摇篮。继麦加之后，耶路撒冷是最具有世界性的城市。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都称颂它为神圣的、高尚的、值得祝福的地方。但它的遭遇多么奇特啊！对伊斯兰教徒来讲，它比不上麦加神圣。犹太教徒认为金融市场比它意义更重大。基督教徒则断定它不及罗马。可基督教产生于耶路撒冷，而罗马，那野蛮的，统治者的和罪恶的罗马，竟胆敢对这座城市进行诅咒，宣布判决。而罗马信奉的神正是在这活动和去世的！

但是，耶路撒冷依然是人类主要的朝圣之地。在它的高墙之内，并非由于宽容情感，穆罕默德圣殿同基督教教堂并立，基督教的祭坛与犹太教的建筑同在。祷告的唱诗班里，有天主教、新教和亚美尼亚教[⑧]的哀歌和赞美诗。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建筑的石头都相同，不论它是犹太教堂，天主教

---

① 《圣经》中人物，相传为古希伯来统一王国首任国王。

② 巴比伦国王，公元605—662年在位。

③ 公元41—44年曾统治巴勒斯坦地区。

④ 罗马皇帝，公元39—80年在位。

⑤ 奥斯曼帝国皇帝，公元1512—1521年在位。

⑥ 奥斯曼帝国宰相(1493—1526)。

⑦ 指基督教和犹太教。

⑧ 基督教的一个派别，组织和仪式与正教相近。

堂，还是清真寺；人也都一样，不论他是僧侣，神甫或禁欲主义者。"是的，对无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耶路撒冷也是一个瞻仰之地。人们怀着同样的热忱，来此探索人类的最高理想，即使再次受难，也在所不惜。人类平等的原则，首先是在这里明确而完美地提出来的，殉道者也是第一次在此被鞭笞和处死的。

两千年的时光逝去了，那些原则至今尚未实现。耶路撒冷，因巴勒斯坦人离散飘泊而荒芜不堪的石头城，在这方面讲话还有什么分量吗？对这座城市而言，关于它的地位和使命，不过是停留在诗歌中而已！

耶路撒冷有一个充满诗意的谷地，即约沙发谷。犹太人认为这是进行最后审判的地方。"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发谷，在那里施行审判，我要同他们一道审判自己的人，决定以色列的继承权，这个权利现在分散于各族之中。"约珥这样预言道[①]。在十字军的"金色之门"上，有一根城市大柱。据称，穆罕默德将坐在这里进行审判。而对面的橄榄山上，坐着审判者耶稣。这就是说，一边是耶稣，一边是穆罕默德，中间为耶和华，身着黑袍，身上射出雷电般的光，声音震撼着天空。让他们并坐着、审判人类的败类吧。那些人靠上帝的血活着，但却在扼杀他的思想，消灭他倡导的自由！

---

① 见《圣经》旧约《约珥书》。

二

我真想知道，画家们是从哪个角度来描绘耶路撒冷的。我所见到的绘画作品，全是低劣之作，至少从透视学上来讲是如此。如他们不害怕被犹地亚山附近狂热的农民用石头砸死，在那山上是可很好地俯视全城的。要是在邻近的橄榄山上，鸟瞰效果会更佳。这样，我们可将耶路撒冷全部小小的空间，装入心中，尽收眼底。

耶路撒冷位于朱迪亚山麓。我们从萨龙高原骑马走七八小时，从一个山脊到另一个山脊，逐步往上攀登，最后到达最高峰。在那里可望见耶路撒冷的城墙，再看远一点。就是橄榄山，它高高屹立于群山之上。

从山顶往下看，该城是一个很规则的四边形，显得很雄伟。高高的城墙，还有城垛，坚固得很。里面一个拐角处，嵌有所罗门[①]庙的巨石，值得一看。众多的小教堂中间，屹立着几座大教堂和清真寺的拱顶和尖塔。每座楼房几乎都有白色的拱顶，大一点的修道院，拱顶达 30 个！因此，给人的感觉是：楼房拱顶林立。有的屋顶为东方式的平台，上面摆着芦荟和仙人掌。砖是三边形，空心，围绕着屋顶，可防止邻居窥视，又可通风，还可以清晰地瞭望城市景色。但建筑全部由灰白色石头建成，色彩格外单调。耶路撒冷，如同一部大

---

① 古希伯来统一王国的国王，大约为公元前 10 世纪。

棺材覆盖下的城市。

耶路撒冷，曾几次遭到彻底毁灭，地震也使它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已无法确切叙述它的山丘和峡谷，只有锡安山、橄榄山、约沙发谷和古庙广场这几处是清楚的。其他的地方都不大肯定。耶稣墓则完全是传说。比较现代化的耶路撒冷城，几乎处处都一样。只有雅发门前面的建筑为欧洲风格。那儿的高地上，有几所阿拉伯孩子的学校，正教执事宫，麻风病院，供朝圣者治病的俄罗斯医院。城里虽然划分为亚美尼亚、基督教徒、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几个区。但四万名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并不严格限于自己的住区。从建筑风格上讲，各区几乎没有区别。

除了古庙广场，耶路撒冷广场很少。即使有，也不规则，面积很小。街道多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交叉之处，一般为直角。但不少街道为死胡同。没有一条平坦的街，所有街道都有缓缓的斜坡。路面比君士坦丁堡铺得还差，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差的。铺的砖又大又滑，骑着马走很危险。步行吧，在耶路撒冷又“不合时宜”。不仅在耶路撒冷，在整个巴勒斯坦也没看到马车行驶。

晚上，街道完全没有照明，行人按规定手拿小灯。白天，街上也是暗淡的。有的商业街有顶棚，有的街道很狭窄。如果你遇上从希布伦来的运木柴的骆驼或者拖着木桶的毛驴，就只好转身往回走。此外，这儿像开罗一样脏，狗比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加起来还要多。石砌的楼房高高耸起，简直教人看不到一线蓝天。有的楼前，石头凳子一直摆到街头。窗户

一般装有雕刻精美的十字，并且突出到墙外。作坊都冒着浓浓的煤烟。耶路撒冷只有煤灶，灶门都朝外。你在这儿想找烟囱，那是徒劳的。

耶路撒冷共有七座城门。其中三座给砖堵上了。有的城门为拜占庭式，柱子华丽，号称“金门”，或者叫“仁慈门”，阿拉伯人是这么称呼的。据说，耶稣曾骑着毛驴从这座门通过。所以后来在这里举行过基督教的宗教行列仪式。但是，伊斯兰教徒用砖将该城门堵上了。因为传说有位国王要从这儿进城，统治该城，再由该城来统治世界。由于这一传说，在重大节日祷告时，其他城门也关上。平时到天黑，城门也都关闭，只有雅发门开的时间长一些。人们于是涌向阿拉伯人所谓的哈里门，也叫“友人门”。穆斯林认为亚伯拉罕[①]是“上帝的朋友”。希布伦，伯利恒的公路，都通向这座门。这样，哈里也就成了阿拉伯人对希布伦的称呼，成了亚伯拉罕的故乡。

死灰般的色调不仅笼罩着耶路撒冷，还扩展到它的郊区。巴勒斯坦是石岩般的沙漠，悲伤的沙漠。当大卫王清晨在犹太人城堡祷告时，据说耶路撒冷的鸟儿像唱歌一样，重复他讲的每一个字。现在你祈祷得大哭大叫，也不会有鸟儿的回应。过去，这里无疑有鲜花盛开的时候。现在即使是春天，也只有稀稀的几点绿色，石缝里冒出的几根青草。整个地区一片灰白，光秃秃的。几株带灰色的橄榄树，也呈现出

① 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祖先。

一种忧伤的浅绿色。好像一切都被焚烧过，只有灰烬覆盖。但在这荒芜的地方，人却产生了一种崇高的强烈感情。当你登上橄榄山，站在清真寺后面，过去的基督升天教堂旁边，靠近阿拉伯的图尔小村时，一种庄重威严的氛围，简直要让你屏住呼吸！这是一座永恒的死城，被白石头的坟墓环绕着。其中有一处光秃的山岩，就是撒母尔①的墓。再往前走，仍然是光秃的山岩，沉寂的高地，灰色的起伏不平的山峦。如果往远处看，就是摩押大山。前面的峡谷，一直延伸到约旦，附近有所谓耶稣沙漠地。右边为死海，好像一面蓝色的镜子，那样惊人的清澈，平静，平静得如同深沉的梦。

三座山峰鼎立的橄榄山，好像展翅翱翔的雄鹰。它的思想，经过三十英里的圆圈，转眼之间，已飞越了几千年！

三

耶路撒冷有些街道，特别是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像修道院一样寂静，街上见不到人影，住宅的门也紧闭着。你要想去，就得用斧子敲门。一位穆斯林妇女，在十分保险的情况下，伸出未带头巾的脑袋。她会抱怨不止，说自己不幸。你还会听到成群的蝗虫飞动的响声。它们真是数以万计，在阳光照耀下，翅膀闪闪发光。它们污染饮水池，毁掉一切。

市内有些领事馆，也是永远安静。不过偶儿也会听到钢

① 《圣经》中的人物，以色列早期的先知。

琴声。那就是这里仅有的音乐会了。在这神圣的城市，过去还不曾有过。从雅发门往东，在穆斯林小商店，在基督教徒街，情况就不同了。有很多作坊。太阳一出，相当热闹。洋铁皮匠忙得不可开交，为朝圣者制做洋铁水壶，装从约旦运来的水。车床工做小箱子，架子，木板，放置耶路撒冷的书籍。还有做黄木烟斗，橄榄树烟斗，深色的希布伦烟斗等。他们将烟斗出售给贫穷的朝圣者，每只要两法郎，但可能连五分钱也不值。还有的手工业者用橄榄木做念珠。磨工用死海的灰黑色摩西石做墨水池，压尺。同君士坦丁堡一样，有的街道有钱币商店，用铁丝箍的箱子装着，有拿破仑时期的、特列西亚[①]时期的硬币，还有西班牙、英国、埃及、土耳其、俄罗斯等国硬币，真是钱币的大混合。

各个民族的人，也来到这里。你可以听到人们讲俄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希腊语、叙利亚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在耶路撒冷，你每天听到世界各种语言。可以说，这儿盛开着人类多彩多姿的花朵！

一群农村男女站在卖水人的周围。他们穿着蓝色衬衣，驼绒长袍，上有白色与褐色条纹。光秃的脑袋上，顶着圆形布帽。他们是从农村来找工作的。妇女们陪着丈夫一起来。耶路撒冷的主妇们不喜欢女性去服务，她们自己也羞于干这类事情，只有最贫困的女人，才到人家当仆人。

---

① 特列西亚（1717—1780），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女皇，捷克国王。

苏伊士运河

我们乘坐的法兰西轮船靠近塞得港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真想脱下礼帽，表示我的敬意。本世纪最浩大的工程——苏伊士运河，几千年的梦想，现在实现了！我就要亲眼看到了！应该在此庆祝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胜利，不是通过流血所取得的胜利，而是为了解救今后若干代人的胜利。人类的顽强精神和勤劳，打破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由石头铸成的锁链，将两个大海连接了起来，使东方的亚洲靠近了我们，前往印度的路程要缩短三分之一，将生命带到了死亡的沙漠，在沙和水中建起了魔术般的国土，建成了城市、绿色花园和鲜花盛开的地区！

塞得港的建筑物，慢慢起来了，教人目不暇接。它仿佛就在水里，只高出水面一点点。我们站立在两条高高的防波堤之间。防波堤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伸到波涛滚滚的海里。人造海岸是为了防止流沙进入运河。海浪汹涌向东，卷来大量泥沙，不预防是不行的。新建起的灯塔，离海水已经很远了。轮船的螺旋桨，推着我们前进。突然，在美丽的港湾，我们看到了大大小小的轮船，冒出袅袅青烟。数不清的帆船，篙在舞动，绞盘轧轧地响，在轮船旁边摇晃。众多

的外国人走上甲板，将我们的行李运往城里，或转运到别的轮船。我们面前，屹立着一座年轻的大城市。

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无所有。一条柔软的沙带，将小岛林立的曼扎拉湖从地中海分开。大风常常将它们之间的界线扩大。当海浪掀起的时候，一直扑打到湖里，将咸的海水灌进低地。现在，用岩打起地基，几乎一夜一间，地基上出现了一座城市。用石头、砖和泥建起了多层的高楼。优雅的咖啡馆，高朋满座。赌场，剧院，供人娱乐。有的建筑，飘扬着各国领事馆的旗帜。街道宽敞，真有点像美国城市。各个国家的人，聚集在这里，讲各种语言。商店充满了欧洲的文雅气氛。岸边有阿拉伯的咖啡馆，还有几百只骆驼蹲在附近。东方和西方的商品，充斥于市，海里的沙和沙漠中的沙，在这儿汇合。

但我们还是想尽可能亲眼看看运河。在埃及邮政船上，我们占了一块地方。船很小，像袖珍式的，只能容纳四人，但十分昂贵。船主吹起儿童般的哨子，轮机的声音像厨房的小磨。我们大胆地跳到船顶上，撑开阳伞，在新月旗帜下，向前行驶。开始，还能看到市区，商船，听见市场和港口的喧闹声。不一会，这些都消失了，只能看到挖泥机和岸上报废的发动机，我们已到达运河当中了！到达伊斯梅尼亚之前，是不可能下船的。曼扎拉湖旁，用人工填土，有的地方达 12 英尺高。基础这样牢固，货车在上面行驶，是绝对安全的。

走了一会，眼前又是一片荒凉，空气好像静止了，大自然仿佛死亡了，我们似乎是在梦中行驶。左右两边，毫无动静。

下面水波不兴，头上的天似乎被铸成了炽热的蓝色玻璃。再往前行驶，看到鱼儿从高温的水面跃出，消瘦的野狗在岸上奔跑，它们很像胡狼。偶儿能见到几艘渔船。堤岸低的地方，还可望见湛蓝色的湖水，水上点点白花，如同灿烂的星星，那就是海鸟。过了好一会，我们看到两位拉纤的船夫。再往前，有一位孤零零的徒步而行的人，他全身赤裸裸的，像上帝刚刚造出的人似的。

小船驶过第一个码头，继续航行，到达第二站。有一艘拖船和一台挖泥机在工作。还看到了土耳其的炮舰和西班牙的战舰。运河泥沙淤积很多，有的地方要拓宽，加深。陡峭的堤岸要有石头作基础。不断需要经费，因此，关税和运河费都很高。一般的帆船，至今还不需要灯塔。遇到陡峭的峡谷和红海的恶浪，就很危险，这样，有的船宁可按老路行驶。同印度通商，主要掌握在英国商人手中。对法国人来说，他们像蛇一样危险。英国人在红海沿岸修建了铁路，将货物经过伊斯梅利亚和本哈，直接运抵地中海亚历山大港。但水运还是不断发展。企业家要让自己的投资带来收益，就不能允许已开工的项目半途而废。

建一条运河的思想，已有了两个 500 年的历史。根据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德的叙述，普萨美提一世①的儿子尼科二世②，在公元前 7 世纪，就探索将尼罗河同红海连接起的道

① 古埃及国王，公元前 664—前 610 年在位。
② 古埃及国王，公元前 610—前 595 年在位。

路，为此，使 12 万人丧生。公元前 5 世纪，大流士二世[1]又一次开始这项工程，他还亲自看到了运河。可是不久就被泥沙淤塞。公元前 285 年，托勒密二世又将运河打通。历史学家说，当时最大的船只都能通过。可是后来又被淤塞了。图拉真皇帝[2]于公元 1 世纪下旨建造新运河，主要想用于地方贸易，而不是同印度通商。后来还进行过修复。据说为了限制从印度进口食品，一位军事统帅下令将运河给填了，因为发生了居民反对这种进口的暴动。从那以后，直到拿破仑一世，才想起这项工程。他传旨开始测量。可是测量的人计算完全错了，说什么苏伊士附近的阿拉伯湾比地中海的帕鲁西亚[3]地势要高，结果只好作罢。直到 1859 年，莱塞普斯[4]同塞得的帕夏[5]才开始实现以一条咸水运河将两个大海连接起来的思想。开始，据说莱塞普斯没有钱，想从伊斯梅利亚逃走。人们砸碎了他的窗子，不放他走。1859—1869 年终于建成。欧洲是不会再让这项工程夭折的！

我们从北面开始，寻找运河在曼扎拉湖的起点。那里首先要深挖，沿岸要筑起坚固的高堤。到达坎图拉，进入巴拉赫小湖。再走两小时，已是阿拉伯沙漠。这一段工程最为艰巨。要穿过吉什山，下面挖 200 英尺，上面掘 300 英尺，要运

---

① 波斯国王，公元前 423—前 404 年在位。

② 罗马帝国皇帝，公元 98—117 年在位。

③ 塞得港附近的废墟。

④ 法国人（1805—1894），运河的创始者。

⑤ 指高级行政人员。

走数以百万立方米计的沙粒！在山峦起伏的路上走三小时，到达伊斯梅利尔淡水湖和鳄鱼湖。从沙漠中穿行三小时，就是大、小“苦湖”。再朝前走，又是沙漠——寂静的悲伤的西奈沙漠了。此处要开采 70 万立方米的山石，再转入法老运河。从两条长堤之间，进入红海。这儿在苏伊士城北，离该城还有两小时路程。工程开始以前，必须准备合乎卫生条件的饮用水。这样，起于尼罗河的一条老运河，就得延长至鳄鱼湖。从那里到苏伊士城，再往南行，改乘小船可直接驶往开罗。或者往北走，一直抵达塞得港。那儿的景色多么奇特啊，一片黄色沙漠之中，竟然出现了一个景色迷人的绿岛，各种树木花草竞相生长的花园！

那就是伊斯梅利亚岛，位于鳄鱼湖以北，通往主运河的淡水湖边。这里就是第二个码头坎图拉，地区的景色也不一样了。坎图拉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小城，有三座高级饭馆，英法混合型的，供官员和阿拉伯商队享用。这个码头，正好位于商队从欧洲去叙利亚的途中，总是忙忙碌碌。经过这儿，即到达吉什山区。这儿运沙工程浩大，河面也窄多了。山坡渐渐上升，沙粒像金子一样黄，这正是北非沙漠的颜色。到达高地，就开朗多了，水流像一个小湖泊。运河到此，向东南流去。往西南去尼罗河则是另一条运河。来到这里，我有生以来才第一次见到了神圣的尼罗河水，像几千年前一样，依然是浑浊的。可是味道却香甜可口，富于营养，据说可使妇女怀孕、健康，男人身强体壮、精力旺盛。在这里，“葡萄酒变成血。”“埃及居民和阿拉伯医生都认为，自从上帝让摩西用

神杖打击埃及以后，河水骤然间一片通红，变成了血，不能饮用了……”①

伊斯梅利亚有点类似法国的疗养城市或美国的休养中心。从北面通过运河的人，首先看到的是地方长官的夏宫，一座长形的三层建筑物，四周一片碧绿。离河岸比较远，距沙漠却很近。它是在一大片黄色的死一般沉寂的沙漠之中，突然出现的一小块绿洲。这种绿色地带在埃及处处可见，它们是被迫从沙漠中分离出来的，界线十分醒目，仿佛是用尖刀削下来的，成为像生命和死亡那样鲜明的对比。朝前走不了多远，是莱塞普斯的别墅，靠近河岸，是码头附近难得见到的大型木质建筑。

一群阿拉伯人和尼日尔人等在这里，想为我们扛行李。他们备有螺马和毛驴，马鞍柔软美观，希望我们乘坐。他们表现得与别处的脚夫不同，有点绅士派头，能讲几句法文。在士麦拿、希腊和马尔他，船夫为抢生意争吵，在雅发，阿拉伯人强行推我们上船。可在这里，人们只是用目光询问，能为我们干点什么，表现很热情。即使一无所获，他们也是高兴地笑着。别的地方的人则装作小孩一样，哭哭啼啼，以欺骗人。

从码头到火车站，是一条宽阔平坦漂亮的林荫道，走几分钟就到。但这么短短的步行道可让我们吃了些苦头。两脚感到灼烫，在炙热的空气中，连呼吸也困难。可是我们的

① 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搬运工赤着脚在滚烫的沙地上走，仿佛踏着冰凉的草地！

火车站关着门，到处找不着人。我们闯进凉台下最近的一个咖啡馆。人们告诉我们，一个小时以后，有火车开往苏伊士。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去小饮一杯。在凉台上，俯视伊斯梅利亚全景，整个城市同坟墓一样寂静。在欧洲区（这个城市分欧洲区、希腊区和阿拉伯区），所有的百叶窗全放下了，不见一个行人和干活的人。只有楼房的影子和几个衣衫褴褛的黑人在瞌睡。后面是阿拉伯区，住宅为平坦的屋顶，由泥土、芦苇或棕榈树枝砌成的，就像一个个四方的箱子。骡马随意走动。有时看到几个小孩在阳光下嬉戏，他们戴着古老的面具，皮肤黝黑，有些脏。

一小时后，我们到火车站，还是不见人影。敲门半天，才给我们打开。一位脸色发红的阿拉伯老人向我们指指可存放行李的角落。随后就不理睬人了。老人来回踱步，手里拿着一团棕黄色驼绒线，好像一位塞尔维亚妇女在编织什么。

火车来到伊斯梅利亚，比规定的时间晚了两小时。服务员先生，一位 14 岁的男孩，不停地耸肩膀。从阿拉伯区出发，说是走 15 分钟，结果走了半小时。是上坡路。阿拉伯人骑在马和骡子背上，动作熟练轻巧，沿着铁路往前走，小孩们光着身子，骑在马上吆喝。

我们绕开他们，转弯向沙地上走去。一名醉醺醺的英国检票员——我已讲过，这里的铁路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将我们四人塞进头等包厢。四个人当中，我们两个布拉格人，

一个法国马赛商人，他从贝鲁特出发，一直同我们一起。还有一位不大礼貌的高个子英国人，不断地用芦苇枝驱赶苍蝇，左右腿轮流跷着，不停地骂骂咧咧的。

很快我们就像中世纪的鹅一样，活活地被烧烤。我来回翻身，想选择个最大胆、最可笑的姿式，彼此逗逗笑，但笑不起来；想骂人，也骂不出口。再没有比夏天乘火车穿过阿拉伯沙漠更残酷的事了。除了满眼黄色沙浪，偶儿可见到骆驼的白骨以外，再没有令人感兴趣的事物了，你根本不用向窗外瞭望。你要不停地同轮流出现在左右两边的烈日斗争。在这里，窗帘一点也不管用，只好将百叶窗关闭得像密封一样，抵挡刺眼的阳光。整个车厢，如同燃着的火炉。我们感到已经到了大地的边缘，火神在那里设有宝座，太阳和地球快结合在一起了。

在它们热烈的拥抱中，空气变得像熔化了的玻璃，你的脑袋也突然成了玻璃状了。可怜的幽默家啊，你说太阳不仅能招来苍蝇，也能激发出新的思想。这可能吗？千万只苍蝇麇集于此，正在吞食完全无能为力者的思想啊。

窗户无法防止沙粒的渗入。你一走进车厢，脚步所到之处，都发出一种嚓嚓声，使你感到沙粒的不好受。过一会儿，你会觉得全身有沙，两眼难受和灼烫，鼻孔发痒，牙齿咯吱地响。

到达第二站，火车停住了。喝醉了的检票员来到我们中间，又握手，又拍肩膀。

“在这儿要停多久？”我问他。

"三分钟。"他一只手插进口袋，一只手将一位阿拉伯人拉到跟前，从口袋掏出画笔，在阿拉伯人胸前画了一个娃娃。画得很不高明，但所有的人都笑起来鼓掌。另一个阿拉伯人自愿要他画。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画了四个人，每次都引起一阵掌声和欢笑声。这算让我们开心了一会。但停车的时间早已过了。我们再次大声追问。检票员不大搭理，望了望火车头，继续给别人画画。站台的男孩打第三次铃，火车依然不动。办事员不在，检票人也突然消失。旅客都下了车，吵吵嚷嚷，一片混乱。连阿拉伯人也忘了伸手要小费，在一旁呆呆地看着。我们只有在站台上来回走着。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40分，50分钟过去了。人们开始谩骂。那个英国人回来了，却到一边去躺下，有人去找他交涉。

周围一片吵闹声。有几个人，其中包括检票员，笑嘻嘻地将司机带来了。司机伸伸懒腰揉揉眼睛，打哈欠，嘴里不干不净的。原来他也醉得一塌糊涂。躺在车站一个袋子后面呼呼大睡。大伙在一片喧闹声中将他拖回机车。

又响了三次铃，火车还是没有开动。

"真见鬼，我们还走不走?"

"三分钟以后，因为锅炉熄火了!"

又过了半小时，我们的火车终于开动了。

时间已近黄昏，我们才到达苏伊士城。火车正好停在运河支流的岸边。我们被引进一座英国旅馆，离河岸只有几步

之遥。那是座漂亮的大旅馆。靠边的房间，可容四人，有冷热水。旅馆里面，有阴凉的绿树成荫的院落，设有小吃部，供应大约 20 种冷饮。旁边就是餐厅，身穿白色服装的印度服务员端上英国菜肴。

印度人的苗条，超出人们的想象，肩膀和腰部都很消瘦。只要他们一靠近你，给你送盘碟或冰块，你马上就闻到一种特别强烈的异味，好像他们全身的毛孔都在散发那种味道似的。

到这儿旅游的大部分为印度斯坦的富人。雇用印度人服务，就是为他们准备的。服务人员在旅馆，如国中之国，有他们的头领，代表大家进行谈判，收取费用，按佛教规定的方式生活。

我们吃完晚餐，到市内游逛。尽管已有煤气照明，比过去安全，但外国人还是不敢夜间外出。当局对苏伊士居民有规定，不带手灯不许出门，外国人不带枪，不得外出。所谓手灯，不过是纸糊的灯笼。这种灯在街头晃动，给人一种特殊的感觉。不过这里的夜生活丰富多彩。东方式的娱乐场所，同君士坦丁堡相似，散发出玫瑰油、香料和各种名贵木材的种种味道。土耳其人和埃及人在那儿一直玩到深夜，唱歌跳舞。海员和妓女不少。各个民族、各种年龄的人都有。在这方面，苏伊士城在世界上可算首屈一指——不过这么说也许会委屈了亚历山大港。

对苏伊士城位置的真正了解，是在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乘小船出城进入红海。苏伊士并不直接位于海

上，距离海还有好一段路程。大海与城市，中间隔着一大片沙地。东风一吹，褐色的泥带形成，有点像威尼斯浅水湾。但是，运河十分开阔，可以将货物一直运送到城市仓库。铁路则一直通到法国一个公司的码头，一次可往那里运上数千名旅客，这些人立刻转乘轮船，前往孟买、加尔各答、澳大利亚各地。

苏伊士新城，正好位于古城贫瘠荒芜的土地上。正如捷克作家哈朗特所描述的：一座不大的城市，因为有它的特点，泥土和沙垒起的小屋，用棕榈树作支架，住的是渔民。相反，有的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如果没有可兹纪念的东西，也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据说，这里曾经有从尼罗河向城市供水的地下水道，如今一点痕迹也不存在了。据摩西的材料，从两英里远的亚洲那一面能得到水，这儿不种植谷物和水果，一切都从开罗运过来。是苏伊士运河的创建者莱塞普斯，用尼罗河的水灌溉了整个苏伊士地区。该城现有人口两万，生活得同欧洲一样舒适。

我们慢慢靠近所谓“犹太人岛”，进入深蓝色的“红”海。这一段航程，如同从塞得港进入地中海一样，要经过两道长堤。不论是否算个奇迹，从这儿的浅水滩应该为去麦加的商队建造一座大桥。可是到现在为止，骆驼队还是涉水而过，这是摩西率领被埃及法老王迫害的以色列人，逃亡去密夺[①]的地方。当时，“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

① 摩西率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所经过之地。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①

人站在这世界的一角，南方和北方海的分界处，亚洲和非洲的连接点，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人们思考着从灰色的非洲山峦，走向充满浪花的大海，走向濒临黄色沙漠的海岸，总有一种雄伟庄严之感。而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就从这儿崛起了。再向前走，经过幽暗的阿拉伯山谷，就是绵联数百里的死亡石山所包围的西奈半岛和荒凉的大沙漠了。

① 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聂鲁达情书与游记选
作者=扬·聂鲁达著
页数=213
SS号=12002776
出版日期=2008.5